

85-7.64

4404

文 學 創 作 叢 刊

地

荒

著 蕪

艾

甲 丙

91

文 學 創 作 叢 刊 地 荒 著 者 權 不 准 翻 印		一九四九年八月新二版 基本定價八元 (外埠酌加郵運費)	
發行者 上海 武昌路四七六號 北平 西長安街五二號 香港 皇后大道中三七號 廣州 西湖路一〇二號 桂林 西路三〇號 文化供應社		發行人 陳 立 德	著 作 人 艾 蕪
印 刷 者 上海武漢路四五三號 太平洋印刷公司 電話 四六六五六			

序言

這里收的短篇小說，並不是因為里面一篇荒地特別好，把牠拿來代表書名，而是我喜歡荒地這兩個字，牠們能够給我一幅荒涼的景象：一望沒有成林的樹木，沒有青綠的菜園，也沒有開花結實的果樹，只是一些亂紛紛的茅草、荊棘、刺藤，看來十分愁慘、憂鬱。騎馬的人走過這里，定會馬上加鞭，飛也似地跑過。牧牛的孩子，也會感到說不出的無聊，老是愁悶悶地坐在牛背上打盹。

不幸寫作這些短篇的時候，無邊無際的這種荒涼的景色，總圍繞在我的週遭，彷彿自己的影子似的，簡直沒法叫牠退開。我知道，騎着千里馬逃跑嗎？牠會一直展現在你的馬蹄下面；坐在牛背上打盹嗎？夢里都繚繞進來，使眼皮閉着有什麼用？那麼，我就坐下來，讓它拿愁慘憂鬱來壓殺我麼？我不！我還沒有這麼傻！我跳起來，我要把週遭的荊棘、茅草、刺藤、盡量拔去。雖然茅草、刺藤、荊棘，是那樣的多，但我並不退縮，反而一面流汗，一面笑了起來。我寫「信」「夢」「某城紀事」的時候，便是有着這樣的心情。但這笑也不是常有的。在荊棘里面看見長不

起來的殘弱果樹，在茅草里面看見受不着陽光的稻梁，在刺藤里面，看見宛轉可憐的小花，我就不能不十分憤慨。我寫「山村」「荒地」「意外」「鋤頭」「鄉下的宴會」「母親」等篇的時候，的確是一點也笑不起來。

我不願再拿荒地的景色，去困擾同我一代的年青人，我只想同我一樣感到荒涼之苦的，希望能從這裡得到一些比我更多的勇氣。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二日

目次

第一輯

夢……………〇〇一

信……………〇一九

某城紀事……………〇四四

第二輯

意外……………〇五三

山村……………〇七一

荒地……………〇八三

第三輯

外套……………〇九三

鄉下的宴會……………一一一

友誼……………一二九

第四輯

母親……………一四一

散兵……………一七五

父親……………二〇八

鋤頭……………二一九

夢

這一天，警報時間格外長，走到山洞外面，總給警察趕了進來。山洞裏面十分深，又有些黑暗，躲的人都鬧嚷嚷地講話，外頭到底有沒有轟炸，一點也不知道。鄭其發吃陣花生米，喉管弄得癢癢的，也沒處找茶水吃。他感到非常無聊，便靠着他的皮箱，打盹起來。起初他偕有些擔心扒手，後來看見旁邊幾個大談英國德國打仗的人，有一個擦燃了火柴吃烟，在西裝衣襟上現出銀行職員的牌子，便漸次放心了。頭點一會兒，就完全睡熟。

他夢見自己正在一個華麗的旅館裏面，拿手巾在洗臉，光景像是剛從床上爬起來似的。樓窗外的嫩綠樹葉，抹上一層金色的陽光，顯得十分鮮麗可愛。他一面洗臉，一面瞧，心裏極其高興。他打算收拾好後，到且角小瓊芳家裏去吃午飯，替她做生祝壽。他記得昨夜在台下喝采，簡直太賣氣力了，今早喉管偕彷彿有些疼。茶房引進一個客來了，長衫，瓜皮帽，青白的臉，笑嘻嘻地打招呼，偕拿長指甲的手，恭恭敬敬遞上紅紙帖子。這人是隆盛商號的管賬廖先生，鄭其發自從到他們號上去看貨以來，就同他見過幾面的。接過帖子，偕不忙看，親手敬他香烟，自己也

燃了一枝之後，才拿來賺。見是隆盛號許老板請吃午飯，便高興地說：

「許老板太客氣了。」

接着又做出抱歉的神情：

「真是對不起，恰好今天有點事情，請廖先生回去向許老板道謝！今天實在抽不過身。」

一面心裏想：今天你們來找我來了，爲什麼那天價錢一點都不肯鬆動呢？他記起一句俗話，有了核桃，俾秋棒棒壓？便架起二郎腿，神情傲然地吸烟。

廖先生做出很恭敬的樣子，連背都弄來有些駝了一般，極乖覺地說話：

「鄭先生光臨敝處，我們東家早就想跟鄭先生接風的，只因沒甚麼好東西，魚翅燕窩，禁止來了，市上也買不出。幸好昨天有人帶點來，恰巧有幾隻熊掌，所以今天務必請鄭先生賞光賞光！」

茶房倒來兩杯茶後，便拉齋門出去了，廖先生立刻把拿香烟的手，放到椅子邊去，身子却向鄭其發那邊傾斜，小聲地說：

「鄭先生，那天真對不住，人雜不方便講話。替公家置辦東西，別個都以爲容易，其實再辛苦沒有了，這種買賣事情的甘苦，只有我們生意人才曉得。」

說到這裏，又拿眼睛踉一下房門，然後更加小聲地說：

「俗話說得好，瞞上不瞞下，貨單上的價目隨你先生浮開多少，我們小號蓋上印鑑就是。連賬簿我們都有兩種，隨便他什麼欵差大人，都查不出來的。……起碼每包棉花可以浮開五六元，若是胆大點，十來元也可以的，如今國難期間，那樣東西有一定的價錢？……今天就想把事情弄定。」

鄭其發正想打這一筆如意算盤的，當然滿心歡喜，只是臉孔拿得老老的，一點也不露痕跡，借現出推三推四的神情，尖起手尖，搔着頭髮，沉吟地說：

「今天一個朋友的老太太做生，不去是不大好的。」

廖先生就說這沒有什麼要緊，先打發茶房送上禮物，號上吃了飯再去坐坐不遲。這城裏好多闊人都是這樣的，吃一頓飯總要到兩三個地方去坐席。他想，這也確是一件闊綽的事情，便答允了。

廖先生送走之後，他叫茶房把衣料首飾，跟小瓊芳送去，並通知她說今天有人請客，他要應酬一陣再去。待了一陣，喊了一輛黃包車，拉他到隆盛號去吃午飯。一路都在計算，如果一包棉花多開六元，那末十包六十，百包六百，一千包就有六千元好賺！再胆大一點，率性一包多開十元

，呵呵……他一身都有些發熱起來了。可是，查出又怎麼辦呢？唉唉，這做得很祕密才對呵！

到了隆盛號，主人迎到客廳裏面去坐。主人許老板像是吸慣鴉片的，瘦削灰白的臉上，浮現一股淡淡的青色。他招待客人是再殷勤沒有了，先把鄭其發請到私室裏面議定價錢，弄好貨款發單之後，就請出來坐席，菜是川流不息地上。這真是在街上館子裏面吃不到的一些好東西！吃到半中腰，進來兩個妓女勸酒，她們挨着鄭其發坐下，裝腔做勢地唱了起來。他便開懷暢飲，簡直把「一位朋友的老太太做生的事情」忘記得乾乾淨淨的了。

到下午，他才記起了，趕忙叫人力車拖去。一進門，服侍小瓊芳的徐媽就抱怨他：

「鄭先生，你真是貴人多忘事呀，人家人大而大的好日子，等你一半天，你才冷火秋烟的走來。不說小姐不答允你，連我都不依你的。」一面把噴香的帕子，送來給他擦臉。烟筒沒有腳在嘴上，擦燃的洋火，就已遞了過來。

走進房間去，小瓊芳並沒有倒在床上睡覺，或者做出生氣的樣子，倒是客客氣氣地招呼他，接着就抓了一個手提皮包，笑盈盈地往外走，一面說：「鄭先生，真是對不住，你來遲一步了，我剛好有要緊的事情出街去！」

這把鄭其發弄得滿臉通紅起來，比對他生氣罵得還要難受些。這時徐媽出現在房門口了，一

把攔着小瓊芳，阻止地說：

「小姐，人家鄭先生熱熱地走來，你就有天大的事情，你也要陪人家坐一會兒啊，就是要生氣，也要問個清，道個白呀！」

跟着就把她手裏的皮包奪去。

小瓊芳嗔怪她說：

「好媽媽，你不要攔我！」

接着就冷笑幾聲：

「我生什麼氣呀！我無非學人家的乖，快刀切豆腐，討個兩面光呀，這裏應應景，那裏討討好，落得多會做人哪！」

徐媽做好歹地說：

「說不定實在有事情，我看人多了，鄭先生本等忠厚，不會待你假仁假義的。」

鄭其發就賭神發咒的，說他是同隆盛號的老板，講一筆買賣，實在抽不出空來。

小瓊芳立刻拍手打掌地說：

「好呀，你不說我借不明白，爲什麼到這陣才來。原來給姨子迷着了！」

鄭其發就臉紅筋漲地分辯：

「胡說！那裏全是請的生意人，哪裏有什麼婊子！」

小瓊芳幾乎要拿手指頭戳他的額頭一樣，詛咒地說：

「你簡直在我面前說謊來了，隆盛號哪一次請客，不叫兩個賣貨？」

鄭其發一直硬下去：

「我不喜歡那一套，來了，我就叫他們打發走了。」

小瓊芳沒有插嘴，只把嘴巴一扁，鼻子一哼。

鄭其發仍舊理直氣壯地說下去：

「起初他們不肯，我就責備他們說，如今是什麼時候，應該睜起眼睛看看哪，國難當頭，豈可這樣過份作樂？老實說，你們做生意的人，借可馬虎一點，我們吃公家飯的，就萬萬不能夠的了。你們如果真心請我，就請打發她們回去。如其不然，你們只管作樂，我就不能奉陪了。經我這一來，主人家就只好歸依佛法的叫她們走。這可氣壞那幾個賣貨了，都嘴巴氣得高高的，白我一眼，賭氣走了。」

這說得小瓊芳頗有些高興起來，但嘴上借是譏諷地說：

「我相信你那些油嘴滑舌的話！」

見風使舵的徐媽，到這時候便朝房門外，用手一招，一個健壯的女人，端着一茶盤酒菜，輕捷地走了進來。徐媽替他們斟上酒，便去拖小瓊芳說：

「趁熱，你快去陪鄭先生乾一杯。」

小瓊芳仍然做張做勢地說：

「我一天公事忙到晚，哪有閒功夫陪人家吃呀喝的，況且又是國難當頭，樂也樂不起來。」

鄭其發禁不住有些臉紅，就連忙端起杯子喝酒，一面解嘲似地說：

「好厲害的嘴巴，真是一個釘子一個限的！」

徐媽笑着說鄭其發：

「鄭先生好好勸她一杯吧，今天原是她的好日子，不管你有事沒事，橫豎你來遲一步，總是你不對的。」

一面就拉上房門走了出去。鄭其發立即道歉地說：

「真的，我是太不對了！事情不湊巧，偏偏又碰在今天。」

看了小瓊芳一下，又說下去：

「我打發茶房送來的禮，收到了吧？」

見她借是不厭不睬地，便陪小心地說：

「要是嫌東西不好，我就陪你出去買，只要你喜歡，難道三兩百塊錢，借出不起？」

她這才臉色柔和了，可是嘴上仍然抵塞他：

「誰希罕你的東西！」

鄭其發見有轉機了，很是歡喜地說：

「那你借嘔我什麼氣呢？」

她端起酒杯來喝，做得大模大樣地說：

「我是要你人來呀！叫你什麼時候來，你就得什麼時候來吶！」

酒一下肚，兩人便漸漸好了，談到別的有趣的事情上去。

第二天，交錢取貨，叫人把棉花挑到船碼頭去，要民船運走。第三天正午就可動身的，因為一則捨不得小瓊芳，想多留一天；二則這次買貨，旁人實在盡了力，打算還許老板的禮，並趁此招待一下廖先生。便決定第四日一早開船，不料正午要坐席的時候，警報來了，大家只好紛紛逃到郊外去。警報解除，大家回到旅館，重新入座，借酒吃上兩杯，就有人跑來報信，說是船碼頭

落過炸彈，棉花沒有放上船的，燒壞好些。許老板和廖先生都驚慌失色起來，替鄭其發暗暗捏了一把汗。鄭其發却面有喜色，連忙打電話，叫兩三個照相的，趕到船碼頭去，要他們把被炸的景況，棉花燒壞的痕跡，通通拍照下來。調查好了，便拍電報到被服廠去，報告災情。雖然損失不過十分之一，却寫成炸壞去一半。一切辦理完畢，便重新押貨上船。正要開行的時候，小瓊芳忽然趕來了，大聲喊着：

「你不能就這樣丟了我的，我非跟你去不可！」

鄭其發着慌地說：

「等幾天我借轉來辦貨，那時再爲設法，這樣子跟我回去，一切不會安頓好，就會兜出麻煩，惹人議論！」

「我才相信你那油嘴滑舌的話！」

小瓊芳直是在船上，又叫又跳的，不防一下落水去，立刻就不見了。鄭其發驚慌得大叫起來，於是他醒了。他才覺得他在做夢，他借在山洞裏面。耳邊聽見人說：

「解除了！解除了！」

但他階不想起身，只覺得未免太可惜了，發了三四萬元的財，不料全然是一場空。

「唉，不是夢就好了！」

同時，又覺得好笑，想不到老張講的一番故事，居然跑到夢裏來了。他已是快要上三十的人。機關上作過小職員，商號裏當過管賬先生，一切揩油打背弓的事情，他都非常熟悉。至於捧旦角，花柳場中逢場作戲，更是一位慣家。抗戰起了便回家去，守着幾畝老田，過着平淡的日子，後來看見好些同鄉，出門去的時候，穿雙草鞋，提把雨傘，包袱小小的，一下可以擦到丈把高，轉眼年把光景，就大不相同了，回來是坐轎子，人快挑子，跟了七八個，都担得汗爬流。於是他眼紅了，決定向親戚朋友，挪借幾百塊錢，也向廣州灣跑去。難道一個生意場中的老手，借不會罈子裏面捉烏龜，手到擒拿麼？他現在是住在一個下等的旅館內，盡量在市面上打聽百貨行情，到底哪樣商品可以碰出好運氣？上海塊把兩塊錢一隻的自來水筆，弄回來賣就可以淨賺到七八塊。三二塊錢一個的大熱水瓶，可以賣到六七十元。這真是做夢都沒想過的好事情，然而要去那末遠，本錢可就太小了。想到這層不如意事情，他就打算託人介紹到什麼機關上，專門在購料脫之類去做個把小職員。有時又打聽有什麼地方，只消天把兩天就教會人，可以把汽車嘟嘟地開走。而且借能領到「開車三年，經驗豐富」的執照。凡是哪裏聽來一點點發財的消息，都使他臉紅心跳。尤其聽見一個人在倉皇撤退的時候，將公家的東西捲入私囊，打的報告却說是淪陷

敵手，竟使他非常生氣，爲什麼這一年來，老纏在家裏當懶子，好運道全給別人抓去。不論白天也好，黑夜也好，他都時常想入非非。同人家吃茶的時候，要是對方有兩人在高談闊論，他就準會眼睛定定地看在一邊，什麼話也聽不見了，要是人家會賤走了，他也不知道，必須碰碰他的手腕，他才吃了一驚地站了起來。回到旅館的時候，往往走過了幾家鋪面，然後恍然醒悟似的折轉身子重新注意地望望門牌，這種恍惚的神情，連自己都覺得有些好笑。住在城內，他又頂怕轟炸，一聽見警報，他就趕緊提起他的行李跑。而且跑得最遠，洞也要鑽得很深。他覺得在這個年頭兒，發財的機會自然很多，但翹辮子打失東西的危險也越發不少。一個人得像岩鷹一樣，一方面該勇敢地冒險下去抓鷄兒，一方面又該謹慎地飛上高空去，連一根毛都不給人家抓着。這是他近來跟那些好運氣的人認識了，才發現出來的處世哲學。他常說「媽的！那一個發財的渾蛋，不是會抓鷄兒，不是會躲網羅？」而且說到這幾句話的時候，他的眼睛也像鷹的一樣，簡直銳利得怕人。另外一方面，他也相信算命先生，有些錢財確也是命中帶來的。前不幾天，他也去算過命，說他這一個月內，定有大財可發，說起來連他自己都不敢相信。但如今在山洞裏做的這個夢，想起來，似乎也就有些影子，今年不要稿多少，但願就抓回夢裏這個數目就好了。可是，這得要碰多少羅網呵，恐怕終沒有做個夢這麼順利吧？

「真可惜，這是一個夢！」

他重復嘆息了一聲。這時周圍的人，都快要走完了。他也打算動身出去，一面取出香烟來，提提自己的精神。正在把擦燃的洋火投下去的時候，他發見了他的旁邊，偕放有一口手提皮箱。自己的一口正在面前，這是誰的呢？顯然是一個不小心的人，遺失了的。他趕忙去提，皮箱雖比自己的小，可是重多了，這一定不是裝的衣服，裝的衣服一定沒有這末沉個個地。唔，剛才藏在這裏的，不是幾個在銀行裏的人麼？這裝的，怕不是金，也是銀呀！他的心歡喜的跳了起來，一身陡然發熱，連呼吸都促促了。唉，眼前雞兒自家跑來了，伊子，你偕等些什麼？他馬上就把那個箱子，抓到手邊，毫不停留地走開。然而立刻就來個困難，他來躲敵機的時候，一個肩頭抗個箱子，一手提個被包，已是相當吃力的了，如今再加一個更重的手提箱，怎麼好拿呢？要是有根扁担在身邊也好，馬上可以挑起走。這時，真需要岩鷹抓雞兒那末快當呀，再遲一刻，就準會有人轉來找的。鄭其發立刻決定丟了他的箱子，而且這樣回到旅館去，也不會招惹茶房的注意。他從山洞另一出口出去，揀條人少走的小路趕進城。

在洞外，他才看清這口手提皮箱了，形式全是香港上海來的貨色，銅件在太陽光裏耀人眼睛，起碼也有八九分新。比起剛才自己丟的那一隻，簡直好到天上去了。那算得什麼皮箱呀，纏着

一張土牛皮，顏色黃得難看，手藝又分外做得毛糙！雖然，裏邊有些換洗的衣裳，以及冬天穿的棉袍絨線衣之類，丟掉了很可惜，但是，發了財，倒愁買不出來麼？他現在只有一個念頭，卽是他一路走一路都在快活地想：「這該不是夢嘛？」

鄭其發走向旅館，放好東西，剛想找鑰匙來開箱子，一個朋友熱衝衝跑來了，大聲地說：

「阿呀，今天險得很！險得很！差一點就翻攤子了！你該買酒慶祝我一下！你看，炸彈片就打我這裏擦過去的，我只要再高五分，我的天，我這隻肩膀，也就沒有事了。真怪！跟我站在一道的，就炸傷了六七個，我一點皮都沒闖破！咳，這樣看起來，我簡直可以買彩票了！我一定要去買的，媽的，當了褲子我都要買！你吃飯沒有？你借沒吃飯嘛！走走走，去打鐘酒來跟我慶祝一下。媽的，你在神頭神腦地，想什麼心思呀！你拿跟小瓊芳迷昏了？糊塗東西，你沒有發袖一萬兩萬，黃鼠狼吃天鵝蛋，借是休想的好！你不去，混蛋！你不請，作興我請你好了，趁在興頭上，大家喝一杯！」

來人一點也沒有注意到他的漂亮皮箱，只是像放火砲似的講話。

鄭其發推開他，皺着眉頭說：

「我人不好過，什麼也吃不下！」

來人不容分說，拉着就走，一面責備小孩似的罵：

「胡說！紅光紅滿面的，什麼病！才進門來，你那神氣，就好像中了頭彩一樣，借說有病，茶房，來鎖門！」

已經拉出門外好遠了，鄭其發借在推脫：「老張，今天實在有點事情，沒放警報的時候，就要趕去的，你看，現在四點鐘了，耽誤了多少功夫？」

老張立即摸出一張十元的鈔票來，朝他鼻子跟前一掠，小聲地罵：

「你這孱頭！你以為借像前回一樣，吃了賴在你身上麼？」

「那就找個近點的地方。」

鄭其發這麼說的時候，已給老張連推帶拉地走在街上了。警報後的館子，夥計連火都借沒有燒旺，就滿水地坐着客在等。老張叫張寶仁，是跟一家工廠攬生意的，隨時都帶點肥皂以及其他的貨色，看見初開不久的商店，便走了進去，和老板說到緊要關頭，定會拿手遮着嘴巴，湊近耳朵說：

「只是你們寶號，才算這個價錢，請不要對別家講實話呀！」

這一套話，真是有靈有應，每個人都和他搞得親親熱熱的。但一來往久了，才曉得張寶仁說

的語，是打了折扣之後，借要再打折扣的。他是鄭其發的小同鄉。鄭其發所以毅然決然來冒飛機炸彈的危險，他的嘴巴也要記下一筆功勞。他在館子裏面等夥計炒菜，一面就又重新講到他這件可喜可賀的事情，從如何聽見警報，如何看見敵機，如何聽見炸彈聲音，都一一活靈活現地講了出來。

鄭其發却心裏不住地想，茶房那傢伙，有些賊眉賊眼的，你保得定他不起心麼？他們鑰匙借不方便？打開看了，你借不曉得。不要吃一頓飯，就跟我完蛋了！

「唉唉，借不來菜！」

張寶仁便立即喊道：

「夥計，快一點！」

接着仍然講他今天有運氣的遭遇。繼後實在等得不耐煩了，鄭其發竟站了起來，急燥地說：「我有要緊的事情，實在不能等了！」

張寶仁這才停止了他的得意的故事，把鄭其發按下座位去，一面責備地說：

「菜都叫了兩人的，你才掃興喃！天大的事情，我來擋着！什麼鬼事情囉，小瓊芳等你去會

她！」

鄭其發便竭力分辯，說的確有家商號的老板在等他。張寶仁就生氣地說：「你那樣着急做什麼？又不是他媽購料科的科員，上頭有公事限着你！」

結果，是夥計端來一盤菜，才把兩方近乎爭吵的辯論，輕輕解決了。鄭其發一面吃，一面想，也許那賊頭賊腦的茶房，鎖匙找不着適合的，一下借不能打開那口箱子，那末，儘快趕回去，一切借來得及。他很快地喝了兩杯酒，便一疊連聲地嚷着添飯。老張便叫起來了：

「那怎末行！你就不吃了，我借要同你划拳哪！來來來，前回我輸過你幾通拳，今天狹路相逢，可不能饒過你！」

鄭其發接過夥計送來的飯就吃，張寶仁給他沒有辦法，便只好斟滿他面前的杯子，拉着他的筷子說：

「你不划拳，你就把這杯吃完！」

鄭其發就抓起杯子一飲而盡，然後再又吃飯。張寶仁一面稱贊他好漢子，一面又跟他馬上斟滿一杯，人情美美地說：

「再吃一杯！我陪你一杯好不好？」

鄭其發趕快吃完了飯，丟下筷子就走，一面道歉地說：

「對不起！對不起！有事不能奉陪了！」

張寶仁留不住他，便罵道：

「打慌的鬼兒一樣！以後哪個舅子再請你！」

鄭其發風快地跑回旅館去，那個賊頭賊腦的茶房，每天下午這個時候，定規要躺在門口睡椅上打盹的，現在卻不見了影子，心裏大為疑惑起來。連喊兩聲也不見答應，只見老板娘在櫃房裏鑽了出來，把開房間的鎖匙交給他，一面說茶房剛剛出街去了。好，這不是大有講究麼？他去開房間門的時候，心子不禁頓頓地跳。進了房間，一眼看見那口漂亮的箱子偕在，而且鎖得好好的，像沒有人動過。再拿在手上提提，重沉沉的，一點也沒減輕，於是，石頭落下地，放了心了。馬上接着來的問題，就是怎樣打開箱子，看個分明？真是篩子擦過牆，誰知是仰是合？他便到櫃房去，向老板娘借開箱子的鎖匙，說他今天躲警報，自己的弄打失了。老板娘說，是開洋鎖的她就沒有，她這裏是一串開舊式鎖的。要開洋鎖，怕茶房老五哥到有，就不曉得他放在哪裏，偕是隨身帶走了。聽見這麼說，鄭其發心裏又不安起來，說不定他已打開箱子，掉過包，另外放些東西進去。他急不能耐，便轉回房間去，闔好門，下死勁把鎖扯斷，結果，鎖沒扯開，倒把皮箱的

下一翻，東西的確是銀行打失的，件件上面都有××銀行的字樣。可是，見他一百二十個鬼哪，既沒金沒銀，竟連一張值一角錢的鈔票也沒有，完全是些掛滿數目的洋賬簿呀！鄭其發連箱子也不蓋，立即鎖好房門，就朝店外跑去。老板娘看見這種光景，不禁大驚失色地問：

「怎麼？是不是又掛燈籠了？」

鄭其發沒有答應，也來不及答應，他真比上午時候聽見警報響借要慌張些。一面跑，一面心裏發急地想：

「該死的老張，你不拖住我，我不是早轉去找了！」

街上的人，看見他這樣朝城外跑，都禁不住詫異起來。有的把他當成趕扒手的，便朝前面望去，看借有什麼人在逃；有的將他看成扒手，就往後面瞧去，看借有什麼人在追。他不管別人的，只是氣喘喘地跑。跑到山洞口的時候，天已完全黑下來了，忘記了帶手電筒，簡直沒法子摸進去。人又疲倦非常，只好坐在洞門息口氣。剛才在館子裏面，胡亂吃一碗飯，一點也沒有飽，這陣跑了一大趟路，竟自十分飢餓起來。想着老張這時借在館子裏面，開懷暢飲，他就更加懊喪，更加生氣了。

「媽媽的，這真是做的一場惡夢哪！」這末恨恨罵了之後，心裏又生起一股無可奈何的希望：

「唉唉，要真是夢就好了！」

一九四一年六月桂林

信

——蒲隆興老爺家一天的紀事——

尾源村的田主蒲隆興老爺家，今天因為有幾位佃戶來換租約，便提早開午飯，免得碰着吃飯的時候，不好意思不待承他們。如果佃戶帶有禮物做人情，又非待承不可，也可以推說過過午了，隨便挾碗泡菜來敷衍就是。

吃飯的時候，張嫂婆最後把湯端來，看見蒲隆興老爺放下筷子，正拿着信在瞧，心裏禁不住一怔，放好湯碗後，不立即走開，只站在屋角上，小心窺伺老爺的臉子。她在蒲隆興老爺家，幫工做飯，已有兩個年頭了。她曉得老爺吃飯的時候，一有不高興的事情發生，老爺就會在菜上頭發脾氣。如果站在旁邊，句句應着，說淡就給他添醬油，說味道差，就給他放味精，一場風波，便可平靜渡去。要不然的話，拿給三姨太奪弄幾句，那就麻煩了，他要你殺雞來吃，馬上現捉雞，現燒開水，叫你忙得要命。

三姨太起初上桌子，看見老些猪肉牛肉做的菜，很是厭煩，但又不好抱怨。因為你一先發

表了意見，說什麼東西不好，就是真的不好，老爺也不會同意你的。一切你得讓他先說話，然後你才去附和。他這人的脾氣，是要順着毛毛拭的。比如他說：

「這飯像有點生呀。」

你就趕忙吐出一口飯，皺緊眉頭說：

「我昏的這碗更生呀，簡直嚼起來還有米。」

他說：

「這飯像有點焦呀。」

你就聳聳鼻子，裝做吃驚的樣子說：

「啊呀，我昏的這碗一大股火烟氣味哪。」

那麼，他就發起脾氣來了：

「這狗鷄巴入的，煮些什麼飯呀！」

蒲老爺一罵起人來，就頂喜歡使用村語的。摸得着蒲老爺脾氣的女工，趕忙跑來認錯，情願把飯另外煮過，所謂另外煮過，也並不一定要實行，只要把鼎鍋提進去，凡是有點生的焦的，悄悄昏開就是。那便大事化爲小事，小事化爲無事。倘若是個不懂事的女工，還把鍋蓋子提起來，

替自己辯護。

「哪是生呀？……只這一點點。」

或者說：

「只有底下鍋巴一點焦呀！」

那就糟了，筷子，調羹，醬油碟子，碗，就會朝你頂上飛來。

三姨太今天看見菜不好，便不直說得，只拿筷子戳一戳飯，埋怨地說：

「怎麼飯煮得這樣硬呀？」

料得會惹起蒲老爺這麼說：

「硬？這煮得正好呀！……你那嘴巴子真是，你嘗口菜吧，今天味道才真有點差呀！」

於是就附和幾句，將他激惱起來，結果，便會叫張嫂婆另外去做幾樣菜。但事不湊巧，偏生有人來打岔了：就是正在埋怨飯硬的時候，隔壁二呆子送了一封信來。三姨太倒抽了一口冷氣，只好望着紙上的字想：

「這要個個字，都變成刺才好哩。」

做女工的，對這說話時候眉毛眼睛都能動的女人，自然背後沒什麼好話，但仍然覺得比太太

太二姨太好了些。因爲三姨太做人很大方，譬如穿舊的襪子，她可以一雙一雙地擦跟你。二姨太太太就不然，她們的東西，便是穿爛了的，也捨不得送人，她們借要留下來，補別的地方。她們因爲討不到老爺的歡喜，連一兩角錢，都不輕易領到。她們的衣裳襪子，就是穿爛了，也借要穿。蒲隆興老爺使錢總是這樣的，你討得他歡喜，他便大把大把地給你。比如人家牽匹牛或是馬來賣給他，他要是不快意，便會冷冷地說：

「三百塊錢，哼，我都是要三百塊錢的麼？真看不起人！」

人家便把原來的牛或馬，毛子剪剪，該染的地方，借酌量染一點顏色。角和蹄子都搽過油，再行牽去，索價四百五十元，說是打起燈籠都找不到這樣好的了。蒲隆興老爺便高興地罵：

「騙子，要我這麼多麼？給你們四百元，再多一文都不給！」

實性畜的人，就裝起訴苦的樣子說：

「老爺，天在頭上，多要你一文錢，都作算做藥吃。老老實實，本錢去了四百二。就作算賠了辛苦錢，不吃一杯茶，不吃一袋烟，天公地道，你老人家總要把本給够嘛。」

蒲隆興老爺真是一口說定的人，毫不再加一點，只是把兩手朝外一攤，冷冷地說：

「你不賣，你就牽去好了。」

牲畜老板知道機會不能錯過了，就抱怨地說：

「老爺，同你講生意，是沒辦法的！你老人家既是看得上，就作算孝敬你老人家一回，隨你老人家給多少。不爭差這一回把，求你老人家幫忙的時候，還很多！」

大太太再愛管閒事的，一同人家講話，總免不了要尋人家的短處，跟人家頂嘴。這一點，就頂爲蒲隆興老爺所不喜歡。如像買牛買馬的事情，她就要到村裏各方面去打聽，回來的時候，便要對蒲隆興老爺，翹起大嘴巴埋怨：

「還說便宜囉！哼，人家哪個不說，還是前天邀來的那一條。開口才喊三百元，至多二百七十元，就買得到手。……什麼眼睛啊，真是走哩背時運！」

蒲隆興老爺從來是不認錯的，何況他一直認爲是有限力的呢？於是就給這多嘴的婆娘一頓臭罵。而且蒲隆興老爺也特別不喜歡她，碰着不高興時候，只要她一開口，就一定要罵她。今天她看見丈夫不吃飯，只是看信，越看臉色越青起來，她知道在這個時候，問他一句，就要惹他罵的，可是愛管閒事，吃了幾口飯，終於忍不住問：

「縣裏哪個給你的信哪？」

三姨太像看見一個蠢人又做了一件錯事那麼似的笑了一下，蒲隆興老爺把眼睛一輪，厲聲地

說：

「哪個來的信？跟你們一樣的，小偷，強盜！」

小偷，強盜，這幾個字眼，蒲隆興老爺在忿怒的時候，頂愛使用的。大太太二姨太得不到一個零用，便終天想盡方法來偷。只要老爺不在場，賣針線布草的販子，定規會在他的門口，挑起幾升斗把米走的。至於銅錢角子紙票之類，要是大意了，放在什麼棹上，也就會不明其妙，少了一些，而且，再也找不回來。老爺爲了這些事，氣得了不得。倉庫門，櫃子，箱子，匣子，抽桶，便都鎖着，一大串鎖匙，全吊在褲腰帶上，走起路來，響叮響噹的。人還沒有看見他，只要聽見聲音，就曉得是蒲隆興老爺來了。

大太太原是忍不住嘴的，兼之，又看見三姨太那傢伙，還在笑她，便青着銅盆險，翹起嘴巴說：

「你那張嘴巴子，到底怎樣生起的？總是開口小偷，閉口強盜，罵我們到算了，只怕罵慣了，罵到歪人強人身上，那時候——」

蒲隆興老爺抓起面前的筷子，就像兩把鋼叉似的，給她釘了過去。

「你再說，你那張屢嘴！」

蒲隆興老爺露出牙齒，威嚇地叫，並作勢還要去抓面前的調羹。

大太太額上中了一筷子，這雖然並不怎樣疼，可是她懂得，若再吵下去，就還有飯碗菜碗等等，向臉上飛來。她的嘴巴，同人吵架是無比的勇敢的，惟遇對方一動手，這就失去了威風。

三姨太也不願意吵下去，吵下去，雞就殺不成了。她連忙勸着，叫蒲隆興老爺趁菜熱吃飯，一面還把炒的牛肉絲子，給他大大挾一挾在碗上。

張嫂婆立即恐慌起來。因為今天炒的牛肉絲，不知是粉子放少了，還是火老一點，總之不像平常一樣嫩，嚼在嘴裏，綿軟軟，一點也嚼不爛，張嫂婆早知道這絕不是醬油蝦醬之類所能為力的。所以在安排碗筷的時候，就把牛肉絲放遠一點，避開老爺常常坐的那個方向。然而現在三姨太偏偏給老爺挾在碗上，未免太可惡了！張嫂婆曉得又會有一頓臭罵，說不定還要臨時殺雞，便禁不住臉色灰白起來。

蒲隆興老爺可沒有應三姨太一聲，只是望着對面坐的大太太青着臉子走開了，才又拿着信看。接着還把信上的字，指着問他側邊坐着的兒子。兒子十五六歲了，他是二姨太生的。一向在縣城一個私立中學讀書，常常囂懶覺，上課的時候，總是偷看江湖奇俠傳這類的小說。每學期不是靠同學遞條子來應付考試，便是給學校留了級。蒲隆興老爺有時高興了，便問些鞋子帽子英文是

叫什麼呀。兒子知道用「不曉得」這三個字來回答，那個勾起的胖指頭，準定會在頭上敲起來的。而且知道父親是不懂英文的，問問無非好玩罷了，再不會去找別人校正。便把「頭戴的」三個音，變爲「偷歹體」來回答，「帽子」，「足穿的」變爲「敦查體」，來回答「鞋子」，並且做出毫不思索的神情，彷彿非常精通似的。自從敵機在縣城的天空，飛過一次，家裏人嚇得了不得，便打發人把這命根子接了回來，如今在家已有兩個多月了，終天躲在村裏，跟人打小牌，擲骰子，只在吃飯的時候，才不得已和父親見面。父親對他的希望是很大的，要他由中學大學，且到外洋去跑一趟。因爲蒲隆興老爺一向覺得現在而今是留洋學生的天下了，一切東西，只要帶個洋字就有價值，所以不管兒子能不能讀出來，只消到外洋去過一次，就有辦法。你看，李東誠的大兒子，爲什麼能做本縣的縣長？大家不是說，就是由於他吃洋水洋雜脆麼！

兒子蒲振才看見父親的胖指頭，指着一個「犒」字，糟糕！他認不得。可是說認不得，是不行的，馬上那個指着字的胖指頭，就會勾了起來，朝頭上一頓敲，像脾氣暴躁的和尙，敲木魚一樣。他人生得尖，從來認字認半邊，立即做出很有把握的樣子，很確定地說：

「這個字嗎，讀高！」

蒲隆興老爺大大地搖着頭說：

「亂說！我讀過的，大概在一——」

蒲隆興老爺，曾經在家裏讀過老書的，他的父親管他很嚴，請個渾名叫張打鐵的老師來教他，一讀錯了字，一背不得書，就準會勾起指頭來敲他的腦袋。他如今責備兒子的方式，大約都是不知不覺，從那裏學來的。雖然他在讀書方面，吃過不小的苦，但到底好些字都還給老師了。所以在這「稿」字未能決定是否讀「高」之前，他暫不責備兒子，只把信的上下文再唸唸：

「卜式……輸……財，茲高……唔唔……師。」

到底唸不出來，好像要找什麼來掩飾似的，接着放下信，連忙拿起碗筷吃飯。牛肉絲幾嚼就吞下去了，又還伸起筷子去挾別的菜。

三姨太原是拿筷子，戳着飯玩的，至此也無可如何了，只好尖起筷子朝豬肉碗裏去刁選精瘦的。張姨婆卻大大放心了，一面走進去，一面鬆爽地抒一口氣，彷彿將一塊樹子格兜，劈了大半。突然一下子劈開了一樣。老爺家好些柴火，都是她一個人劈的。

三姨太沒有動筷子，她望望兒子，又望望老爺，臉上現出很損心的神情。她知道老爺沒有點事下頓的時候，準定還有下文。她對家裏的事，什麼都不愛管的，平日默默地做點針線活路，彷彿用錐子都刺不出聲音來的一樣。她只關心她的兒子。偷東西也是爲的兒子。她最怕他縣裏讀

書，零用錢不夠。她至今還把他看成奶仔一樣，如果不放點錢在他衣袋子裏面，早晚讓他買花生糖菓吃，做娘的人便忍不住要心疼。凡是父親有事爲難兒子，她就不能不開腔了，務必想些話來袒護兒子。

蒲隆興老爺一面嚼飯，忽然記起什麼了，大聲生氣地說：

「我記得這個典子，是出在古書上頭，他娘的，騙我！那裏會加了個牛旁還讀高？」

二姨太嚇得一跳，連忙替兒子辯護：

「在古書上頭，他，他怎麼曉得呢？他比不得你。他如今進的新學堂，讀的是新書呀！」

跟着又拿手揪一下兒子，帶着憐憫的神情，催促地說：

「你說嘛，是不是全讀的新書？」

她害怕父親又勾起指頭，敲打兒子的腦殼。兒子也弄不清楚，是不是讀過這樣的書，只是滿口含着飯，唔了一聲。

蒲隆興老爺頂不喜歡有人反對他的意見的，何況說這話的，又是他不高興的二姨太呢，便惡狠狠地看她一眼，手也習慣地去抓筷子，但見她一臉惶惑可憐的神情，不像太太太青着臉子安心要同人鬥嘴似的，也就軟下手了，只是罵：

「胡球亂說！新學堂就不讀老書！從前何主席不是提倡過讀經？……你們破屁股，曉得什麼？……寫這封公事的，難道還住過老學堂？我告訴你，人家吃過洋水的哪！……爲什麼人家就寫得出來。」

接着就鼓起眼睛，看着兒子說：

「這東西，就連認都認不出！」

一面將胖胖的中指頭，勾了起來。

「你只曉得白吃飯呀！」

二姨太額上，有點冒出汗來了，小聲告哀的說：

「我的老爺，他如今人還小呀！」

蒲隆興老爺立即把鼓起的眼睛轉過來，直射着二姨太罵：

「還小！你跟他討個婆娘嘛，連細人子都幹得出來了，還小！」

兒子想，只有照向來的法子，拾出老師來，才能抵塞他的父親。便決然毅然地說：

「這句話，老師教過我的，他就叫我讀高字。」

他知道父親斷不會爲了一個字一句話，就花他幾塊錢，特別坐轎子進城，去請教老師的，所

以信口胡說的時候，心裏也全沒一點兒掛慮。

但蒲隆與老爺並不會拿跟老師嚇退，他讀老書，是吃過苦來的，立即罵道：

「他這樣教你，他就該拿來槍斃！你們的校長，也是強盜，只曉得要錢！」

兒子樂得讓老師去挨罵，便大塊地去挾精肉吃。

二姨太也稍微放心了，便伸手拭一拭額上的汗。

可是蒲隆與老爺並沒有罵了老師就算了，又立刻問兒子：

「你既是讀過這句話，那末，弦高是哪朝人呀？」

兒子曉得在這個時候，越答得快越好，便馬上說：

「唐朝。」

蒲隆與老爺雖然也弄不清楚弦高是哪朝人，但可能斷定這決不是唐朝，同時又見兒子的飯

上，一連疊了兩三片精肉，而菜碗裏都是肥的，便順手拿筷子在兒子頭上敲了一下，大聲地

罵：

「入娘的，這騙我不倒哪，明明不是唐朝，你偏說是唐朝！」

兒子蒲振才就賭起嘴巴子，哭聲哭氣地說：

「人家老師就這樣教我的哪！」

這回法寶不靈了，蒲隆興老爺並沒有責備老師，只是點着蒲振才的鼻子罵：

「混賬東西，你什麼都推在老師身上！你把洋霉瘡帶回來，你也推在老師身上！」

接着，又用筷子敲他腦殼一下。這回打得很疼！，蒲振才放下筷子，小聲哭起來了。

二姨太帶着哀求的聲音，眼淚含含地說：

「我的老爺，你要教他打他，你讓他吃了飯才打呀……吃飯的人，雷公都不打的！你！」

三姨太胡亂吃完一頓飯，放下筷子來勸蒲隆興老爺，替他換碗熱飯。一面又湊近二姨太的耳

朵恫嚇地說：

「算了，少講一句吧，不要火上加油了，你曉得那封信裏講些什麼？」

三姨太跟着就把躺在菜碗邊的信封信紙，捲在手裏，一壁責備地說：

「讓我把這個禍胎拿開吧！」

二姨太看着那信，也禁不住露出害怕的神情。只得吞聲忍氣，替兒子拭眼淚勸他吃飯。她自

己却一點都不想，老是有點想打罵。

蒲隆興老爺到這時才又動手吃飯。他吃飯並不多，僅僅兩小碗就夠了。每次都要三姨

太給他添飯，別個要幫他添，他不給飯碗跟人家，只是把人望着，惱怒地搖一搖頭。洗臉的時候，也須三姨太給他絞帕子，塗香皂，至於扣衣紐，穿鞋着襪，更是三姨太一個人劬勞。蒲隆興老爺一起來，就只曉得張起兩臂伸起兩足，要人給他收拾打拌的。他很少自己穿衣脫衣。

三姨太在家裏，因能專替老爺做這些事情，當然瓜子臉上的表情，常是得意的。這惹得愛管閒事愛說閒話的大太太，總常背着銅盆險子，扁起大嘴巴，向村裏人暗中咒罵：

「如今是昏君碰倒狐狸精哪，還有甚麼好的！」

三姨太碰見外面來的女客人，却又皺緊眉毛，低聲訴苦：

「這是前世欠的賬，今生才這樣纏着我！終天苦得你馬不停蹄的。」

蒲隆興老爺家的鴉頭，大大小小，約有一二十個。其中有兩三個十五六歲的，眉目清秀，人借生得靈靈敏敏的。頗能幫着侍候他老人家，做些拿烟倒茶的事情。蒲隆興老爺，對她們看過兩眼之後，也就伸手接着了。但三姨太却常常把她們支使開，不高興她們停在老爺身邊。蒲隆興老爺有時在張手讓袖子套進去時，會說：

「你讓她們動動手吧，你太辛苦了！」

「她們身上臭呀！你聞不出來麼？……成年成月不洗澡。」

三姨太心裏很惱，面上仍舊這麼乖巧地回答。蒲隆興老爺却笑嘻嘻地回答：

「還好，倒沒什麼的！」

三姨太便嗔怪起來了。

「你聞得出來什麼呀！你那鼻子，專門聞騷打臭的。」

給他披好衣服。還在他的肥肉上，捏了一把。蒲隆興老爺便忍不住哈哈地笑了。在這些時候他是顯得頂柔和的。

蒲隆興老爺吃了飯，洗了臉，走進他的房間去，三姨太關好了門，替老爺點燃了紙烟，便坐在他的腿上，扯着他的耳朵說：

「胖子，吃飯時候，生那麼大氣做什麼？你天天吃人參燕窩也不養人哪！……你總不聽我勸。」

蒲隆興老爺靠椅背坐着，閉着眼睛吃烟，待理不理的。三姨太知他不會生氣，就又扯下耳朵說：

「你曉得麼？你這向身子不行呀，——晚上好喘氣呵！爲着眼屎大的事情，也犯不着生那樣

大的氣咄！……氣裏食，會出毛病的。」

隨即指一指剛才丟在桌上的那封信，柔和地問：

「是不是又派你的款子？」

蒲隆興老爺攔下烟枝，朝旁邊吐一口稠痰，然後忿忿地說：

「派倒乾脆一點！他娘的，叫我樂捐，這怎麼使我樂嘛！……一張揩屁股都不要的紙。」

「叫你樂捐多少？」

「一百元！」

三姨太就用力扯下蒲隆興老爺的耳朵，嗔怪地說：

「扯！我跌倒天大一筆數囉！就氣得這樣子。鴻盛班的女戲子，叩兩個頭，喊一聲乾爹，你

都成百地賞哪！」

蒲隆興老爺把三姨太的手掀開，煙枝翹在嘴角邊上，大模大樣地說：

「人家叫我喜歡哩……」

三姨太拿手指頭點着他的鼻子，責備地說：

「儂子，你猪油蒙着心了，你放明白一點，呷你喜歡的，總不是什麼好人！」

蒲隆興老爺吐着烟圈子，嘲笑地說：

「那末，你也算是個壞人了！」

三姨太立即跳了起來，拉着他的手膀子說：

「我是你喜歡的人麼？呸，你喜歡我？你喜歡我！你就不會把我說的話，當成耳邊風了。」

蒲隆興老爺就責備說：

「什麼話不聽你的？」

說得很小聲，生怕窗外有人聽見似的。

三姨太扭一下身子，假裝不高興地說：

「多囉，這個賬就算不清了！」

隨即正視着蒲隆興老爺，教訓似的說：

「你要是真的喜歡我，你就從今天起，聽我半句話，不要爲百把塊錢的事情難過。推不開的你就捐出去，捐總是好事情，人家又是人大面大的，來的公事。」

跟着又小聲地說：

「這百把塊錢，損你什麼嘛？不說你囤的桐油米穀，如今都漲了價，就說你埋的那些光羊，

摸起票子來，也就算下了大窩兒哪。」

蒲隆興老爺放下臉子，向三姨太揮一下手說：

「你還是不管這些事情的好！」

三姨太假裝生氣的樣子走到梳妝鏡那裏，邊理頭髮邊翹起嘴巴說：

「看嘛，還說什麼話都聽我的！」

這時鴉頭來叫，說是兩個姓梁的佃戶來了。蒲隆興老爺暫不起身，只凝神注意地吸煙，一面心裏盤算：

「前回收小小紅做乾女，花去三百五，這得多多少少加點在他們身上。……可是，不大好開口，他們一向送的禮太多了，鷄哪鴨的，過年過節，總是送來。」

接着，他站了起來，把放在桌上的那封信，揣在懷裏，決定看情形再說，便響着鎖匙聲音，搖搖擺擺走了出去。他租佃給人家種的田，總是一年換一次租約，或繼續或停佃，或加租或減租，都是換租約這回纔定。

佃戶梁老大是個頂老好的漢子，就是要指責別人的壞處，也好像很難為情似的，不好一下子說出口。兄弟梁老二却大不相同，兩句話不對，就會跟人家吵了起來。村裏人常常笑他們：

「你們簡直是兩個娘生的哪！」

梁老大坐在廳上，一聽見鎖匙聲音在裏頭響，便趕忙站了起來，向老二做眼色地說：

「老爺來了，快站起來！」

梁老二在動身時候，就一直同他哥哥鼓氣，怪他哥哥不該拿這麼多東西來送，他的理由是：

「人家有錢人，什麼買不出來？希罕你的黃豆花生。」

一路上又都是他挑，當然有些累了。便不管哥哥做什麼眼色，只是坐着息氣，拿手板拭額上的汗珠。

梁老大所以主張多送，他也有他的道理：

「老爺的脾氣，你還摸不倒的，你先要惹得他高興，他才會讓步，這不比往年，換一下紙就算了。」

他今天是懷着很大的希望而來。一見老爺出來，就恭恭敬敬問好，隨即把自己提來的野味獻上去說：

「今年沒什麼好東西，孝敬你老人家。麂子才打死一隻，跟村上的人一分，只剩得這一條腿子，醃了半個月，味道還沒走。這是兩個野鷄，本來打死三個的，就是我那蠢女人，醃壞了一隻

，臭了，生了蛆，不好拿來，便壞了她們的餓牢。這裏是我老二挑來的花生黃豆，——呀，你怎麼不站起來哪！——今年少了雨，地土乾，花生黃豆都收得少，黃豆還起了蟲，今天送你老人家的，都是重三倒四地選過，請老爺不嫌棄，收起來！」

梁老二木頭似的站了起來，一句話也不說。

蒲隆興老爺很高興，但臉上並不表露出來，只是首先坐在椅上，然後伸出手，做一下姿勢，叫他們坐下。

梁老大不住地窺看老爺的臉色，看他到底喜歡沒有，接着便又站了起來，老是把自已的樣子做恭敬些，稍微有點口吃地說：

「老爺，今年，嶺脚，那些田，樹子長大了，好些地方，晒不倒太陽，出的穗子空殼子多。平田垌那幾塊，總放不着水，也少收了好幾担。我們的，意思……我娘也說，我們種過一二十年了……大老爺在的時候，我爸爸也那個過……你老人家是滿慈悲的……」

蒲隆興老爺知道他要說什麼，便皺一下眉頭說：

「你要說什麼呀？我一點都不明白！」

梁老二有些忍不住了，就代哥哥硬聲硬氣回答：

「我們是要求你減租，紙上少寫點！」

蒲隆興老爺在這陣的感覺：是與其聽那老好人吞吞吐吐地講，到不如聽這粗魯人說的話，痛快些。然而，這傢伙是何等地做傻呀！既不喊老爺，又不站起，非給他一點顏色不可，馬上鼓起眼睛，輕蔑地問：

「你在說什麼？」

梁老大說到請求減租的事情，原是礙難出口的，聽到老二一口說出之後，好像放下重担子似的抒口氣。看見老爺有些生氣了，便又連忙站起來，現出惶恐的神情，向老爺解釋：

「我老二不會說話，他沒見過什麼世面，求老爺沒要見怪他！」

蒲隆興老爺不望老大，一直眼光灼灼地瞧着梁老二，威嚇地說：

「減租！你才不醒事喃！如今打仗的年辰，什麼都漲價了，你還要減租！你枉自活了這麼大，說出這樣的糊塗話來！」

梁老大趕緊哀求地說：

「老爺，我老二不會說話，求你老人家不要見怪，俗話說得好，大人肚裏能撐船。……下次你老爺要什麼，只要吩咐一聲，就跟你老人家送來。……」

蒲隆興老爺這才望着梁老大，聲音略微平和地說：

「老大，這減租的事，講都不要講，……你明白人，你當然明白如今的世道，不說別的，你看洋油一下子漲了多少？」

梁老大有些惶恐地說：

「我動身的時候，我娘說過，……」

蒲隆興老爺揮一下手，截斷梁老大的話，大聲地說：

「老大，你不用講，你那些話，我早就聽厭了。我明白告訴你，什麼東西都漲價了，明年我田租也不能不加一點，這是天公地道的，水漲船高。」

隨即，拿眼睛瞧一下麩子乾巴醃野雞之類，略微溫和地說：

「不過你們做人還好，我跟你們少加一點！」

梁老大急得眼睛發直地說：

「老爺，這我們怎麼措得起嘛！」

蒲隆興老爺看梁老大一眼，跟着就從懷裏摸出一封信來，丟在桌上，略微生氣地說：

「再呢，我們做糧戶的，也有我們的苦處，你看嘛，人家要我捐，一開口就百把兩百元，

我有什麼辦法呢？……當然得找你們分攤一點，俗話說得好，牡丹雖好，全仗綠葉扶持吶！總之，一句話，不論哪個天王老子，我都要加租的！」

尾後幾句話，說得十分嚴厲。這一來，梁老大彷彿給人打了一下，站起來，又恍恍惚惚坐了下去。

梁老二一直都着嘴的，突然大聲忿忿地說：

「要加租，我們就不要種了！」

蒲隆興老爺把這話聽得清清楚楚的，但僧是鼓起眼睛，一連厲聲問道：

「你說什麼？……你在撒什麼野？……這是什麼地方？」

這回老大卻沒聽清楚老二的話了，可是他仍然站起來，一面責備老二：

「老二，你總是多嘴，出門的時候，娘是怎樣吩咐你的。」

一面又現出惶恐的樣子，趕緊向蒲隆興老爺解釋：

「老爺，求你不見怪！他就是一根腸子通屁股。只曉得說直話。爲人到是滿好的，常常記掛起老爺，爲了跟老爺打這兩隻野雞，跑了多少嶺囉！我就是有心，我也沒這本事，第一就是不會

打槍。……」

蒲隆興老爺臉色比較溫和了些了，但說話的聲調，依然極其威嚴。

「我不喜歡撒野的人！牛馬畜牲才會撒野吶……你哥哥這樣的人，我就喜歡，首先他懂得道理！……老大，我看在你面上，你回去同你娘商量商量，想開了，就來換紙，想不開，就算了，我不勉強你們！」

說完話，就轉身走了進去。

梁老二惡狠狠地看他哥哥一眼，咬牙切齒地說：「碰倒鬼了，偏還要送這麼多！」

老大正要開腔，恰巧愛管閒事的大太太，從另一道門走了出來，一面叫鴉頭來收禮物，一面向梁老大他們，殷勤地招呼：

「老大，你們怎麼不早點來呀？俗話說得好，見官莫在前，做客莫在後吶，怎麼過了午才來？」

梁老大略微回答幾句，就十分憂愁地問：

「大太太，今天老爺什麼事這樣不喜歡？」

大太太有些吃驚地說：

「呵呵，今天紙沒換成嗎？老大，這怪不得他的，這只怪你們運氣不好，今天碰巧縣裏來封

信，不曉得說些什麼鬼話！全家都給他罵交了！你們改天再來，天保佑你們，會碰着他高興的時候！」

梁老大叫兄弟挑起騰空的籬筐，一面向大太太告辭，神情頹唐地說：

「大太太，討你個吉兆，但願照你老人家說的就好了！」

大太太借留他們說：

「老大老二，吃了飯再走吧，菜沒有，泡酸蘿蔔到僧有吃的。」

梁老大邊走邊說：

「多謝太太，我們不吃了，我們還要趕路！」

一九四一年二月八日桂林

某城紀事

省裏人疏散到外縣來，小小的城市，一到晚上，便憑空添許多手電筒光。其次，又新開了一個戲院，先前一打更就清靜了的街子，現在到了深更半夜，借聽見鑼鼓傢司在勤勤空空地響，弄得習慣早睡的居民，一時閉不下眼睛。

一向偶爾演次把戲，總是在廟子裏面，演給泥菩薩看的，人們就沾泥菩薩的光，白看戲，落得一個錢也不出。如今是將一家私人祠堂，臨時搭起戲台，讓神主牌位跟菱花鏡粉盒子，以及搽花臉用的顏料瓶，亂亂糟糟，擠在一道。而看戲的人，從此就非驗過紅綠飛子，不能進去。但另有一種好處，就是無須乎再站起看了，可以坐齋舒舒服服喝一杯茶。時不時借有噴香的熱帕子，打肩頭上悄悄地遞上手來。

一天下午，寫着玉堂春陳州放糧的掛牌上，貼上一張縣商會會長兼抗敵後援會會長演講的紙條。於是生意人走進去的時候，就再沒有人在門口伸手阻攔了。一些尾大人來的小孩子，借爬上戲台去，拉開馬門上的繡金緞簾子，朝後台觀看。大人些則坐在台下，對進進出出的戲子打量：

「喂，那個就是唱小生的。」

「哪裏？」

「看，剛剛爬下戲台的哪。」

或者對着戲台柱子，咿咿唔唔，唸那新貼的紅紙對聯：

「抗，戰，不，忘，娛，樂。」

「娛，樂，不，忘，抗，戰。」

「來了，來了。」

雖然有聲音在這麼說，卻沒什麼人注意，直到會長和一位鎮長在爬戲台了，大家才暫時啞靜下去。

會長穿藏青嘍嘰絨袍子，提着司體克，就在擺有公案的椅上坐着。沒有望台下哪個人，單露出左手頸子，看了一眼手錶。穿黃制服的鎮長，光着淺淺的平頭，走到台口正中，雙足拼在一塊，做出立正的姿勢，大聲地說：

「今天會長來跟你們講演，你們各位務必要留心聽，仔細聽。因為會長，他老人家的話，都是想過幾天幾夜來的。——」

在這時候，戲班子的老板，親手端一整點心，蛋糕酒其馬之類，從馬門出來了。後面借跟一個人，捧着盞碗茶。戲班子老板，微胖的臉上堆着笑，恭恭敬敬把點心放在會長面前，接着又掉身接過茶碗，親自遞上，然後笑迷迷地退進去。

台下的人看見他出來，就悄悄興奮地說：

「哈，你瞧，昨夜演包公的就是他！」

穿黃制服的皺一皺眉頭，向台下揮一下手，大聲地說：

「不要交頭接耳地講話，這比打渴睡，打哈欠，借要不得！你打渴睡，打哈欠，只算你精神萎靡。講話，這就妨害了別人！」

講完便略微退開一點，一面向會長那面側一側身子，伸出手，做下邀請的姿勢，似乎嘴裏借說一句什麼話，但因太小聲，台下的人，都沒有聽見了。

會長沒有喝茶，也沒有吃點心，只拿眼睛鋒利地向台下掃了一轉。跟着便站起身來，挺一挺胸部，然後從容不迫地，走到台口，樣子甚是威嚴。

黃制服就像操場上喊口令似的，突然喊：

「起立！」

整個戲院內，都爲這一聲震動了。大家連忙站立起來。其間倏雜有板凳碰倒的聲音。因爲戲院是臨時改設的，椅子板凳，都是雜七雜八，隨便放一屋子。在這時候，站在戲台口的會長，就把威嚴的臉子，略略仰高一點。

黃制服向戲台下掃視着，對於一個彎起腰幹去扶板凳的人，狠狠地看了一下，等那人站直之後，才大聲地喊：

「敬禮！」

戲台下面人悄悄地說：

「這傢伙，簡直可以唱霸王別姬，他比花臉的吼聲倍大！」

會長把西式發光的頭，微微點了一下，算是答禮。

黃制服這下小聲些了，不願意似的喊：

「坐下！」

大家坐下去的時候，滿戲院的舊椅子板凳，便發出一片吱呷的叫聲。

會長伸出右手，像撫摩大家的腦袋似的，動了一下，然後說：

「今天，機會，很難得，我來，同你們，演說，我不，同你們，講這個，什麼，大道理，只

講，一點，日常的，這個小事情——」

戲台上兩邊馬門口，都有人掀開金紅緞門簾，探出頭來聽演講。

戲台下有些人，便馬上把眼光，從會長那裏移射在他們的臉上。並有人情不自禁地，悄悄告

訴別人：

「看見沒有？左邊那個就是小白菜。」

「呵，小黃鶯也出來了。」

會長講了好一陣，講得流利起來了，但却現出惱怒的神情說：

「……我們這裏的人，都不大節儉，這是頂要不得的！」

望着且角的眼光些，又都折回到會長的臉上。會長怒容滿面的說：

「第一，就是吃得好！只要打街上過，總看見飯館酒館的生意很熱鬧。再瞧瞧，早上買小菜的人，定規提有一斤半斤肉，就是頂少，也有三四兩。每天三餐的時候，又定規看得見，有人端起杯子喝酒，這是，要不得的！國難期間，事事，都要節儉，飲食方面，不能這樣奢侈！你們，試想想看。」

說到這裏，便略停一下，像要讓人思索一會兒似的。跟着又厲聲講下去：

「試想想看，前線的將士多苦囉！有時候，飯都沒有吃，我們在後方，天天吃肉，這是頂要不得的。」

戲台下，一個開豬肉店的老板，聽見會長這番演說，簡直是在拆他的台，打他的飯碗似的，就深深感到不平起來，向旁邊一位開綢緞店的老板，小聲氣狠狠地說：

「好的，我們都學他會長一樣，見天殺個鷄吃。這就是省儉！」

綢緞店老板帶着深懂世故的樣子，嘲弄似的問：

「你怎麼瞞得的呢？」

豬肉店老板看了他一眼，起着反感地說：

「怎麼不瞞得？他那廚房大師傅，就每天提個鷄，順便到我隔壁醬園打香料。」

這時會長已經講到第二件應該節省的事了。

「衣衫，不要再添，最好，將就穿點舊的。老實說，只要，乾淨，就是穿起補疤的，有什麼關係！難道人家就不叫你大老板了。」

豬肉店老板向綢緞店老板，忍不住笑似的看了一眼，彷彿在說：

「這下也要輪到你倒楣了！」

綢緞店老板一點也沒改變臉色，仍舊帶着嘲弄的神情，小聲地說：

「只要他把他的太太些勸得住，我就說他狠了！」

隨即更小聲地笑着說：

「昨天太太才買了一件華大呢回去，今天二姨太就賭氣似的，跑來買了兩件，說不定今下午三姨太偕要來哩！」

會長演說完了，黃制服走到台口上，大聲地說：

「會長剛才向我們演講，句句都是金言，非常，非常寶貴的，我們難得聽他老人家說這麼久的話，我們應該好好地感謝他！」

他一面就先做出拍手的姿勢，隨即帶頭拍了起來。台下的人，也照樣拍着。

猪肉店老板却把雙子抱在肚子上，賭氣地翹着嘴巴。綢緞店老板也沒有拍，他急忙着拿火柴

點香烟，他的烟癮已經發登了。

黃制服一面拍手，一面踱着戲台底下，凡是沒有拍手的人，經他這麼一看，便連忙揮動兩手。最後，大約拍得相當響了。黃制服就朝戲台底下揮一下手，意思叫大家停息，然後吼了一聲：

「起立！」

跟着，又有一大陣板凳碰倒的聲音。

敬了禮後，會長同着黃制服的鎮長，打人叢中走了出去。後面偕有胖胖的戲班子主人，笑迷迷地送着。

當會長走過的時候，人們就自自然然一望他那件嶄新的呢絨袍子。有人推測地說：

「從這省裏縫的吧？縣裏哪有這樣好的功夫？」

會長是條米穀，糖，茶葉，以及皮棉紗這類批發生意的，隔不兩月總要到省裏去走一轉。因此這種推測的話，並不是毫無根據的。

但一個中年的裁縫老，立即表示抗議，口水爆濺地說：

「笑話！縣裏沒有這樣的好功夫！你稱四兩棉花去紡紡看，是不是前兩天我打發夥計送去的？」

另一個開車衣舖的老板，就拍打一下他的肩膀，笑着罵：

「好狗入的，你真腦殼尖，連會長那裏都鑽去了！」

被打的嚇嚇地笑着說：

「哪裏？是他管家自己找上門的！」

那個打人的又打了一巴掌。

「那麼，快招來，你請他管家吃過幾次酒？」

被打的仍然笑着說：

「吃次把酒，算什麼回事！他原是我們村上的。」

打人的却没有再使用巴掌了，只是現出鄙夷的樣子，譏諷地笑着說：

「你最好說是你的姐夫哪！」

猪肉店老板聽見會長前兩天憎新做了衣服，便惱怒地搖一搖頭，看見綢緞老板坐在旁邊吸烟，也在聽他們裁縫談天，就忿忿地說：

「如今世上，就是缺少一個公公！」

戲班子老板恰好送了會長回來，從綢緞老板身邊走過。

綢緞老板看戲班主人一眼，摘下香烟，用勁吐一口痰，現着譏刺的神情，冷笑地說：

「公公有什麼用！公公見了他，也只好趕緊送上點心！」

戲班子主人奇異地看他一眼，隨即大搖大擺地走上戲台，將公案上擺的一盤點心，端了進去，一面拿一個酒其馬塞在嘴裏。

意外

老張和老李，都是窮莊家漢子，自己沒一片田地，平常只能幫人家種田度日。碰到農事不忙的時候，沒人叫他們做工，老張便坐在門前晒太陽，脫下衣衫捉蟲子，再不然就拿把刀，上嶺去割柴草。老李却不是這樣的，他有他的打算，即是他要借點本錢，下廣東去挑鹽賣，他認爲一個人年紀青青，不出遠門走走，碰碰運氣，是發不起來的。老張却很反對他，說一個人命中只帶來合把米，你再走得遠些，也不會多添一粒。他自己只想吃日本份飯。

但錢是頂惹人眼紅的東西，老張看見老李賣幾次鹽，還了賬，手上偕剩下花花綠綠一疊票子，便也大大心動起來。老李就嘲笑他，說他惜是留在家裏，多捉幾個蟲子的好。老張便嘆口氣說：

「再沒人來叫，肚皮怎麼辦呢？」

老李便笑他：

「你身上就有現成糧食吶！你可以捉些來吃呀。」

老張只罵了一聲，就去借本錢，買葦簍子和扁挑。可是動身的時候，老張又有點不想走了，他不住嘆氣說：

「要是不打仗就好了！」

老李輕蔑地問：

「爲什麼不打仗好？」

老張說：

「第一，你在外頭，你可以安安心心賣鹽，用不着躲鬼子飛機。」

老李冷笑一聲：

「傻瓜！……我告訴你，就是要打仗才好賺錢哪！平常時候，老是二角買來，二角五賣去，

有屁的賺頭！」

老張聽見這話有道理，便也決心走了。老李就又嘲笑他：

「借是不要去吧，炸彈炸着，我可不管哪！」

從湖南到廣東去，路上山很大，林子又多，人少走的時候，就是明知沒有土匪，心裏借是難免不怕。所以老李爲慎重起見，就臨時吩咐老張，當心他自己的紙票，最好分成兩處放，一份插

褲衣折縫裏，一份塞進褲子通帶內。老張見事情這麼麻煩，借要一路就心，怕碰見匪，就禁不住嘆口氣說：

「早知路上這樣不清靜，硬是不肯來了！」

老李便罵他：

「你回你去的吧！……當真錢是那樣好賺麼？老子他們不是常常一個人去，一個人打轉？」

挨一頓罵，老張只好硬着頭皮走去。這時他們正走在低窪地帶，早上的霧，借沒散去，稍遠地方，樹木叢莽，都不容易看得明白。只有山泉在什麼地方，暗暗流過，應着他們的足聲，在嘩啦啦地響。

足下慢慢高了起來，路向高原伸去，週遭的霧，漸自薄了、散了，太陽光熱辣辣從雲中射出。樹木稀少，只青綠矮叢，到處都是。其間借雜有粉紅淡白的野花。路兩邊黃鷄婆草頂多，發出一種好聞的氣味。他們兩人就隨手扯了幾把，圍在頭頂上遮日光，權當帽子戴。一路都看見遠處下邊的田野，青綠得很，秧子，甘蔗，花生，在這五月裏，借正是抽苗發葉的時候，有戴斗笠的男子，包藍布帕子的女人，在田地裏撒着什麼東西，風一吹過，便有白色的粉末，像股霧似的，捲騰起來。他們都很熟悉，這是在撒石灰，老張不禁感嘆地說：

「不要多，這樣的田地，只要有它十來畝，任隨你哪個把金子銀子擺在外面，我都不想了！」

他平素頂喜歡做的事情，便是褲腳拉上大鹽，跟在牛屁股後頭，大聲呼叱地犁田；或者是兩隻手板心，吐上唾沫，用力捏緊鋤頭，深深挖進泥土去。又頂喜歡看見一些小東西，撒在黃黑的泥土裏，隔不兩天冒出青色的頭來。

老李沒什麼感觸，只一心一意趕路，不時催促老張：

「走快點，今晚趕不上伙鋪，走夜路，我就不敢保哪！」

越過高原地帶，路就繞進山裏。一路再看不見種植着的田野，和瓦屋攢簇的村莊，只是前前後後，都是蒼翠的樅樹。太陽有時候躲在雲中，有時候又現了出來。因此，山林便有時候顯得明朗，有時候現得黑鬱鬱的。沒有風吹，就什麼聲息都沒有，光聽見自己的足板，踏在山路上面。起了風時，便有波濤似的聲音，暗自響了起來，聲勢有些嚇人。老張不禁胆怯地問：

「到連州，借要幾天路？」

老李就說：

「總借有四五天。」

「一路都是這樣子的麼？」

「比這險的借多哩！」

老張沒再說話，只嘆一口氣。走了一陣子，又問：

「老李，要是錢給人家搶了，你怎麼辦呢？」

老李就埋怨他：

「走你的路吧，你怎麼又想起這些來了？」

老張懊惱地說：

「你不曉得人家心裏好難過囉！哪比得你。你錢打失了，你借可以再找，我麼，我就會戰肚皮，又借要逼着還賬！」

老李並不安慰他，反而責備說：

「吡，這有什麼難過頭！我要是錢搶走了，我就去當兵。凡事辱沒不到祖宗老子，都可以做！老實說，只要你有胆子，天底下，什麼地方，餓得着人！」

老張沒有說話了，只是低着頭走路。

約莫下午時分，到了一處岔路地方。那裏有着一座息足涼亭，上面覆蓋一根榕樹，背後流過

潺潺的山泉。好多過路的人，都要在這裏息涼，合着手板，捧起泉水來喝。老張和老李快要走到
的時候，看見幾個人，坐在涼亭口上，上身都赤裸着，手裏各握一桿槍。老李連喊不好，老張便
掉身往後逃走。但那些握槍的漢子，眼睛更尖，立即站起來，大聲呼喝

「不準跑，跑就開槍哪！」

一面借把槍機，拉得克里克納地發響。老李也慌忙叫他：

「你窮人子，你跑什麼哪！」

老張聽見要開槍了，便趕緊站着。一個提槍矮漢子，就向他們喊：

「做什麼的？都給我站過來！」

老李便一面走過去，一面小心回答：

「我們窮人子，都是下力的！」

矮子陰險地笑了一笑，就說：

「好，到裏面去，我們正要叫人挑東西！」

老張嚇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是跟在老李的後頭。走進涼亭，裏面坐了不少的人，老張不
敢看他們，心裏面着實慌張急了，不曉得他們單要他的錢，借要結果他的性命，但那矮漢子並沒

有搜查他的衣袋，光是問：

「你今年多大歲數？」

老李就連忙回答：

「他今年二十八！」

矮漢子就對老李從頭到尾看一，又問：

「你嘍？」

「我自己小他一歲，二十七。」

矮漢子就掉頭向一個人大聲說：

「他們一個二十七，一個二十八。你翻翻看，昨天跑的那兩個傢伙，多大歲數？」

靠石碑坐的一個人，便出一本簿子，尖起指頭潤一下唾沫，翻了一會沉吟地說：

「宋生富，倒差不多，只是朱流泗才二十三歲嘛！」

矮漢子向老李的臉子端詳一會說：

「沒相干！沒有人會駁回的！」

在兩人一問一答的時候，老李看見靠石碑坐的那一位，上身穿着軍衣，顯然是個吃糧當兵

的，又望望坐在地下息氣的呢，却又是着各樣雜色衣服，樣子馴善，極類莊家漢子，心想是些什麼人呀？矮漢子同那位軍人講完之後，便對老張和老李，露出狡猾的笑容，安慰他們說：

「跟我們挑東西吧！給你們錢，有天算天！」

老張聽見這麼說，便大爲安心些了。他想，只要不搜查衣袋，無論叫他做什麼，他是沒有不幹的。何況借要給他挑力錢呢。但老李却借有些胡疑，不時偷偷打量他們。

等會，聶石罅那個穿軍衣的，對着手頸子的錢，看了一下說。

「不早了，我們動身吧！」

就吹了一下哨子，大家都絡繹續續站了起來，走到涼亭外面去排隊。矮漢子一面穿上軍衣，一面向遲起來的人罵：

「爽迅點！膠粘着腿子哪！」

那邊亭外，榕樹底下，借有一些人，合着亭內的，約共四五十來個，排立成雙行走，他們都是穿的便服，也沒有槍枝。另外十多個拿槍的，這時都穿上了軍衣，他們有的打前頭走，有的跟在隊伍後面。矮漢子看一下老張和老李，笑嘻嘻地說：

「跟我們走，包有好處給你們的！」

隨又向帶手錶的，奉承地說：

「這下子够了！……今天真是大吉大利的！」

老張和老李分挑着鋪蓋捲，和兩個挑行李的，跟在後頭。他們都挑得不多，偕可以一面走，一面閒談幾句。老李悄悄問一個穿洋汗衣的挑夫：

「請問老哥，這些人是做什麼的？」

穿洋汗衣的挑夫就責備他說：

「你好蠢囉，眼見是糧子，你都認不得麼？」

老李半信半疑地問：

「是糧子，怎麼許多人都穿便衣？」

「嗨！這都看不出來麼？你多看幾眼咄！他們是才徵去的壯丁哪。」

到這時候，老李才完全放下了心。他見這位着洋汗衣的，不好講話，走了好一會，才又問那位穿補疋軍衣的挑夫：

「你們也是抓來的麼？」

「不是，我們是伙子。」

穿補疋軍衣的，回答得相當和氣。到了晚上，他們四個挑行李的，也息在一塊。老張躺下去，有些睡不着，就小聲問：

「他們糴子甚麼時候放我們？」

穿洋汗衣的伙子，不禁失笑起來。穿補疋軍衣的伙子，就說他：

「你安心跟他們在一塊吧，不要胡思亂想了！」

老李就心地問：

「他們老總不放我們走麼？」

穿洋汗衣的就責備說：

「你們好蠢！這光景都看不出來麼？豈止叫你們挑東西，借要叫你們摸槍桿子哪！」

老張忍不住難過地嘆氣起來。穿補疋軍衣的，就安慰他說：

「你嘆什麼氣呢？你家裏借有老婆娘娃子，放不下心麼？」

老張搖一搖頭說：

「沒有，我們都沒有！」

「這就好了囉！」穿補疋軍衣的，帶着羨慕的神氣說：「這年辰，光桿借怕什麼呢？你還

氣好，你倒會像薛仁貴一樣，做起大事來。」

老張半晌才說：

「我們這樣的人，那敢妄想別的，只圖規規矩矩做點小生意。」

穿補疤軍衣的就問：

「做什麼生意？」

「挑鹽！」

老李見老張這樣回答，就拿眼睛盯他一眼，怪他不該這麼隨便說真話。穿補疤軍衣的，點一

點頭說：

「對了，看你們所挑的篾簾子，我就曉得你們不是普通下力的。」

穿洋汗衣的，已經翻過身去，又翻過身來，突然問：

「你們帶有多少錢挑鹽？」

老張沒有回答，只是惶惑地看着老李。穿洋汗衣的，就現出打主意的神情，向窗子和門口打

量一下，悄聲說：

「有錢就好辦吔！把錢交上去，他們就放哪。只要你們肯，我敢包，我去跟黃班長一說就

成！」

接着又看一下窗子上，更把聲音壓小了些說：

「昨天跑的那兩個傢伙，你想真是跑掉的麼？有槍，他跑得脫？借不是數了票子！」

「這樣子的麼？」穿補疋軍衣的，現出恍然憬悟的神情，摸一摸前額，嘆息地說，「咳，這年辰，什麼都是錢！」

穿洋汗衣的瞧他們一會兒，才警告地說：

「你們要出錢，就趁這兩天出錢好了，一般山裏頭又好跑。如其把人交給上頭點過，你就有翅膀，也難飛起走了。」

老張瞧着老李，非常不安地，搔着腦袋，他希望老李拿出主意來。穿洋汗衣的又說：

「錢不多也可以，有一二十塊也儘够了。」

老張就拿手掀一掀老李，很小聲地問：

「你打算怎麼樣？」

老李仍舊不睬他。穿洋汗衣的有幾分明白了，便拉老李一把說：

「矮，你在想些什麼呀？照我剛才說的辦法，好不好？」

老李冷冷地回答：

「好是好，可是我們一個錢都沒有哪！」

穿洋汗衣的鼓起眼睛看了他一會，才恫嚇地說：

「你們硬是要去當兵的麼？……好，一個月後，包你們上火線！」

老李不服氣地說：

「當兵就當兵，有什麼要緊！我們這些窮人子，原來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說到怕，就只怕餓

肚皮！」

穿補袍軍衣的，不禁點一點頭說：

「這不錯！這不錯！……睏覺吧，燭快要燃完了，明天借要趕路哩！」

穿洋汗衣的翻過身去，譏笑地說：

「哼，這不錯！……你去同日本鬼子打嘛，上去一連人，一下子就光了！」

穿補袍軍衣的吐一下舌頭，老張禁不住抖了一下。老李揮揮着臉子說：

「管他娘的，人該得怎樣死，就怎樣死算了！」

到半夜的時候，老張把老李輕輕推醒，小聲地說：

「我睡不著，我心裏亂得很！我明天，我要回去。」

老李尖起耳朵，聽一聽身邊睡的兩個快子，都在打鼾聲，然後才向老張說：

「你把錢給他們，你拿什麼還賬呢？」

老張深深嘆一口氣。老李就勸他：

「算了吧，村子上借不是要抽着你！」

老張想了一會說：

「他們不是說，獨子可以免抽麼？我們兩個又都是獨子！」

老李搖一搖頭說：

「那信不得的，唐村長他們什麼做不出來！喊聲他要抽你，你有什麼法子不服他！就好比今天的的事情，上頭不是出過告示麼？他借不是抓你走就走。」

老張難過地閉着了眼睛。

第二天早上點名的時候，叫到宋生富，矮漢子黃班長就板起面孔，對老張說：

「你應着，說聲有！以後凡是叫到宋生富這個名字，你就應着。不要憨不憨，癡不癡的，傻瓜一樣地站起。」

叫到朱流泗的時候，又對老李吩咐一番。

下午的時候，已經走到一個狹長的平原裏了。青綠的田野，又重新現在他們的面前。路是沿着一條河的，河旁邊，就常有唧唧呀呀的水車出現。夫婦一樣的男女，坐在車上踏着，將河水灌進秧田去。遠點地方，偕有人在搬着石灰。老張一路挑着担子走，又是羨慕，又是嘆氣，要不要自言自語地說：

「這個地方的田地，真是肥囉！」

到晚間，到一個城市息宿。早上又起來點名，點宋生富的時候，老張忘記了，連喊了兩聲，他也沒有答允。矮漢子就過來打他一記耳光，然後罵道：

「死蠢豬，你的耳朵搗蚊子去了！叫你聽宋生富，你都不記得。飯桶，你只配吃飯！」
接着又打了一記耳光罵：

「你記不記得？你姓宋，你叫宋生富！」

老張摸着 he 熱辣辣的臉子，惶恐極了，不知怎樣才好，看見矮漢子的巴掌又要打下來，才勉強畏縮地回答：

「記……記……記得！」

等下叫到朱流泗的時候，老李答應了，但却答應得很小聲，而且很含糊。點名的就立刻鼓起眼睛瞧着他，沉着氣問：

「怎麼這樣答允？你不願意麼？」

老李竭力忍着惱怒，聲音回答：

「長官，不是我不願意！你叫我當兵，我就當兵！你叫我打日本，我就打日本！我不敢說半個不字。只是我姓李，我父母祖宗老子都姓李，我叫李長發，我不能跟他姓朱的一塊姓，就是我媽在，我媽嫁給姓朱的，我都不能跟他姓，借要叫什麼豬牛屎！」

老李越說越禁不住氣忿起來。點名的長官，大大冒了火：

「揍他！這混蛋東西！第一次就不服從，借講什麼當兵打日本……簡直是造反！」

矮漢子黃班長走了過去，就對老李猛踢一足，一面氣勢虎虎地罵：

「揍死你這個土匪！」

另外借有一個班長也跑來拿拳頭幫着打。

老李挨了打後，便回到他們四個挑行李住的屋子。穿補疤軍衣的，憐憫地看着他，一面嘆息

地說：

「你怎麼不想一想，你去雞蛋碰石頭！」

老李恨聲切齒地說：

「難道不讓我講一講道理麼？」

穿洋汗衣的伙子，佯裝模倣地說：

「當兵借講什麼道理？服從第一！要是你也講道理，我也講道理，一天到晚婆婆媽媽的，皆能帶屁的兵！」

半晌，老李才忿忿地說：

「早曉得這樣子，我不如出點錢好！」

老張巴不得他說這句話，立刻解下他腰間的通帶，取出鈔票來，一面眼淚含含，感動地說：

「是的！早就該出一筆錢了！」

跟着就把錢遞給穿洋汗衣的。穿洋汗衣的立即拉下兩邊嘴角，現出輕蔑的樣子，冷冷地說：

「蠢死囉，在山裏不聽勸，現在城裏頭，借來個球哪！」

隨即把手一揮，走了出去。穿補疤軍衣的，就帶着惋惜的樣子說：

「咳，是的，可惜太遲了！」

老李低下頭，咬着嘴唇，一聲也不響。

老張把鈔票塞進通帶去，一面現出要哭的神情，深深嘆氣起來。

一九四〇年七月

山村

這是瀘水上游，距九巖山不遠的一個山村，因為地位處在嶺頭，冬天春天，有好些時候，全為雲霧封鎖，整天看不見太陽；而一到夏秋兩季，週圍長着樅樹的石硯，以及遠處巍巍的峯山，便都清朗地現了出來，氣候極其涼爽，鄉村夏天時候應有的蚊子，是異常稀少的。

村子上沒有什麼稻田，連種雜糧的山地也不見多。到處皆是嶙峋的石山，就是稍平的路上地，也有石頭，像牛像狗似地躺着。人家住戶，只少數地主，在遠處，領有田地，坐食租穀，好些人都是要到外地去謀生活，開闢自己的新天地。有的挑着担子，越過萌渚嶺，到廣東連州去挑鹽；有的背着包袱，越過都龐嶺，到廣西鍾山去挖鑛；有的則順着瀘水湘水，坐船下去，在衡陽長沙政府機關內供職，或者學校內教書。其中有一個年青人，還更走得遠一點，在粵漢鐵路的株韶段尚未修成以前，便用足走通珠江流域，到廣州去當一名憲兵。當我到這山村去作客的時候，他已閒在家裏很久，作着規矩的丈夫和父親了。

他叫陳石林，身裁既不高大，臉瘦削，又很青白。一個兵士應有的強壯體格，在他身上絲毫

也找不出影子來，只是大都市上得來的教養，狡猾與靈活，却完完全全保存着的。他回到山村裏面，雖依舊恢復了貧農的地位，但莊家漢的耐苦精神却永遠失去了。因此，終天拿砍柴，種地，尋豬草的勞力，去對付眼前一連串的艱難日子，當然是異常不愉快的。

我同他弄熟識一點，他便問我軍隊上有沒有朋友，要我替他稿一點職務，順便還告訴了他過去的履歷。除了開首在廣州當憲兵捧令字旗巡街而外，又曾在本省地方，進過了保安隊，做過警察，以及鐵路上的監工。聽起過去頂使他感到難過的，就是在廣州，繳城裏駐軍的械。別人幹進去的時候，暗裏拿了刺刀割皮箱敲錢櫃子，他却老老實實去拖槍枝，一個人，就背他七八桿。好些同事弟兄由此發了財，戴起手錶戒指之類，悄悄溜了。他不但得不着一點獎賞，反而此後爲一點小事失了職，終於弄得空起雙手，轉回家鄉。講完，他還啞聲嘆氣地說：

「如今村子上的人，不論那一個，提起這件事，沒有不笑我蠢的。說老實話，我也覺得，我那時候實在太不聰明，要不然的話，我今天那會還是這樣子。」

這事在他精神上的打擊，算是相當大的，同時也使我明白，爲什麼他會失去了軍人的強健體格，以及臉色現着病態的眞確根源了。

住在這山村裏的友人聽見陳石林要我介紹事情的話，便笑着說：

「他這人麼，最沒常性的，不管你什麼好事情，他都搞不到三兩個月，便丟開了。你替他介紹什麼，結局無非使你惹氣。」

我略帶驚訝地反問：

「啊，會這樣沒常性麼？」

「沒常性，還不要緊，頂糟的，他總疑心自己吃了虧，人家佔了他的便宜，所以什麼事都幹得不長久。……這一點脾氣，最不好！……」說到這裏，朋友笑起來了，並拿手輕輕碰一下我的手腕。

「嗨，你還不知道他討親朋的笑話呢，讓我告訴你吧。我們這邊結婚的風俗，是和外邊有些不同的。不但新娘要給男家的客人鬧房，新郎第一次到女家去時，也還要給女家大鬧玩笑哩。像吃飯，那才受罪囉，準備給新郎吃的鷄腿，總是用絲線密密縫過的，叫你咬不動，扯不開，好讓大家看見了，哄笑起來。而且更難堪的，還有女人躲在隔壁屋裏，把你的樣子，你的舉動，編成可笑的歌，大聲唱來嘲笑你。新郎老辣一點的，便裝做聾子；嫩一點的，就會連耳朵根子，都要羞紅。我們的陳石林，他做新郎，可不同了。你曉得他是什麼事情，都不肯讓人家沾便宜的。他聽見隔屋女人在譏諷他愛吃酒，大聲地這樣唱：

「新姑丈，頸項長，吃起酒來像吃糖。」

「你猜他怎麼樣呢？哈，他竟自大發脾氣了。把酒杯一放，向裏面喊道：

『混賬東西，要說就出來當面說，不要躲躲藏藏的！』

「這就使得主人和客人，都嚇得一大跳。」

我的朋友等我笑了，就又說道：

「笑話還有哩，我們這邊結婚的風俗，說起來真是奇怪！新郎臨走的時候，女家的客人，都要趕着新郎的背後，亂潑他一頓水，而且不用清水，還要使很髒很襁褓的。爲什麼要這樣呢？連我自己家都不明白，只聽老輩人說，新郎淋了一身污水回去，年年就能養好幾個又肥又大的豬。因此，每個做新郎的，都只好苦着臉子，默而受之，再不然，便是一出女家門，就拉開大步逃跑。我們的陳石林，他這傢伙，一見有人來潑水，他就捏緊拳頭去趕，恰好一個女人跑慢了，他就立刻抓着女人的衣領，一瓢水給她從後頸窩灌下去，一面他還氣洶洶的叫道：

「『娘賣的，看你佔我的便宜嘛。』」

「你說這個人糟不糟糕？從此，大家親戚朋友都曉得他『脾氣了，什麼事都不敢找他。你不信，你就試試吧，你託他上鬮子買東西，你看他會不會佔你一點便宜？』」

我沒有去試驗他，我只作爲一件趣事，笑笑就算了。但山村裏徵兵的時候，却給我一個觀察他的機會。

村子上徵兵，是把壯丁集合在一塊，當衆挾紙團子的。聽說以前兩次，陳石林都挾着暫時緩役，沒有馬上抽去當兵，但在第二次要驗紙團的時候，陳石林就很是煩燥起來，並走來對我悄悄說道：

「要是叫我抽着了，我是寧吵鬧的！」

我驚異地問道：

「爲什麼呢？」

他更加挨近我的身子，小聲地說：

「請你不要告訴別人，這拾紙團子，很有講究哪。上兩次你還沒有來，你不知道，盡是那些黑肚皮挾着的。我自己倖好是認識字，不然的話，也就吃他們的虧了。」

我沒有參加什麼意見，只是聽見末尾的話，不禁想笑起來。

這回他又暫時留着了，而要給他吵鬧出來的秘密便終於隱藏着了。可是到第四次徵兵的時候，陳石林便更加不安起來，他憂愁地對我說：

「完了，這一次，一定會挾着的！」

我笑着打趣他說：

「你不是可以吵鬧嗎？」

他失望地搖着頭說：

「這回不行了！他們曉得我看出了他們的毛病，早已改變了法子。」

我好奇地問道：

「他們改了什麼法子呢？」

他憤憤地說：

「什麼法子？娘賣的，就是大兒子弄去當保長，二兒子弄去當甲長，三兒子弄去鄉公所當助理員。另外的呢，就把兒子送到長沙衡陽去找事。你說，他們聰明不聰明？」

我便乘機勸告他，對他說一番應該愛國的話，尾後還逼着問他道：

「我真奇怪！你既然要我介紹你到軍隊上做事，爲什麼人家要抽去，你又不肯幹了呢？」

他連忙搖着手說：

「這你不明白哪！我不是充能幹，我是軍隊上稿子很久的。抽去當弟兄。第一就是餉不夠養

家！這且不說，當了兵，管他娘什麼家的！頂使我不高興的一點，便是做長官的太拿人不當人了，動不動就喚娘罵老子地亂打。……你看我這塊疤，就是他娘馬靴踢的哪。」

他一面說，一面便把褲子拉起來，要我看他足幹上的傷痕。

我便安慰他說，打罵弟兄，原是先前的壞習氣，現在神聖的民族解放戰爭裏面，業已全然廢除了。事實到底是不是如此，我還不大知道，不過爲了使他勇於應徵，就不能不這麼說着，而且儼然做出非常明瞭的神情。

可是，他立刻冷笑了，並且揮一下手說：

「你不要騙我！我這幾年雖說沒有換槍桿，朋友吃糧的可還很多……上個月我還碰見一個，他是剛開小差回來的。……我現在要再去吃糧的話，首先我是不能吃那些虧的！起碼要有個班長做，借算好一點！我所以要請你介紹，就是一去不要當弟兄。」

隔不幾天，忽然聽見人講：說是陳石林已經到長沙找事去了，我立刻吃了一驚，隨即想想，這也沒有什麼可怪的地方，因爲地主們的聰明，他當然會去學樣的。

但不到三兩月後，有一天，陳石林突然回來了。我碰見就問他說：

「你不是到長沙去找事麼？沒有找着嗎？」

他禁不住發火發氣地說：

「找到找着了！娘賣麻×，那都是人幹的麼？」

我懂得如果再問下去，他會說他自己太吃虧，人家太佔便宜的話來，便不再問他的底細了。

只問他：

「那末你現在是決心回來應徵嗎？」

他得意似的說：

「你還不知道嗎？如今我們做長子的，可以免役了呀！」

長子可以免役的消息，我從報上早就看見，但我却不知道陳石林原是長子。於是我就勸他道：

「那末，你就好好種田吧！你要明白，在後方努力生產，也和前方作戰一樣地重要哩。」

他搖着頭說：

「種田！哪來田種呢？我們這個鬼地方！……這種摸泥巴的事情，我也討厭透了！今天我就打算到縣裏去，聽說那裏在成立自衛團，先前保安隊上的弟兄都在，我想去弄個位子。」

我立即加以贊美，並慫恿他快些去。

第二天下午，他滿頭大汗走了回來，我問他事情怎麼樣了！他揩一下汗，笑着說道：

「事情還沒一定。只是他們還念舊，叫我挑去被鋪再說。」

我也很替他歡喜，便向他說幾句祝賀的話。

晚飯後，天空浮着極好的月色，我獨自在村中曬穀坪上散步。不久陳石林也走來了，我便問他在城內聽了些什麼戰事新聞。他一壁回答，一壁把足移動着，時而拉開，時而併在一塊，間或又做着向左向右的姿勢來。有些時候連我問的話，也忘記回答了。我就拉一把說：「喂，你在做什麼？」

他忸怩地笑着說：

「我差不多要忘記完了，霉在家裏，真是誤事情。」

他和我朋友住居的地方，只隔着一堵短牆。半夜後，我忽給一道低小的歌聲吵醒了，仔細聽去，原是先前的一種舊式軍歌，正從隔壁天井裏飄了過來。歌聲過後接着就來幾聲不大高的喊操的口號，煞尾又是一陣低沉的莊重的訓話：

「眼睛平視，胸部前挺，小腹後收，足桿站直……」

這時我才聽出了是陳石林的聲音，因為給他吵來睡不着，便爬起來推開窗子望望中夜的明

月，一面招呼他，笑着打趣道：

「喂，熱心的軍官，這麼早就起來教操了？」

他吃驚地叫道：

「呀，你醒了麼？對不起得很！……我睡不着哩。」

天不見亮，他就挑着行李走了。但到第二天上午他又走了回來，看見我的時候，不待我問，他就忿忿地告訴我說：

「媽的，這回又上了當了！冤枉我來回挑了這麼幾十里！……那些狗人的東西。……他們只補我一名弟兄，事情却要我代理一個月班長。」

我便說他道：

「你代理幾天也好吶，總比蹲在家裏……」

他揮一下手，搶着說道：

「我才不吃那樣的虧咧！你把那些泥腿子苦苦教好，這下子他來了……哼，我還沒有蠢到這步田地！……現在務必求你幫一幫忙，請你向軍隊方面的朋友，替我找一個位子。諸事拜託拜託，信上請這樣寫，餉不管多少，只要婆娘細人有飯吃，職務不管大小，只要不象弟兄一樣，挨

長官的打罵。」

等不幾天，山村裏面要舉個副保隊長（隊長由保長兼）到縣裏去受訓，將來回村好幫助保長，訓練村中免役的壯丁，如長子獨子之類。資格限定高小畢業能够筆記教員口講的話，同時還要有點軍事知識，依我看來，山村裏面當然是陳石林爲最合格了，便託我的朋友去向一些地主紳士說情，好了我替他找事的心願，不料他們都不同意，反而叫一個認字不多的泥足桿去充數，他們不要他的理由是這樣：

「他脾氣太醜了，自己怕吃一點虧，總想佔別個的便宜。要這樣的人來辦公事，是斷斷辦不好的。」

把這話傳給我的朋友，再補充一下他的意見：

「老實說，就是我自己也不贊成的。因爲替大家服務，總要抱有犧牲的精神，即使不多，一點兒也好。他麼，半點都沒有哪。」

我因爲很想陳石林去做這件事情，便竭力反駁他說：

「我請問，假使一個人抱有犧牲精神，可是做起事來，却沒能力，這於大家有什麼用處呢？我相信陳石林當副保隊長，無論那方面能力都足够的。只要大家監督他，絕不至一無結果！你們

又何苦聽一個不够格的人去充數，有誤村子上的壯丁呢？」

我的朋友沉默一會說：

「也許你的意見不錯。不過我們這裏的紳士都不相信他，這就萬難講話了。」

我冷冷地逼問道：

「難道他們會以爲這個人永遠不會好起來麼？」

我的朋友揚一下眉毛，回答道：

「豈止這樣！你去聽嘛，他們還背後口口聲聲罵他哩。嗨，他麼，一輩子改不好的，這天生

成的古怪東西！」

我略有點憤慨地說：

「說是天生成的，這就不公平了！你們大家不是知道嗎？他在廣州繳人家槍的時候，不是很

盡職的麼？」

朋友馬上啞然了。原來他先前說起繳械這件故事時，也還是笑陳石林大愚蠢的一位呢。

一九三九年四月廿七日桂林

荒地

唉唉，那也是住家人的房子麼？兩邊茅草的屋簷，簡直挨到地面上了。許是村裏人搭來看守糧食的棚子吧？等到花生黃豆收了的時候，便拿起蓑衣被蓋走回家去，不值錢的棚子，就由牠空起，讓牠長進野藤和蔓草。不，不，那的確是住着人家的。天氣晴爽，你可以看見一羣鷄，飛飛跳跳，跑了出來，在陽光中晃動牠們美麗的羽毛。或者可以看見兩條小豬，在屋旁水塘邊滾着爛泥，聽見屋裏有什麼聲響，便渾身抖着泥水，奔跑進去。你要是肯到茅棚那邊走走，準有條把精瘦的黃狗，悄悄跑來咬你的足後跟。

第二年你再走這裏的時候，如果你借記得的話，你就會詫異起來，呵，這個茅蓬子哪裏去了，就連那些開墾過的熟地，曾經給人開過花結過實的，也已全然長了巴地草、茅根草、狗尾草、跟一些喊不出名字的雜草了。幾乎會使你疑心，這個山間的荒地，彷彿從來沒有住過人，也沒有來過人似的。

他們那裏去了？遭了什麼不幸了？

如果你再走一個山谷，地方也許比這裏倍要荒涼，茅草也許比這裏長得更多，但是一個新的茅蔴子，却又看得見了，仍然是兩邊的屋簷拖到地上，人在屋山頭開門進出。棚子外也許又多點什麼：高高地站着向日葵，再不然就是搭點豇豆架子。四周的土地，也儘可能地拔去草，翻過土了，長着一些綠油油的東西。假如你去年瞥見過那個又瘦又黑的女主人，如今你走過去看吧，在水塘邊把衣裳捶得水花四射的，那她的確是她！

她們也是靠土地生活的人家，只是留給她們的土地，已沒有肥沃的了，完全是些荒涼的、貧瘠的。第一年種過，必須讓牠休息，不然第二年再種就很少有收成的希望。因此，耕種荒地的人，就得年年搬家。這些貧瘠荒涼的地方，仍然是有差主兒的，你付不出地租的時候，你試試看！

你要是不嫌茅棚髒，你就去問問那個女主人吧。她就會告訴你一些，去年她們付不起三十元以及前年二十元的地租，是受過怎樣的磨難。不，她不會告訴你的。你得先去跟她買點什麼東西。她家裏是沒有什麼儲藏，只要她地裏出有什麼，有豇豆，你就向她買點豇豆，有花生，你叫她秤點花生，由這樣起，才慢慢問她去年的收成。於是她就會向你說話了。她是愛講話的，正跟一般多嘴的鄉下女人一樣。

她會說去年雨水落少了，花生乾在地裏，烟葉子也起了許多蟲。有兩隻豬，餓得大大的，借沒到八月中秋，就害了瘟了。鷄也死得不剩一隻。今年修房子又糠糠長了價。

聽她這麼說的時候，你不由得不看看她這個不衛生的，牲畜容易害病的地方。茅蓬裏是亂糟糟的。當中一個泥灶，兩口鍋，一口是煮來人吃的，一口是煮來豬吃的。這個灶，大約對於蓬戶是很重要的吧，不然牠不會處在全屋子當中最顯著的地方。其餘四個屋角是這樣分配的：一隻屋角安放竹床，一隻屋角養着小猪，一隻屋角堆着柴草，一隻屋角放着農具。另外就沒什麼空處了，吃飯的時候，多半是拖個腳盆到外面去，翻上底子當作桌面擺碗筷。你自然要想，在這樣窄逼這樣不乾淨的地方，牲畜那會不害瘟呢？然而，更令人奇怪的，僧是人爲什麼不害病呢？其實，頂小的一個孩子渾身精瘦的，肋巴骨都現了出來，肚皮却漲來像懷孕的女人一般。這你能說他是健康的麼？另外一個十二三歲的女子，正戴着笠帽，在花生地裏扯草的，你去看看吧，她頸項上還露出昨天扯過痧的三條的紅印跡呢。就拿站在你向前的女主人來說吧，雖是那種結實硬朗的樣子，平生很少見，可是你仔細看看她的額上，爲什麼會有酒杯那們大，那們圓的印子？原來鄉下人頭疼的時候，就是用小竹筒，裏面燃着一片紙，趁火未熄完，便按在額上去吸收濕氣的。她們懂得不少的外科手術！終年到頭，用不着去麻煩醫生。

你也許覺得這家人，處在一片荒地上，應該有一個太陽把身體曬成臘肉皮子一樣的男人，在地上擲着鋤頭，或者手一甩一甩地挑着水桶，吃力地走上高坡去吧。真是的，一個女人，一個小女子，一個奶仔，未免太荒涼了，要是夜間偕有野狗豺狼下山來呢！

「老板娘，你老板呢？」

老板娘會紅一紅臉。隨即做出不在意的樣子回答你：

「出遠門去了！」

你要是愛說話，偕問她出外做什麼生意。她便會臉掉在一邊，繼續去摘豇豆（如果你在買她的豇豆的話），一面埋怨地說：

「誰知道，在外邊！」

「沒信來麼？」

「沒。」

「你沒去信麼？」

她看一下你，有點不高興你這麼多話，然後帶着埋怨哪一個的神情說：

「什麼都塞進肚子去，哪惜有空錢帶信。」

這樣就鑽到那邊豆角架子底下去了，一面看着豆角抱怨地說：

「鬼東西起齋這麼多的蟲呀！」

顯然她很想把這些不愉的對話停止了。她總是這樣的，一談到這些話，就要避開去。

老板是一個陰沉的漢子，終天不大講話，家中糧食不夠，老板娘抱怨他不會養家養口的時候，他就用難看的臉色來回答的。老實說，這怎能抱怨他呢？他成天在地裏忙，就是挨晚邊吃飯的時候，瞥不見他落屋的影子，彷彿兩腳生根在地裏似的，不肯回來。他不是在那邊摸黑鏟草呢，就是在塘邊上舀水澆菜。碰着大月亮的晚上，他總是半夜就爬起來，悄悄地不讓哪個知道。一定害得老板娘第二天早上，一面擦着眼屎，一面吃驚地喊：

「狗兒的爸呀，你是牛嗎你也要息息嘛，安心放倒你，把扒子丟跟我麼？」

老板沒有回答，只是把鋤頭高高地舉了起來，比先前更深地更深地挖下土去。

他是爲什麼出遠門呢？難道是這個又黑又瘦的女人，聽得心慌，罵得難受？或者是山那邊村子裏，一個跟人開汽車的龍二兒子，發筆橫財回來，惹得他兩眼發紅？全不是的！繞過坡去，成天在涼亭賣花生糕餅的爛眼睛老頭子，就知道一些底細。他是周圍三二十里內，不論哪個村子，走掉了水牯牛，哪家媳婦同公婆吵了嘴，賭氣進城去幫人，他都聽得一清二楚，就好像他站在旁

邊看過聽過。你向他提到長嶺脚住棚子的岑老板。他就會笑罵着說：

「這個誰子那扎他不出聲音的傢伙，你問他做什麼？好手緊的東西，上城進墟打這裏走過多少回，從沒一次肯花一文。」

接着就要譏諷幾句。

「手緊也沒有緊出個名堂，你能攪個一千八百，也沒說了。去年惜不是逼得來跳河？」

你一定會這樣插嘴，說這個陰沉的男子，必是逃債逃到天邊地邊去了。不然的話，那女人一提起這事，就爲什麼要紅臉呢？

不，這你猜錯了。爛眼睛老頭子會從頭告訴你，他講什麼老是喜歡朝遠處落脈的。在涼亭上，他有的是空閒，你肯同他談天，他能想許多話來叫你多坐，三四年前的老話，都會連根地根翻了出來。

「去年子天開始冷的時候，雁鴛一羣一羣地打頭上飛過。」他就這麼說了起來，「好多人都不大息涼了，要買東西的，就立刻買，不買的也就忽忽忙忙走了。不像夏天，一息下來，就是一袋烟功夫。有一天岑家窩窩上城回來，——嚇，你怕怕不曉得他這個響噹噹的名子吧，他就是個窩窩，叫得滿對的，什麼東西，一丟進去，就再也滾不出來。他從來不在我這裏息腳的，至多，只

在火堆上點燃烟就走了。這回上城回來，點燃烟就在我對面那塊石頭坐着。我想，我老人家今天的運氣來了，這樣坐下去，窩窩裏面總會滾一點東西出來啦。哪知白等了，老鴉等狗死，狗才不死！真是鍋一樣，一放進去，點水都漏不出來。他不買東西，也不講話，只是愁眉苦臉地吸烟，這樣的人你同他一道坐着，真是難受。後來我想，這傢伙怕病了吧？我就招呼他一聲，他只有心無心答你的話。我不愛理他的了，你病死了等於死條狗，我管你做什麼？可是等不到半袋烟功夫，我儘是向他講話了，我這個老頭子就是這樣的，嘴巴子閒不來，一有人在這裏，總想同他講話的。他吸完烟，生氣地拍掉烟鍋巴，帶着惱怒哪一個的神情忽然自言自語地說：『真是要逼人跳河了！』我就說，『有什麼事呀，那樣氣做什麼？』他不理睬我，古裏怪氣的，插好烟袋就走了。我推想，總又是受老婆的氣了，才悶到外邊來出出氣。他這個人是個沒嘴葫蘆，不同人吵架，也不會吵架，老婆把他吵兇的時候，他就只有在桌上，攢攢拳頭。真是蠢得很，你攢攢拳頭，有什麼用呀！女人這東西，你不把拳頭挨着她的肉，怎麼行呢？偏生那個女人一張臭嘴，成天刷馬桶的一樣，叫你臭得不好過。我想，這也好得很，真是老天配得好，你不喜歡講話麼，就得叫一隻麻雀成天在你耳邊叫，除非你耳朵裏塞上棉花，你就不會聽她的。人生嘴巴來做什麼的呀，除了一天兩頓飯，借得用來講話……』

他就這末樣愛說話的，不要緊的話，越拖越長。你忍不住了，就得插進嘴去，打斷他的話，問他岑家窩到底是爲了什麼出走的。

「這個嗎？」爛眼睛老頭子真是够綿纏，這樣開頭之後，借要把袖頭拉來擦一擦眼睛周圍，擦舒服了，才會接着講下去。「隔不幾天，就有奇聞出來了。說是長嶺腳的岑家窩窩，當兵打日本去了。」

你不會詫異嗎？當兵打日本，是一件光榮的事情，爲什麼男子感到痛苦，女人講起來紅臉，提都不願意提呢？

這你猜不出來的！借是讓爛眼睛老頭講下去吧。

「人家當兵是點着名字抽去的，他又窮又是個獨子，誰也沒有抽他，他自己碰起去了。這才真是——萬般都是命，半點不由人哩。我有一個娃兒，生下地來，算命先生就算他……」

這你又得截斷他的話，叫他言歸正傳，不然的話，他就全講他那麼鬼娃兒的故事去了。

「是的，是的，我一批就扯遠了。」老頭子哈哈地笑着說：「這原是邢太爺跟岑家窩窩想的好主意，頂他二少爺的名子去當兵，兩年欠的地租不要，——前回說要跳河，就是爲了這筆款子——借要倒貼他五十塊錢，這倒跟他想出一條好路子。聽嶺背邢家村的人說，窩窩去的時候，到

是歡歡喜喜的，偕領孩子老婆去道謝。邢太爺當面囑咐他的老婆，說是岑大哥嘴巴子穩，我相信得過。就是你這位嫂子，嘴巴是張漏水的瓢，記住，要是你說了實話，我就叫人拆了你的房子，永遠不准在我地上種糧食，我寧願牠年年荒起，茅草長丈把深，藏起老虎都不租跟你！赫赫，這一個臭嘴女人，就得拿這些重話去嚇她，不然，她就會逢人說了起來，滿得意地，說她有個當家人在打鬼子了。她有次趕墟打這裏過，我就向她透透口氣，她就向我說出真心話來了，她說，哼，要是上頭聽得就好了，也派個把兩個糧子，跟她挖挖地，幫她幾天忙，也不枉自狗兒他爹，替上頭打仗一場。我說，你好聰明的人呀，你怕傷兵老爺惜沒有來成，邢太爺就把你趕得天遠地遠的了。你惜是趕快抓把牛屎，塞着你那嘴巴的好，俗話說過，不聽老人言，必定受飢寒，你沒人手，你怎好搬到老遠去？這橫橫豎豎幾十里，哪一塊荒地不是他邢太爺的？算了罷，你無非多苦一點，這年辰，你我怎麼能同那些有錢人比！譬如我這個生意，就在一天一天地倒霉起來。人家跟細人仔，當買兩個錢的，就買一個錢，當買一個錢的，就不買了。只有邢太爺他們才捨得花錢。糖食水菓總是大包大包地買回去，可是他娘的，他才不照顧你，他說你的東西不衛生，他到城裏去買。不衛生！就說我的糖果，玻璃蓋子有點爛，難道花生包着，也不衛生麼？你講衛生，我肯信你屎漲了，你連毛房都不進！……真要那樣，才算得上講衛生哩。其實呢，那邢家前一代

人，我惜不曉得？那家狗狗沒有檢銀子的時候，他那老大那老二，那一個不一天到晚地換牛屎，如今就要講衛生了！看你講衛生講好久嘛，皇帝的江山，都有不能保的時候，你眼屎大田囉地囉！」

算了吧，爛眼睛老頭子的話，越講越長，你會一天都聽不完的。我們只要知道岑家窩窩是怎樣去當兵的就行了。

外 套

秀琳從火車上下來，月台上有兩個女人打着身邊圍過，一個穿黑毛大衣，一個穿黃呢外套，都是嶄新而且漂亮的，禁不住吸着自己的眼睛。一個姓黃的同學，小聲羨慕地說：

「這在桂林，怕要值百多元一件哩！」

她沒說什麼，只看一看自己的舊布外套。她們這一行人，剛從鄉下宣傳回來，大衣的下邊，就正粘有不少的泥漿點子。因為這幾天，她們在髒污的墟場上宿過夜，落雨的村道上走過路的。

在學校門房傳達處，拿着一張條子，是大弟弟秀良留下的，說爸爸從上海來了。她喜歡得想跳起來，碰巧又是禮拜天，便趕忙回家去。爸爸一年多沒見面了，而且偕跟她帶有自來水鋼筆，樹膠底跑鞋——這是爸爸動身時，寄來的航空信上講的。這兩件東西，她都是非常需要，譬如這下次下鄉宣傳，每天早上準備演講的大綱節目，以及晚上記下當天的工作情形，就要等別人寫好了才借來用，實在很不方便。至於雨天穿布鞋走路，這個苦楚，唉唉，真是嚐够了！

她家在岩洞邊上。兩三間木造瓦蓋的房子，是她爸爸一年前親自監工修造的。每個禮拜日，

她都回去看母親，和弟弟妹妹玩耍。或是把爸爸從上海寄來的信，讀給媽媽聽，或是照媽媽囑咐的話，寫信給爸爸。她每次想起上海，她都有些討厭，她從報上看見敵人漢奸，就在那裏活動，學校的校長，也暗中接受敵人的津貼，她真是把上海恨得牙癢癢的。

要到家的時候，驀地一個小石子，打在她的額上。她痛得叫了起來，連喊：

「哪個打石子？」

只見屋側籬邊，二弟弟秀連，驚慌地跑出來，又立刻笑着跑開了。原來他正拿彈弓打鳥子玩。這是他頂高興的玩藝兒。在小學校讀書的時候，他都把這小樹叉和橡皮條子做的東西，藏在書包裏面。秀琳就咒了一聲：

「死鬼仔子！」

一面揉着額頭角，悻悻地走了進去。在城外一個私立中學讀書的大弟弟秀良，舌頭露在嘴唇邊上，左手正拿新自來水鋼筆，左手按一張白紙片，對着當天送來的報紙，興興頭頭地抄着玩。秀琳一聽說：爸爸出去看近處熟識的朋友去了。就矇一下大弟弟子，趕緊問：

「我的自來水筆呢？」

大弟弟就連忙回答：

「放在抽掉裏面的，我跟你拿來！」

一面放下筆，一面就進屋去。秀琳禁不住去拿起大弟弟的自來水筆，一壁摸，一壁歡喜地說：

「該沒有掉換我的嘛！」

大弟弟拿出筆來，不服氣地說：

「誰掉換的？爸都燙過名字了。」

她仔細瞧，果然兩枝筆上，都燙有名字，不禁喜歡地說：

「爸真想得週到！」

媽拿件新大衣出來，接嘴說：

「你爸慫不想得週到，哪個才想得週到？來試試看。」

「呀，爸跟我買的麼？」

秀琳臉都喜得發紅起來。小妹妹走來拖着她，翹起足給她看，連說：

「鞋——新，鞋——新。」

她連鞋子都沒看清楚，就連忙說：

「很好！很好！」

一面穿好大衣，插上自來水筆，就跑進屋去照鏡子，——哈，太漂亮了，同時月台上兩個着大衣女人的影子，也在腦子裏一幌。但馬上又斂着幸福的笑容，罵了一聲：

「死鬼仔子！」

因為額上有小塊地方，已經有點紅腫起來了。母親又走來替她弄一弄領口。她就忍不住問：

「憎帶有什麼衣料子沒有？爸這次回來。」

媽說：「就要去上海，他憎買什麼？」

秀琳着了一驚：

「我們都去嗎？」

小妹妹在外頭，跌倒哭了。媽急忙走出去招呼，一面說：

「自然都去囉！」

這時爸回來了，聽見在叫小妹妹：

「莫哭！莫哭！」

她便飛快地跑出去迎接。爸跟先前一樣，並不見得怎樣老，只是臉子瘦些黑些。爸看見站在

面前的兒兒女女，樣子感到滿足而且和藹。小妹妹靠着爸，臉貼在爸的腿上，就彷彿爸該是她個人的一樣。爸望着大女兒連聲說：

「長高些了——到很合身！」

接着又問：

「怎麼額上腫了一小塊？」

母親向靠在門楞上的老二，責備地說：

「看嘛，你玩不夠的！這下子好，我交跟你爸管。」

秀連忸怩地低着頭，拿鞋底板用力擦着泥土，一面吸一吸自己的清鼻涕。

隨後爸又問到秀琳，這一年來在中學的英文，究竟學到怎樣程度，順手就將香港買來沿路看的英文報紙，遞跟秀琳，問她是不是能夠看。秀琳翻開新聞那一欄，一開始就有些生字礙眼睛，看着看着，不免臉紅起來，便辯護自己似的說：

「就是學校功課太多了，溫習不完，每天借要寫日記，常常又要開班會，又要準備演戲讀劇本，又借要下鄉宣傳。簡直沒有時間專門弄英文。」

爸皺一皺眉，沉默了一會，隨即向媽那面說：

「你看嘛，就拿她們的學校說來，也以去上海爲妙！」

「就是孩子太小了，又要走這麼遠的路，不然的話，我是不論走哪裏，都沒關係。」

父親經商，專門替卜內門洋行賣東西的，因爲精通英文，得跟洋人一塊做生意，便自行興家立業起來。一向住在九江，敵軍到後，逃到長沙，輾轉來到桂林。由於那時妻子懷了孕，便將家小暫爲安頓之後，自己隻身去上海，重行着手生意。現在嬰孩出世已幾個月了，便特別前來，迎接家眷。

秀琳在桂林讀書，快到一年，平常很是用功，對於救亡工作，也特別有勁，演戲的時候，扮演一個女腳色，做工和說白，都極其動人。而且跟同班幾個女同學，非常要好，自修遊戲，常常在一道，至於下鄉宣傳，排演戲劇，則更是不能分開。現在聽說父親要她們一家人一道去上海，心裏很是難過起來。她扭着自己的手巾說：

「前幾天，我看見報上說，上海米很貴，賣到五十多元，這是真的麼？」

爸爸沒有回答，媽就接着說：

「呵，這貴，我們借走去做什麼呢？喝西北風麼？我們在這裏吃湖南糙米，一個月一石，才十一二元哪。」

跟着又向爸那面攻擊似的說：

「借有，這裏房子，壞是壞，自己修的，不出房錢。你去上海，我們一大家人，一個月不用你六七十元房租，借是好事。我告訴你，我上海是不想去的。」

秀琳聽見媽這麼說，心裏大爲寬舒些了。顯然爸和媽對於去上海的問題，是有過一些爭執的。爸皺一皺眉說：

「你不走！打到這裏來了，你有什麼辦法！這一大窩兒女！」

媽嘆一口氣：

「是到是！日本鬼子來了，借有什麼法子！」

秀琳見媽不怎樣堅持了，好生着急起來，便向爸分辯地說：

「我們學校裏馮老師講，這次敵人打下南寧，他是再沒力量前進了。第一是他的兵，不够分配。第二是廣西的民衆多受過軍事訓練，他也怕深入。再則呢，他打南寧，主要目的，是要切斷我們同安南的國際路線，現在他的目的達到了，他借再進什麼呢？我們馮老師講，桂林是絕對安全的！」

秀琳下鄉宣傳的時候，就曾經把這樣的話放在演講中說過許多次，講得很流利的了。因此，

爸對她的反駁，雖不怎樣首肯，但却喜歡她說話清晰而有條理，便只微笑地說：

「這很難說了，先前一般人，不是說廣州敵人不曾打麼？……現在事情很難說！」

媽嘆息地說：

「咳，要是不打仗就好了！」

一面聽見嬰孩在哭，就走進去抱她。同時又有一個客人來會父親，秀琳跟着進房間去問媽，到底去不去上海，她希望媽堅持不走。媽把奶子塞在小娃娃嘴裏面，一面沉吟地回答：

「現在打仗，我也沒有辦法，總之是由你爸作主好了，他在哪裏，我們就跟他哪裏。逃起難來，也好有個人商量。」

秀琳冷了半截，跟着就拿責備的口氣說媽：

「你看，桂林住了多少人！人家都不怕，我們怕什麼？」

媽停了一會，小聲對她說：

「我不是怕別的，我就怕路道斷了。上海錢匯不來，看那時怎樣辦呢？你們不讀書，僧可，叫弟弟妹妹餓飯，也忍不住這個心吶！」

秀琳啞了一陣，才又問：

「爸這次，沒跟我們多帶錢麼？」

媽拍一拍小嬰孩說：

「他決心來接我們，他得多帶錢做什麼？」

秀琳惆悵地說：

「咳，人家剛把學校住熟一點，又要轉學，會什麼功課都趕不上。」

媽拿帕子擦擦小娃娃的眼睛，待了一會才說：

「你爸不是嫌這邊英文不好麼？」

女兒在媽面前，是無所不講的，便扁一扁嘴說：

「專學好英文做什麼呢？我又不做外國人的奴隸！」

媽見她拿這樣的話來抵禦，就不快地說：

「你不要對我說，你向你爸當面講好了！」

爸在外面對客人大聲地說：

「快了，過了陽曆年就動身！」

客人像已走到門外了，在說：

「那一定替你們錢行的！」

爸笑着說：

「不要客氣了！」

秀琳抑鬱地走了出去。小妹妹在什麼地方，把新鞋弄髒了，哭了起來。做姐姐的就連忙去替她拍灰，有些濕的弄不掉，就埋怨她：

「你在哪裏亂闖來？一雙蹄子弄得這樣髒！」

爸轉進門來說：

「地下太髒了！到上海就好，地板擦得光光的，就隨你跑！」

抄着報紙玩的大弟弟，便接着嘴說：

「上海就是這點不好，學校裏漢好多，爸，你看嘛，這裏一條新聞，校長亦做漢奸，就給人

家暗殺了。」

秀琳立刻走過去看報，隨即憂愁地，格外大聲說：

「咳，到上海讀書，真是成問題！」

父親看了她一眼說：

「你們做學生的，沒有關係！」

大弟弟秀良就天真地說：

「要是連老師也要我們做漢奸，那又怎麼辦呢？」

爸就說：

「他們不敢這麼膽大的！」

秀琳丟開手裏的報紙，嘆息地說：

「現在不敢，他們慢慢就會膽大起來的！」

秀良把手裏的自來水筆，像放手槍似的一揚，大聲地說：

「要是他們敢要我們做漢奸，我就用手槍打！」

父親便責備地說：

「亂講囉！你們埋頭讀你們的書好了！不要管牠別的。尤其是政治什麼的，切記莫要過問

。……要是上海的學校都不好，那你們就進教會學校去。」

秀琳聽見這麼說，氣紅了臉，顫聲地說：

「光這樣讀書，難道連國家都不要管了麼？」

父親正倒杯茶來喝，聽見她這樣說，不禁吃了一驚，深深看她一眼，然後不以為然地說：

「我倒要問問，你們怎樣會呢？你們皆是讀書的學生哪，你們又沒有做官？」

秀琳臉紅筋漲地說：

「救國倒不一定要做官，譬如下鄉宣傳，叫老百姓都懂得愛國，都願意當兵，豈不很好！」

父親喝一口茶，深深皺緊眉毛，彷彿茶味很苦似的說：

「這全是白耽擱你們的功夫，年青時候，不認真讀書，大了才曉得失悔的……你們呢，你們也去下鄉宣傳麼？」

父親最後向秀良盤問，現出非常關心的神情，顯然兒子的教育，較之女兒，更見重要許多。

大弟弟秀良就回答說：

「也去的，不過不遠，只在學校附近的鄉下。」

父親更加皺緊了眉頭，搖一搖腦袋說：

「白無意思的！」

秀琳想不到父親竟說出這樣的話，就低着頭越發發氣憤地說：

「要是書讀好了，人做亡國奴，跟外國人當奴隸，有什麼意思呢？」

父親立刻紅了臉，定定地看女兒一眼，然後嚴厲地說：

「你們怎麼這樣多話？全不把大人說的放在眼裏！」

接着咕嚕一聲，喝完了茶，一面走進睡房，一面氣憤不平地說：

「這是什麼教育嘛！」

秀琳連頸項都紅了，眼睛定定地瞧着報紙。

等會爸又出去同鄰家熟人商量賣房子的事情去了，媽就抱着嬰孩走來，笑嘻嘻地問：

「今天報上借有什麼消息？又講上海的米價沒有？」

秀琳不理母親的，只是拿着報紙看。母親看着她的臉色，知道她的氣憤沒消，就說她：

「你借氣鼓氣脹做什麼？你一個人借不好，新大衣穿得暖暖和和的，哪一個比得上你！就是

你爸爸說你幾句，也是爲你好吶！……」

秀琳頭突然一抬，抵塞她媽：

「好怎麼不好！只要不怕做亡國奴！」

停了一下，把手上的報紙一丟，氣惱地說：

「真的，要是全中國的學生，都埋頭讀死書，不問國事，老實說中國就準定去了一半！……」

「我不去，無論如何上海我不去！」

秀良也鼓起嘴巴說：

「我也不去！」

媽就坐下去說：

「講國家大事嘛，我比不贏你們，只是你不去上海，你一個人留在這裏，有甚麼好處？單丟下你，我也不放心吶！惜有，錢匯不來，你怎麼辦？」

秀琳衝進房間去，一面生氣地說：

「要是錢匯不來，我不曉得參加戰地服務團！」

媽也生氣地說：

「那你不讀書了，你爸爸會答允你嗎？你曉得他的脾氣，做起事來，你降不過他的。」

秀琳走進房間去了，又折回到門口，臉都氣紅地說：

「像爸要我進漢奸的學校，我說在這裏，我賭咒都不願意的。」

頑皮的二弟秀連，頂不喜歡進學校讀書的，正從外面打陣彈子回來，立即附和地喊：

「不讀，不讀，我們都不讀！」

媽便罵他：

「鬼仔子，你仔細你的皮，看你爸不回來捶你！」

二兄弟秀連以爲爸和媽一樣，只敢打他，不敢打姐姐，便翻起眼睛抵塞媽：

「只要他敢打姐姐，我就服他打！」

媽鼓起眼睛罵他：

「他養的，他哪個不敢打！」

秀琳生氣地一扭，就轉身進去睡覺。

等會媽走進去，放下睡熟的小孩，順手拍女兒一下，埋怨地說：

「你怎麼大衣都不脫哪！這樣會睡壞的！」

秀琳便立即抵塞媽：

「睡壞了，有什麼要緊！到上海再買一件好了。反正我們是要到上海的。」

媽就責備她說：

「你真是你爸的好女兒！你以爲你爸的錢，是路上檢來的麼？你們都這樣不省儉，會把你爸累死的。」

秀琳不回答了，只是輪媼的。小嬰孩這陣又醒了，媼連忙拍他一會兒，然後拿出做娘的體貼心情，柔和地說：

「你氣什麼嘛！你到上海，由你自己選學校好了，他要是阻攔你，我會替你說的。」

秀琳明白媼在爸面前，完全沒有什麼主張的，便沒回答，只嘆一口氣。

等不久，爸回來的時候，警報響了，弟妹們都帶着驚喜的神色，叫了起來，連喊：

「警報！警報！」

小妹妹也露出奇怪的笑容，急忙跑來報告：

「媽——嗚——」

他已經習慣了，毫不害怕。但做媽的，因為要收拾一下應帶的東西，又要招呼小孩子，便自然感到麻煩。剛一切弄清楚，鎖好門，才忽然記起了，沒有帶嬰兒的尿片子，便又趕快叫秀琳開門進去拿。

擠進岩洞了，媽就還在洞口不遠一個地方站下，爸便催促說：

「再走，再走！」

媽爲難地說：

「進去很難擠！再則小孩子要屙屎尿，可不好招呼的。」

爸便皺着眉頭厲聲地說：

「怎麼不聽我的話？留在這裏，中彈麼？」
媽不敢再說了，只好抱着嬰孩，低頭尾着進去。

秀琳同爸站在一堆，無形中感到一些壓迫，便趁別人擠着的時候，慢慢移到一邊去。恰好一個相好的女同學，碰見她了，就首先拉着她的大衣，摩挲地瞧，知道是她爸爸從上海帶來的，便羨慕地說：

「你爸爸，真對你好！真是關切你！我爸爸前次打香港回來，叫他買東西他全忘記了。叫人光眼睛望着，硬氣死人！」

秀琳冷冷地回答：

「關是關切，就是太關切了！」

同學立即詫異地望她，似乎在說：

「你有這樣一個父親，你借不滿足麼？」

秀琳沉默一會，才嘆息地說：

「咳，他關切你麼，他才什麼都要管到！不管你願意不願意，他都要你走他那條老路！」
同學不禁好奇地問：

「他如今來了，又有什麼主張呢？」

秀琳講到這，不免有些氣忿：

「硬氣死人！他要我到上海去讀死書。你階不知道嗎？我們全家都要搬到上海去了……硬氣死人！」

同學有些着急地問：

「你自己怎麼打算呢？」

秀琳眼圈子有些發紅，沒有回答，只是低下頭去。

同學便說：

「你不能走的，你斷不能走的，你走了，我們的救亡團體，怎麼辦呢？」

這時那位姓黃的同學也擠來了，她同秀琳沒多大感情，但對秀琳的新大衣，却有很大的興趣，一面拉着看，一面羨慕地說：

「哈，這在桂林要值百多元哩！」

那位姓黃的同學說了之後，又擠開了。秀琳便恨恨地說：

「我才不喜歡這件鬼皮哩！」

鄉下的宴會

沒有風吹，南方晴朗的冬天，是很暖和的。胡德生跟他的兩個同學，都在田邊上，割太湯，看村上的農婦些撿落花生。背後一大片青色的甘蔗田，在看不見的地方，有人在割到甘蔗，時時發出沙沙的響響。他們身邊已丟了不少的甘蔗渣和花生殼子，但他們偕有人在吃。

胡德生就是這個村上的人。村子在山下邊，離花生田有半里路遠，正午啼叫的雄雞，時時把啼聲清清楚楚地送了過來。他躺着，沒有說話，也沒有吃東西，只把遮陽帽遮在臉上，樣子像是躺得很舒服的，其實他心裏却在惱怒着：

「張進賢這小子，真有些討厭，謊話那樣多！」

張進賢是跟他同村的，因見他邀約同學李裕誠到鄉下來玩，便很高興地跑來陪，請他們吃甘蔗落花生。他是個頂喜歡講話的人，常是有說有笑的。他一見李裕誠走出胡德生的大門，就一把抓着他的手喊道：

「好呀，你來欣賞我們鄉下的風景麼？……對對對，我記得你是在報上發表過文章的，這下

子你可以寫篇漂亮的遊記了。……你瞧那邊林子裏一樹花，多開得紅呀。……這個你一定要記進去。」

他一面又向胡德生霎一霎右邊的眼睛，意思是說你不要說穿呀，讓我騙一騙他。因為他指給李裕誠看的，乃是遠處綠色雜木林中，一株葉子變紅的楓樹。現在他又向李裕誠說：

「要是今晚上是大月亮就好了，你留在這裏，你包可以看見，有一羣野東西，下山來偷甘蔗吃，鹿子也有，麂子也有，野兔麼，那就數不清了，你會打槍，你要二十有二十，要三十有三十。」

胡德生靠實忍不住了，立即咕嚕地說：

「你真是吹牛大家！」

張進賢毫不生氣地說：

「胡說囉，吹牛！你今晚不同學校嘛。半夜我帶你起來看……」
看見李裕誠手上甘蔗吃完了，便說：

「再吃根，我去折來……」

一面站起來向甘蔗田走去，一面又向胡德生說：

「只今晚是大月亮！」

胡德生看見張進賢走開了，便坐了起來，很急切地問：

「你到底是不是同她鬧翻了，不要說詳情，只用個Yes或者No來答覆好不好？」

李裕誠忍不住冒火起來：

「我請你不要再問這些話好不好？你今天不只問過十遍了。」

胡德生更加現出溫和的樣子嘆口氣說：

「唉，我懂得的，你不回答，我也明白了，我表哥去年失戀的時候，就是愛這麼發脾氣。

其實嘛，想穿點也就沒事了。天下女子多得很，滾蛋就讓她滾蛋好了。」

張進賢折了幾根甘蔗一跳一跳地跑回來，聽見後面的話，就大聲笑着說：

「說得痛快，說得痛快，真的，滾蛋就讓她滾蛋好了。像丟掉這起蟲的甘蔗一樣。」

一面就把一根壞甘蔗，用力地拋開。一面又把好的甘蔗分給兩人。接着又笑着問：

「你們哪一位在講戀愛？……」

見他們只是吃甘蔗，不理他，就向胡德生開玩笑說：

「一定是你了！好傢伙，這樣的事情，連我都瞞着麼？不行的，你媽那天借問我……我德生

不大回家來，是不是在外面同女學生要好。……你猜，我怎樣回答？」

接着哧哧地笑起來，胡德生略微紅了臉，勉強笑着說：

「你借有什麼說的，你無非是又造謠嘛？」

李裕誠不愛聽他們的閒話，只是望着農婦們問：

「她們挖落花生多少錢一天？」

張進賢假裝生氣的樣子說：

「亂來了，我造你謠做什麼？說起來你到該謝謝我……你問她們多少錢一天？一塊大洋吧？這我借沒有問過。……我這樣告訴你媽的，有沒有女學生相好，我可不知道，不過囉，我勸你老人家一句，你千萬不要找媒婆說親。……老李，你說對不對，要不跟她闖照一聲，當真討個土老婆回來怎麼辦？」

李裕誠沒有回答，只是站起身來，向挖落花生的農婦那裏走去。

這時有個農婦挑飯來了，將飯鍋菜鍋都一齊放在地上，挖花生的農婦抓起花生藤子，胡亂擦擦手，便走來搯飯吃，圓圓地團了一個圈子。她們都一色的穿着藍布短衣藍布褲子，當胸罩着一條藍布圍腰，頭上繫着藍布帕子，足下則穿着草鞋，臉大都是紅黑的，顯得很是健康。

張進賢也跑了過去，一面大聲地說：

「老李，你瞧，這是最有趣的 photo 哪。你在長沙的時候哪裏看見過這個。你爲什麼不帶個手照相機來？……」胡二嫂，你們爲什麼不招呼我們吃飯？」

胡二嫂從碗上抬起頭來，一面嚼飯一面笑嘻嘻地說：

「你們少爺，吃得下嗎？吃了可要替我們挖花生哪。」

「挖，有什麼難頭，我們這位客人，頂會挖了。他在家裏的時候，我看見他能使兩把釘耙，一隻手一把！」

說得農婦些都向李裕誠看了起來。胡二嫂睜大眼睛說：

「要是真的麼，那就試給我們看。」

李裕誠微笑着說：

「怎麼不見男的做事呢？」

張進賢立即接嘴笑道：

「男的麼？他們享福哪，在家做飯帶孩子洗尿片子囉！」

這惹得幾個農婦大笑起來。胡德生責備地說：

「你真是越發瞎說起來了……」

一面向李裕誠說：

「走，我家裏也要吃飯了。——這裏的男子也苦哩，他們有的上前線去了，有的去修路。」

張進賢尾在他倆後面，也作古正經地說：

「老胡，你這人真是道學先生，你約人家來玩，你不讓人家開開心。反來說我——老實說，這樣的好天氣，這樣的好風景，只是板起面孔來拉着人家討論問題，真是一百二十個昏蛋！」

胡德生仍在向李裕誠說：

「就是留在家裏也苦呀，他們每天都挑東西進城去賣，——難道編造一大篇謊話就使人開心麼？你最好去騙胡二嫂她們——真苦，百多斤壓在肩膀上，汗雨點樣地流。」

張進賢笑着非難道：

「昏蛋，你總說我說謊話！」

接着又慨嘆地說：

「其實呢，謊話也不盡是全沒道理，像醫生對病人就不能講真話，明天要斷氣了，也借說你

不要緊哪。這我們能怪醫生說謊麼？又像胡二嫂她們哄孩子，總是說你哭哪，紅眼睛貓來了。孩子真的就不哭了，你想，謊話不是全沒價值的。……有時候不得不使用一點。」

胡德生依然在說他的：

「在這個時代，我們做學生的，同農夫比較起來，真太幸福了，如果還要煩悶，憂鬱，痛苦……唉！」

他沒說下去了，他怕惹起李裕誠的惱怒。李裕誠走在前頭，冷笑着說：

「你們都借處在黃金時代呵！一個人能永遠做學生也好。」

張進賢立即回敬他說：

「你大概是在做教員了吧？不，口氣到很像我們的老校長，閉口你們小孩子閉口你們小孩子的……你們爲什麼不讀曾文正公的家書哪。你記着他這句話，你就更像了。」

李裕誠仍舊冷笑着說：

「我雖然沒有爬到講台上去胡說白道，不過我的黃金時代可完了。」接着憤慨地說：「卑污、黑暗、說謊、造謠。」

胡德生禁不住驚嘆地說：

「唉，這越發像我的表兄了？真是天下的戀人，都是一樣的。」

張進賢笑着說：

「老李，你那 mouth 好毒囉！」

說到這裏禁不住哧哧地笑了一陣，因為他把英文「嘴巴」的發音，弄成鄉下人叫廁所的土音「毛司」一道，便有些得意起來。接着又像認真地說：

「我說一點子謊，我承認，但是……」

胡德生笑起來了，點一點頭。

「但是，」張進賢一本正經地說，「你不能把卑污混在一道。……啊，真該死，爲什麼不帶枝槍出來哪。不然的話，這兩個東西都送在我的手裏了。」

這是溪溝邊上，野樹叢中，有兩個斑鳩爲足聲所驚，便嘈嘈地拍翅飛了去了。

胡德生沒說什麼。只是更加笑了起來。張進賢便說：

「不要笑，有什麼笑頭呢。打不倒兩個，一個可有把握哪。……也許我生性是這樣，說話老喜歡過火一點。其實呢，有什麼要緊？無非使大家開心而已。說這樣就卑污醜，我是要二十四萬分堅決地，提出抗議。」

這時已經走進村巷中了，石板鋪的地上不少的甘蔗渣子落花生殼。牛屎更多，若不小心，就會踏一鞋子的。李裕誠皺着眉頭說：

「爲什麼不打掃一下，弄得這樣髒！」

張進賢接口說：

「打掃一下！他們鄉裏人就是要髒呀。他們借說，不髒就不發哪！」

李裕誠就譏笑地說：

「發！那叫化子不是很髒麼？」

胡德生便責備地說：

「你肯聽他的鬼話！哪個在說髒就發了？……這我們要體貼鄉下人一點，人家這幾天忙得，割甘蔗，挖花生都沒人手，哪借有功夫掃巷子，這我們得體貼人家一點。跟人家造謠是不對的。」

張進賢沒有聽他的話，只是忽然拍手說：

「我記起了！是不是顧頡剛做的一篇遊記？……總之，是說新疆那邊，番人招待貴客，便先要拿牛糞擦碗，然後才替你裝飲食……哈哈，老李，今天我們招待你，就要用牛屎擦飯碗。」

李裕誠打趣地說：

「只要你肯做番人，你拿牛屎擦好了。」

胡德生看見友人有趣，也禁不住大笑起來：

「好，石頭打不着人，到落在自己頭上了。」

張進賢却平靜地說：

「我真喜歡讀遊記，越是講外國越好，你們在報屁股上投稿，真愛發議論，實在令人頭痛。……要是飛機能夠到火星球我就第一個去買票。」

胡德生惜要打趣他幾句，但因已進門了，看見堂屋擺好飯菜，鷄呀魚的一桌子，父親和一個客人，正在等他們，便自行止住，連忙拿酒壺斟酒，邀客人入座。

客人是胡德生父親的朋友，在城內一個局裏做職員的，差不多每隔兩禮拜，就要下鄉來玩。

胡德生的父親亦很高興他。喝了一口酒之後，胡老爹繼續他們剛才的談話，笑着向客人說：

「我怕你那嘴巴是個漏水的槽，一定有什麼話給他知道了，不然，哪會單挑剔你一個人。我看，遲到幾分鐘，他不會發那樣大的氣。」

客人不好意思地看一下這三個年青人，彷彿覺得當着他們再講這些話，是有些使人窘迫，但

仍然喝一大口酒講了下去：

「是的，俗話說得好，病從口入，禍從口出，我的確是講過他一點子。其實我講的是真話呀，哪個不曉得他討小老婆呢？我只是說你叫我們寫起不納妾的標語來貼，爲什麼你自己不實行呢？」

胡老爹彷彿把客人當成一個小學生似的，半嘲笑半教訓地說：

「這你就太老實了，這個時代怎麼說得真話呀，我告訴你，你應該把他討姨太太的事情，說成福氣好才對，標語你看都不要看，雖然這是違心話，但當誠話值價的時候，就有用處呀，他不提升你，可是我敢包，你的位子可就牢哪。來，吃乾再說！」

張進賢得意地看李裕誠和胡德生一眼，就向胡老爹恭維道：

「胡老伯，你老人家實在說得很好，真是聽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來，我敬你老人家一杯。」

胡老爹看了他們三個年青人一下，好像有些不安的，便笑着說：

「我是說的酒話，你們借是不要聽進去的好，年青人應該選八個字，勤懇讀書，認真做人——德生，你今晚寫日記就把這八個字記進去，記得麼，勤懇讀書，認真做人……」

一眼看見李裕誠杯子樽是滿的。就說：

「你不吃酒麼？李先生，那就叫他們拿飯來。」

彷彿要叫年青人些早點離開桌子，好讓他們兩朋友痛快談話似的。張進賢却抓着酒壺替胡老爹斟了一杯，一邊說：

「哪裏！李先生很會吃酒的，他吃兩三斤三花都不會醉。」一邊又拿酒壺抵着李裕誠的鼻子說：

「快吃完！」

胡德生把筆記簿當場摸出，就用自來水筆，將八個字迅速地記了上去。一壁似笑非笑地說：

「簡直是說謊大家。你看見他吃過兩三斤三花麼？」

胡老伯滿意地看了兒子一眼，然後向張進賢打趣地哈哈笑道：

「你聰明。你學會很多東西了？」

客人吃了兩三杯酒後，臉頰紅了起來，禁不住似的又說道：

「我忍不住嘴巴不講話，的確這是不好的。不過我總有一點奇怪。」
隨即看了三個年青人一下，再繼續說：

「這個人我們備是不提姓名的好，他在局裏面，真是愛大言壯語，背後也向我們講局長的壞話，哪知才一點事都沒有。你說奇怪不奇怪！」

胡老伯喝一口酒，理一理嘴上的鬚子思索地說：

「你說討小老婆的話，他聽見過沒有？」

「我就是對他說過呀，你曉得他比我備說得厲害哪。」

於是胡老爹大聲笑了起來。

「這你又做一回傻子哪！你曉得這樣的東西，是專門釣魚的。他們用假話，釣去你心裏的真話呵。」

隨即憂鬱地說：

「你看我吧，我也算老於世故的人了。不輕易發表什麼意見的，但我也給人家釣過一次，幸好我備有幾畝薄田，不然的話，回到家裏來也就要餓飯了。……唉，爲什麼要說這些話呢，我們要盡量快樂才好，來大家乾一杯？」

胡德生驚異地看李裕誠一眼：心想他今天爲什麼這樣能吃酒呀！隨即點一點頭，自己在心裏暗暗解答道：「唉，失戀真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呵！」

張進賢又現出恭維的樣子，向胡老爹說：

「胡伯伯，照你老人家的話看來，那我們學校裏面，也有這樣釣魚的東西。」

「哪一個？」

胡德生似笑非笑地問他，好像在說：你又吹牛哪。

張進賢向局裏做事的客人看了一下，然後得意地笑着說：

「我也學楊先生的樣，不提他的姓名。」

胡老爹理一理鬍子，半打趣半稱贊地說：

「你真聰明！」

胡德生就笑着說：

「這樣就更適合於說謊了。」

張進賢却不以為意地說：

「胡伯伯，你看這樣的人是不是釣魚的嘛？他常常愛同你談國家大事，你才過火一點，他就左得要命，而且不怕人聽去。他不大用功，分數可都及格；他沒有什麼錢，可是禮拜天總是看戲進館子。我說老實話，我也喜歡進戲園看電影，尤其喜歡看南美洲非洲的片子，北極片子愛斯開

「我也愛看，但是我是用家裏的錢。胡老伯，你不要告訴我父親，錢是我媽暗裏給我的。我就常常碰見他在戲園裏。」

胡德生嘲笑地說：

「看電影，那個不看？說不定也是他媽暗中給的錢。」

座中除了李裕誠而外，都笑了起來。張進賢笑的時候，悄悄拿筷子打一下胡德生的手，於是接着說：

「他家根本就沒有錢給他亂花。」

李裕誠忍不住問他：

「你是說那個姓熊的麼？」

張進賢大聲得意地說：

「可不是？你要留心他哪，他不是抓着你談問題麼？」

胡德生看見李裕誠臉子有些發癢。連忙解釋地說：

「我看他是無所謂的。」

張進賢立即反駁道：

「無所謂！我憎沒有告訴你們這件事囉。他借請我上過館子，說是有什麼事情同我商量，哪知吃了飯後，他同另一個人，這不是我們同班的，走到一邊區區龍龍談了一會，就不講了。」

胡老爹同姓楊的客人，互相看了一下，搖一搖頭。

胡德生不相信地似笑非笑地說：

「在哪裏請的？」

這回張進賢却有些生氣地說：

「你不相信就算了！」

李裕誠拿手掌撐着額頭，彷彿要暈倒似的。姓楊的客人首先看見說：

「李先生，怎樣了，頭痛嗎？」

胡德生連忙摻扶着牠，一面憐憫地說：

「他從來沒吃多少酒！今天可把他灌醉了。」

胡老爹就吩咐引他進去躺一陣，一面叫廚下做點醒酒湯。

胡德生扶李裕誠進屋子裏去睡，一面安慰地說：

「你聽張進賢的謊話做什麼？那姓熊的，我想不至於那樣壞！」

李裕誠紅起眼睛，冒火地說：

「滾開，我要揍人了！」

胡德生不敢說了，只是扶他上床去，心想：這真和我表兄一樣，有幾天他也有點發瘋起來罵着要揍女的一頓。隨即溫和體貼地說：

「好的，我們也揍那姓許的一頓！」

這姓許的，是跟李裕誠常常通信的一位女學生。她在另一個小縣裏讀書，學校也是從長沙搬出來的。胡德生知道他們近來在信上發生「點誤會！」

「揍。」

躺在床上的李裕誠揚一下拳頭，就似乎昏睡了。

胡德生替他蓋好被蓋後，發現床邊的地上，落了一封信，就連忙檢了起來，一面興奮地想：

「好，這下子我可以明白了……這姓許的傢伙到底寫些什麼惡毒話呀？」
可是抽出來看，開始寫的是：

「誠兒見字如面……這不對，這是他父親寫的。」

他跟他插進去了，旋又換了出來，心想許是他父親反對他的戀愛吧，便仔細看了下去。

「半月不見來信，甚是掛念。汝兄裕忠，不聽吾言，已闖禍矣。信息如何，尙在打聽之中！呵，難怪裕誠好久沒有接着他寄來的書報。」接着又噙下去，「爾今在學校讀書，進步與否，吾不在意下，惟望爾善自修養，切勿亂管閒事，尤其勿談天下國家政黨政派，誰好誰歹，不可信口開河，否則養成習慣，一入社會即將再蹈汝兄之覆轍，可不懼哉，三緘其口，戒之戒之，父康隔手諭。」

胡德生折好信，給李裕誠塞進襖袋，一面痛苦地看一看睡着的人，一面深深嘆口氣：

「唉！」

接着走了出來，重新入座，看見張進賢向他微微地笑——原來趁他進屋的時候，張進賢已經給他滿滿斟了一杯酒。他並沒有怪他，只是不聲不響地端起來大大喝了一口。

庭前有羣鴨子，突然在唧唧地嘩叫起來，彷彿發出哈哈的笑聲一樣。

一九四一年一月桂林

友誼

一個做了俘虜的日本兵，和一個做俘虜工作的中國人，同在山坡上坐着，隨便在講東講西的。坡腳底下的村落，在黑色瓦屋叢中，稀疏地顯着青色的樹梢。不時有村雞的鳴聲，隱微地送上坡來。他們就是駐紮在下邊村裏的。蘆溝橋事變那一年，兩人偕在東京一個學校裏面讀書，曾經好過一些時候，如今就憑了這份感情，不管地位怎樣懸殊，一個做了俘虜的，偕能得着格外的招呼，有時且能一路出來，在近邊地方走走，也和先前在學校旁邊散步一樣。

從山坡上看出去，廣大的田野，正拿盛開的菜花，蠶豆花，豌豆花，以及許多不知名的野花，歡迎着春天的到來。明媚的陽光中，一羣褐色的鳥兒，嘩噪地飛鳴着，一會兒集在樹林上頭，一會兒又落在田野裏面，好像高興得發癡似的。蜿蜒在原野上的江流，也喜氣洋洋地，露出銀光發亮的臉來，在逗引人向他格外注意。遠處的淺山，都把庸俗的黃土，醜陋的岩石，完全掩藏了，盡量抹上藍色的烟霧，要把自己變得更新青，更俊俏。

日本人出神地瞧，一面禁不住贊嘆：

「呵呵，這樣美好的地方；這樣美好的地方！」

中國人用親切的口氣，譏諷地笑着說：

「所以你們就忍不住要來搶奪了！」

日本人立即埋怨地瞧他一眼，彷彿在說：

「借提這一套做什麼嘛！那些都不是我們的事情！」

中國人也覺得在兩人之間，再提起這些事情，是用不着的，便拿別的話岔開，同時，這要說的話，也是來在心裏好一陣了。他問：

「那個叫作百合子的女孩子，你借知道嗎？她怎樣了？」

日本人臉掉在一邊，彷彿不願意回答似的，半響才說：

「怎樣了？借不是跟許多女孩子一樣，嫁了人了！」

中國人放開手裏拉的樹條，急切地問：

「嫁了人？我認識麼？」

日本人遲疑地回答：

「你，你不認識的。」

「怎樣的人呢？借是跟我們一樣？」

日本人一直沒有回過臉來，思索一會似的說：

「做……生意的！」

中國人感嘆起來了：

「唉，爲什麼嫁跟做生意的呢？」

中國人等一陣又問：

「那人借成才麼？……該不會接了這樣的女孩子，借去玩藝妓下女吧？」

日本人這時回過頭來了，帶着偵察的眼光，開玩笑似的說：

「怎麼不玩？東京很出色的花花公子哪！」

中國人踢足嘆道：

「這真如我國一句俗語說的，一塊好肥肉竟落在狗口裏！……這東西倒該徵來中國哩？」

日本人露出不快的臉色，但馬上又隱去了，帶着譏諷的口氣說：

「最好借來在這裏做俘虜！」

中國人領會他話裏的意思，便笑着說：

「你以為我在吃醋麼？不會的！老實說，恐怕我比你的心境，還要平靜些。哈哈，那時你也並非沒意思的啊！我借聽說，你不是爲了每天上學，可以同她坐一大陣電車，就從學校近邊，搬得更遠些麼？」

日本人回答他，只含着深意的眼光，微微偏起頭問：

「假如那位花花公子，現在是在這下邊，你會怎樣對他呢？」

日本人一面拿手指着坡下的村落。

中國人略帶吃驚的臉色，急促地問：

「在下邊麼？真的在下邊麼？」

日本人彷彿在審判一個犯人那麼似的，現着冷冷的神情。譏諷地說：

「一試就試出來了，要是真在這裏，你會給他苦頭吃的吧？」

中國人連忙分辯道：

「哪裏！哪裏！我不會的！」

沉默一會才又說：

「不過，換成另一個人，我就不敢担保了。」

日本人把臉已經車過一邊的，又急掉了過來，吃驚地問：

「誰？」

中國人略略咳嗽一下，清一清喉嚨才說：

「這人不記得麼？我告訴你嘛，公園路那帶房子，不是有個人，半夜三更，都還亮着窗子高聲讀書的麼？你不還笑他是個書獃子嗎？……就是他哪！」

日本人越發吃驚起來：

「是米士特梁嗎？」

跟着又回憶起什麼似的，現出難過的臉色，沉重地嘆息了兩聲：

「唉！唉！」

中國人抽出香烟來，一枝遞給日本人，一枝自己吸，一面說：

「老梁如今偕在前線上，等他回來，我就通知他。他這人就是很熱情，要是曉得有老同學在這裏，不管隔開天把兩天路，他都會跑來看你的。」

日本人吸着烟，仍舊帶着回憶的神情說：

「看來他好像性子偏強一點。」

中國人愉快地吐着烟子說：

「對呀，性子倔強一點！做事情，也有決斷。做父親的告訴他，說他的女兒，不能嫁給中國人，做女兒的說不能違背父命。你看他怎麼樣呀？咳，這樣跟別人都行不行的。別人總是不再去追逐，就會吃酒頹廢起來。他可有決斷呀！一下了決心，就完全用起功來了，走路在看書，坐電車在看書，到咖啡館也帶一本書。了不起得很，這真是說怎樣就怎樣的角色！」

日本人沉默了一會，低着頭問：

「但是，照剛才你說起來，好像米士特梁回國來也惜不能忘情似的？」

中國人立即吐去一口烟子，然後說：

「是的，他一點都沒有忘掉，不過，他並不希望佔有，他只願意他真心愛過的人，能過一種幸福的生活。他親口對我說過，同學中不論嫁給佐藤也好，秋田也好，只不要嫁給那些大腹賈就對。我惜笑過他，這惜白担那些心做什麼？但是，他這樣的人，說怎樣就怎樣的，你哪裏勸得轉來。唉！如果他曉得百合子是這樣結局，他會氣破肚皮哩！」

日本人現出非常感動的樣子，情不自禁地問：

「米士特黃，他真說過這些話嗎？」

米士特黃把嘴在嘴角上的烟枝，略微翹了一下，抵塞地說：

「佐藤君我哄你做什麼？你不信，等他前線回來，你可以親口問他。」

佐藤眯着眼睛吸烟，沉默了一會才又問：

「他在前線幹哪一項差事？」

黃把烟灰扣在旁邊石頭上面，隨口答道：

「他幹什麼差事！他一回國來，就在劇團裏面混，前兩三個月竟跑到戰地去勞軍公演，他就是這樣的，不幹就算了，一幹起來，就熱烈得很。」

佐藤吃驚地拍下膝頭說：

「他在演戲劇麼？真……」

隨即忍着嘴，沒說下去了。

黃便詫異地看他一眼，接着說：

「你不曉得他一向就喜歡戲劇麼？……」

佐藤沒有答話，只是拚命地吸烟。

黃又在旁邊石頭上扣去烟灰，有些惆悵的說：

「自從陣地轉移後，好久沒音信了。他未婚妻急得什麼似的，昨天偕來信問我，我自己也替他着急，你想想，兩家的父母都同意他們下月結婚的，算算日子，只差十多天了，可是這位老先生，却一直跑得無影無蹤。」

佐藤吐出一大捲烟子，沉重地嘆息一聲，然後像很艱難地說：

「你偕是叫他們——不用等了吧！」

黃睜大眼睛望着他說：

「爲什麼呢？我不懂你說的。」

佐藤現出吞吐的口氣說：

「沒有什麼！……我無非說……，在這樣的年頭，人的遭遇，是很難說的。」

黃却一直望着佐藤的臉子，不免懷疑地說：

「你怕知道一點吧，我早就聽說，有這樣的消息，說是他給你們那邊包圍過去了。不過，我不大相信。如果你知道，你就告訴我，請不要隱瞞！一向老梁所以願百合子配給你，原是說你誠實，肯說真話，不會欺騙她的。」

佐藤不禁失口叫道：

「這樣說麼？唉，他却親口罵過我哪，口口聲聲，說我是騙子！」

黃連忙反問說：

「什麼時候，我怎麼不曉得？而且你們吵過，老梁哪有不告訴我的？」

佐藤掉過臉去，用力吸一下烟，才很艱窘似的說：

「就是……在……不久的時候！」

黃立卽站了起來，丟去烟蒂，十分驚異地叫：

「阿阿，當真給你們俘虜過去了麼？你這壞蛋！你爲什麼不早說？他押在什麼地方？是不是

可以通信？」

佐藤却没有動彈，只是把頭低了下去。香烟都快要燒到手指了，惜是吸着。半響，才說：

「可以……不……他已經死了！」

黃激動地大叫起來：

「死了！什麼病死的？你們沒給他醫麼？」

佐藤丟去烟蒂，越發低下頭去，一字一頓地說：

「沒什麼……病，他……是……好好的！」

黃馬上抓着佐藤的衣領，生氣地說：

「好好的？胡說！你老實告訴我，是不是你們把他殺害了的？」

佐藤一點也不反抗，由他抓着領口。同時也不回答，只把頭點了一下。

黃非常忿怒起來，就抓着佐藤的衣領，用力揪攘了幾下，好像要打他似的，大聲罵道：

「你們日本人不是人麼？爲什麼做得這樣殘酷！我們這邊待你們，吃好，穿好，住好，哪樣虧了你們？你們却把我們的人，隨便拿來殺了，你們簡直不算是人！是地獄裏出來的野獸！」

佐藤有點害怕地說：

「隨便你怎樣處置我都可以，反正我是不希望活的人了。不過，我要告訴你，殺害梁君這件事情，完全怪不到我！你要怪，就怪那些軍官！他們才是真正喝血的野獸！」

黃聽見這末說，並沒有放開手，却仍然氣勢汹汹地揪攘他，而且更加大聲地責問：

「壞蛋，這推不乾淨的！一個同學，一個朋友，你爲什麼不營救他？爲什麼不替他說幾句話？……我要打你這涼血的動物！」

佐藤臉色慘然地說：

「朋友，請你息怒，要是我有能力營救的話，我就首先不來當兵了。你要曉得，我們日本士

兵的地位，連牛馬都不如的。在長官面前，什麼話也不能講。一切就只能聽他們的吩咐。他們發現梁君是留日學生，又是我的同學，便想利用他，就派我去勸過駕。我也很想趁機會替老同學盡些力，不枉我們做過一場同學。可是，梁君的脾氣，你是知道的！簡直烈火一樣性子！什麼話不罵出來？當然我不會把罵人的話，傳達上去，可是，他那一口流利的日本話，鬧得滿營裏面，哪一個不聽見？軍官的醜態，全給他數出來了。我低聲哀求他，叫他不要再罵了，我們做朋友，才好替他想辦法，自然什麼辦法也沒有，不過我不能不這樣安慰他；他就連我也罵起來，口口聲聲說一切日本人都是戴起文明面具的騙子！他說跟我們一塊呼吸，都是難受的！借說什麼投降，幫兇做事！朋友，你叫我怎麼辦呢？我一個小小的上士，一切原都給人牽着鼻子走的！」

黃這時放開手了，彷彿覺出在這樣的弱者面前出氣，是用不着的。但借是十分輕蔑地說：

「不是東京廣播，說是你們學生，都自願從軍的麼？」

佐藤叫了起來，帶着憤激的聲音：

「那是軍部吹的牛呀！像我自己，哪裏是願意去做軍閥財閥的砲灰！」

接着，臉色十分悽然地說：

「朋友，我老實告訴你吧，抓我來當兵的時候，唉，我才結婚不到一個禮拜哪！而且同我結

婚的不是別人，就正是……田山百合子……！！

說到這裏的時候，佐藤雙手蒙着臉，伏在膝上哭起來了。

黃聽見這樣的話，不禁怔住了，臉上輕蔑的神氣，完全褪去，只皺緊眉毛，深深地嘆息起來。

母親

村子上姓余的一家，沒有男子，僅有四個女人，而且都年老了，只一個還很年青。她們聽說日本鬼子快要打來，均恐慌得什麼似的。逃呢，家業帶不起走，煞是捨不得！並且逃到啥地方去喃？逃出去又怎樣過活？真是樣樣皆成問題。其中還有最糟糕的，是老祖母和老母親的小足，那點子長，怎好跑路？不逃呢，日本鬼子打來又怎麼辦？況且自己這邊的軍隊，也快要開進村子來駐紮了，不管他們好不好，總之覺得帶槍帶刀的，無論如何也是不好惹的人。她們老打不定主意，只是一天拖一天的。

等到有天夜裏，村子裏的狗，忽然一齊狂吠起來，馬蹄踏着石板路，響到屋背後了，老母親才叫女兒，趕緊躲下床去。自己却牙巴抖抖地靠在房門口，打算就這樣屏擋一切。老祖母則嚇來足軟手悞的，攤在床上，動彈不得。老女工倒胆大一點，聽見大門響，還跑去開門。

先前祖母和母親成天担心祖上遺留下來的房屋，戴過的金銀首飾，積攢下來的紙幣光洋，三年也吃不完的米穀，成羣的雞鴨，肥壯的豬羊……目前當這恐怖來臨的一刻，却變成什麼也不

關心的了。她們兩個人都似乎不約而同地，只想竭力救着一個人，——那就是剛才鑽進床下去的，年青的那一個人。她是老祖母的明珠，母親的寶貝，老女僕的恩人！

她自小讀過私塾，八仙傳三國演義紅樓夢，這些書她是通讀過的。平日在績麻紡紗之後，她還喜歡在屋後空地上，做些種花的工作。爲人也極好，不像前兩代人那樣吝嗇，女工就私下得過她許多好處。同時，她也很能幹，家中大小事情，母親都要同她商量，什麼掛賬算賬，也非她經手不行。閒空的時候，她還會說點笑話，或者唸點書，給兩位老人家開心。

然而，到這一次事變，她也沒有主張了，只由隨老母親一個人來擺佈。老母親駭得嘴唇抖抖的，她也禁不住變了臉色。老母親叫她朝床底下躲，她也不加思索，就躬着腰幹鑽。老母親說軍隊準不定會亂來的，她也難過得手足冰冷起來。不過，她自己的聰明，也還沒有全部失掉。她蹲在床下，她還曉得手上摸些泥土，擦在臉上去。

女工開開大門後，足跟足就進來許多兵士，就是她們的房間門外，也有鐵槍桿子，在馬燈光中，陰森可怖地發着寒光。各種酸臭的汗氣，則和着夜間的冷風，一股股地鑽人鼻子。這點還算好，走過房門口的兵士，單看一下屋裏，並沒人隨便走進來。

不久，有個短鬚子的兵，打房門口走過，裝束雖然和兵士一樣，但從後面那些跟隨看來，恐

怕就是頭子吧，老母親靠着門，便這樣思索，心裏禁不住陣陣地害怕。那個兵對老母親看了上下，安慰地說：

「不要怕，我們是來打日本鬼子的！」

她老人家並不因此放了心，只是稍覺好些罷了。等兵士些都在走廊上空屋裏，安頓好之後，她才關了門，熄了燈，坐在椅上打盹。老女工起先還說要陪她老人家過夜，不久就躺在地鋪上呼呼地睡熟了。而老祖母呢，一直癱在床上的，有時喃喃不清地說夢話。女兒靠實覺得床底下太悶人了，便爬了出來，挨老母親坐着，並一壁說道：

「太難受哪，腰幹都伸不起來！」

老母親連忙責備她說：

「你講話小聲點，窗子外面有人哪！」

她又安慰她道：

「孩子，委屈你一點！……這年辰，哪個不受罪！……可憐的，你手冰冷哪，快去床上躺一躺吧。」

「我坐坐，我精神還很好！」

其實她老人家也很疲倦了，但怕夜間萬一還有掀門撬窗子的事發生，那又怎樣好呢，她便決起精神來守夜。每次對於走過門前的足聲，她都非常地注意。尤其偶然有足聲在門前停一下的時候，她就更加担心，心子都忍不住劇烈跳動起來。她老人家就這樣挨驚受怕過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老女工到灶房去燒火，老祖母醒了，咳嗽着。老母親聽見有沉重的足聲，停在房間門口，並沒有掀門進來，只是在門枋上摸索，而且還在輕輕拍打一下，她老人家趕緊從門縫裏偷看，瞧見是一個着草綠色短衣的傢伙，立刻駭得一大跳。連忙看一下女兒輪的那間床，帳子幸好還垂得很嚴密，於是抖擻起精神，站在門邊，讓門掀開之後，好準備對付一切。但門始終沒有掀開，却只是聽見在門枋上摸索一會，就走開了。她半推開門看，原來門枋上已貼上一張字條子，蓋有不小的紅印。她是不認識字的，只輪起眼睛，驚疑不定地看了一會。

老女工端起早飯進來，竟忘了關上門。老母親便趕忙去掩着，一面惱怒地責備她，罵她糊塗，老女工回頭看了一下，驚惶地說：

「呵呀，我真是老顛倒了，想着這，就忘記那的！」

她放下碗筷飯鉢子，隨即看一下小姐還沒起來，更挨近女主人的耳門，小聲說道：

「真是囉！這裏的門要關緊一點！那些人說起話來真比莊稼人還粗。我要是年青一點，我也不好意思踱到灶房裏，夥着他們一塊燒飯。」

做母親的便看一看窗子，有些地方是不是該補些紙上去。接着又見門縫板上有些漏光，雖明知外面未必就看得進來，但也不先吃飯，却儘快將一些草紙裁成條子，用飯粘上。

七祖母已經眼睛不大了，經這麼一來，更加看不清楚，只是摸摸索索地吃飯。同時做孫女的，也因心情慌亂，只是挾點菜，趕快躲在床上去吃，不再像往天那麼一樣，好好招待她了：替她豬肉挾軟的，小菜挾嫩的。她老人家自己要挾好一陣才能挾着菜，有時還要挾着她並不喜歡吃的東西，便要懊喪地嘆氣：

「唉，劫數囉！……活到七八十歲了，也沒碰到這樣的事情！」

房門口，老女工出入的次數最多，每當她突然掀開門進來，母親和女兒都要禁不住大吃一驚，等到看清是老女工時，才能放心下去。女兒除了洗臉吃飯淨手而外，終天都是躲在床上，睡在鋪蓋窩裏，她對於門枋上的條子，很想偷着去看一下，但因母親怕她拋頭露面惹禍，阻止了她。其實母親心裏，更比她還渴想知道哩。有一次，她老人家也捱開門，伸出頭去，問一個坐在

就專心去擦他的槍枝。誰是副官呢？她老人家只好啞然地縮回頭來，彷彿碰了一鼻子灰似的。

有時候，也有兵士，突然掀開門，伸個頭進來，臉子雖然還是笑嘻嘻的，但老母親却臉色都大變起來。等到兵士說明要買什麼米柴一類的東西，才算疑慮盡釋。但價錢方面總是很隨便，因怕兵士在門口停留，就胡亂應着，好支使他快些走開。一切都憑老女工去和他們打交道。她自己不大離開屋子一步，她始終如一地，做着她女兒的守護。

老女工身體很強健，做事能幹，對主人異常忠實，且極顧家，只是人太粗魯一點兒。她和兵士做了買賣之後，便汗爬水洗地跑進來，得意洋洋報告：

「那些兵大爺才蠢哩；我把四斤籬筐算三斤，他們也不愛計較的。」

這在平時，老主人一定會稱贊她，說她真能幹，此刻反而嘆氣了。因爲在這年辰，賺一斤兩斤，又有什麼用呢？跟着老女工就把大捲的紙票，遞給女主人，並快快活活地大聲說道：

「你叫小姐數一數，看有沒有假的……」

女主人立即嗔怪她說：

「你又老糊塗哪！你叫這樣大聲嚷什麼？」

老女工馬上忸怩地說：

「阿呀，真該死！……我只是一時興頭起來。我怕他們說玩的，不給錢，哪知道才當真摸出來。快叫小姐查一查，我是剛才講過的，要是有半張假票子，我都要掉的！這些兵大爺，我現在一點都不怕了。」

說到尾後的話，她又禁不住說得大聲起來。

老祖母和一般老年人一樣，最愛教訓人，但因耳朵不靈敏，往往聽到半截話，就自言自語地發表意見，這陣她見大家不說了，她便講了起來。

「又在講什麼票子票子的！湯着這樣的年辰，你們還不曉得一忌！古話說得好，牆有風，壁有耳，話都亂說的嗎？……」

老女主人像往天一樣，心情不好，不同她解釋，只是抵塞她道：

「你老人家也是！聽起話來，總是聽三不聽四的！」

於是老祖母只好向對面床上坐着數票子的孫女，不高興地問道：

「她們剛才講些什麼呀？秀秀。……咳，人老了，總是惹人嫌的。」

孫女便向她低聲說了一番。

老祖母一點也聽不見，便大聲說道：

「你說大聲點哪，你難道不曉得我的耳朵不好嗎？」

做媳婦的非常着急，連連埋怨道：

「這個人越老越糊塗！」

跟着挨近她的耳朵說道：

「外面紮有糧子，你老人家都不曉得嗎？」

老人家記性不大好，這話使她略略着了一驚，但還是不服氣地說道：

「我怎麼不曉得呢。」

可是她也不再問了，只是嘆口氣說：

「真是活得太够了！這麼大的歲數，還留着做什麼呢？……」

做媳婦的知道她這種脾氣，抱怨自己，即所以罵別人，就捱開門出去，在階沿邊上，站了一站，因為目前心裏很煩燥，先前聽慣的埋怨，現在却有些受不了。

那位短髯的軍官，看她出來時，很仔細地拉緊門，彷彿裏面藏有貴重東西，怕人瞧見一樣。就走過來和靨地對她說道：

「老太太，你放心！你就打開門也不要緊！你看門枋上我貼有條子，不准那個亂闖進去的。」

她明白條子的意思了，連忙向那軍官說着道謝的話。但她還是覺得應該小心爲妙，房間門仍然要隨時關着的好，軍隊不開起走，女兒萬不能讓人看見的。

有次，老女工開門進來，大聲生氣地嘆道：

「真是豬些，他們把小姐裁的那些花，全糟踏了哪！一身汗臭的傢伙，配帶什麼香東西！」於是女主人立即向她鼓一下眼睛，嗔怪她道：

「你瘋了，這樣大嚷大叫的！」

「該死哪！人老了這樣沒用場。」

老女工這樣叫了之後，接着就從懷裏摸出一把菊花，撩開帳子，遞給小姐，一面做得非常小心的樣子，小聲地說：

「你看，就剩這點了，再不摘點來，你苦了一場，連一眼也沒看見！……那些挨刀的！」

小姐整天躲在床上，很是無聊，想着一向走到屋背後去澆花水，吹着清新的微風，那是何等愉快地。這時看着花，不禁異樣難過起來。她覺得她和花都遭了同一的命運，給人糟踏了。

老祖母又把聽來的半節話拿來埋怨別人。

「豬捲門不好好關着，真是白吃飯的東西！……你怎麼能够怪畜牲呢？這要怪你自家太不小

心哪。」

老女工又氣又笑地對她鬻着身子，大聲說道：

「你老人家聽錯了！我是說那些——！」

女主人又趕忙止住老女工恫嚇地說：

「小心點，你還跟我惹是非麼？」

老女工快快地走出去，一面說道：

「明知道耳朵不行，偏那樣愛管閒事！老牛人安安靜靜過日子不好麼？」

老祖母自言自語惱怒地說：

「我哪裏聽錯了？她說得那樣大聲！」

接着又向對面床上喊道：

「你告訴我，秀秀，她是不是說你栽的花，給豬糟踏了。」

媳婦生氣地抵禦她。

「是的，是的，你老人家沒有聽錯，我請你老人家小聲點好不好？」

於是老祖母小聲喃喃地說道：

「我活了七八十歲了，從來沒見過這樣的僕人，全沒個上下尊卑！我年青的時候，哪敢這樣子，凡是比你長一輩的人，你都得笑嘻嘻地說話。……難怪如今世道變了，皇帝也坐不成龍廷。」

做媳婦的知道她在指鷄罵狗，就很痛苦地嘆一口氣。

女兒現出憐憫的神情望着媽說：

「媽，你來騎一騎……」

母親趕忙看她一下，露出警戒的臉色。

女兒馬上小聲起來：

「我看你老人家會生出病來的！你不要替我太擔憂。一個人該得怎樣，就讓她怎樣好了！我相信，我還暗裏做過好事，菩薩會不管我們嗎？」

母親接口說道：

「是的，菩薩不會不管我們的，我余家那一代人，又做過半點害人的事？前天我還替你暗中許過個願哩，他們開走了，就磨鍋豆腐，到廟上去敬觀音娘娘。」

於是女兒遂下床來解手，並到櫃子面前，對鏡仔細照照，一面取出梳子來梳頭。母親也暫時不催她快上床去睡，——她們都覺得她們的背後站有一個金光燦然的菩薩了。

老女工推開門進來，看見這光景就說道：

「小姐，你還是到床上去躲一躲的好。」

接着又挨近女主人的耳邊，急促地小聲說道：

「真該小心囉，我走那間廳房過，看見那些官一排排的坐着，說是開什麼會哩。一個長頭髮的兵站起來說，都是些老婆子，沒有用，總要年青點才好，……你老人家想想成什麼話呀？」

女主人瞠着她，驚疑不定地說道：

「當真這樣的嗎？你怕聽錯了！」

「不，我耳朵滿好的！」

女主人聽見女工這麼說，立刻臉色大變起來。

女兒看見這情形，担心地小聲問道：

「媽，你們在講什麼事呀？」

「沒有什麼事，你上床睡你的！」

媽這樣說的時候，竭力掩飾着自己的恐怖。

一禮拜後沒有發生什麼事情，而且軍隊也開起走了，只一部份人還留着。做母親的當然放心

了許多，便六胆地到各間屋子去看看。什麼東西都沒有損失，就連廚房裏打爛一個瓦鉢子，也賠了錢。到處都掃得乾乾淨淨。

在過道上碰見三個手挽手走着的兵士，樣子非常清秀，頭髮竟然拖到耳邊，笑起來的聲音，很不像男子。女主人詫異的看，從旁打量他們。他們便十分客氣地招呼她，稱她做老太太。還向她講些日本鬼子殘酷的事情，最後並希望她的小姐出去幫他們做點宣傳的工作。因為他們目前正在需要年青的讀過書的婦女。

女主人聽見這番話，臉色都青了，竭力鎮壓着自己的驚慌說道：

「你們從哪裏聽來的，我有女兒？ 我有女兒，到福氣哪！」

他們，便笑着互相看了一眼，連忙解釋說道：

「老太太，你不要怕呀，我們這裏住的，都是女的！」

「你們是……女的！」

女主人睜大眼睛瞧着她們。

「我們都是學生，跑來軍隊上做事的。這些軍隊都很規矩，沒一個敢亂來。老太太，你放心，要是不是不好的話，我們還敢來嗎？」

「哦！」

女主人這麼應了一聲，便低頭走開了。走進房間門的時候，老女工正把這奇異的消息，高聲地向小姐報告，而小姐也正大胆地站在房間當中，露出一臉好奇的神色，彷彿就想探頭出去瞧望的光景。

做母親的便掀緊門，立刻警告女兒說：

「當心點！你再跟我躲幾天哪！」

女兒笑着，很興奮地對母親說：

「媽，你不曉得嗎？她們都是女兵呀！」

母親用着惱怒的聲音，叱責似地說道：

「女兵——」

剛說到這裏，一串足步聲音響了過來。母親馬上很警覺地住了口，女兒却立即湊近窗子去瞧，並還把窗紙戳破一個小洞。做母親的，走去一把把她拉開，小聲發氣的說：

「小祖宗，你規矩一點好不好！……不要跟我闖禍哪！」

女兒却現出不以為然的臉色，勉強笑着說道：

「你老人家也是，那樣害怕做什麼？——你看嘛，她們的確是女的，頭髮拖得那樣長，背影千更像得很！」

老女工從旁插嘴說道：

「真奇怪！她們好厲害呀！連這房裏有個小姐都知道了，剛才還問我，你們的小姐是不是讀過書的。」

女主人馬上罵她。

「就是你這老東西，嘴巴不穩哪，把什麼話都漏出去了。我告訴你，要是出了事，我就叫你滾！」

老女工便驚慌起來，哭聲哭氣地說：

「我敢賭咒……我要是向她們提過小姐半句的話，我就當天給袍子打死！」

女主人指着老女工的鼻子，恫嚇地說：

「你這樣叫做什麼？——就是怪你這樣大聲武氣地叫哪！連天遠地遠的人都聽見了！」

老女工不言語了，惶恐地低下了頭。

小姐就從旁轉環道：

「算了！曉得也沒什麼要緊！只要她們不是男的，還有什麼怕頭呢？——等會吃了飯，我就要出去走走，這向坐牢也坐够了。」

做母親的就嗔怪她說：

「你一下子就那樣胆大了！」

隨即低下聲音，警告她說：

「我告訴你！在這兵荒馬亂的年辰，還出來亂跑，哪裏是什麼好東西？」

女兒笑着說：

「你老人家不要講得那樣兇，聽說人家都是舉生子，晚上都在看書哩！」

做母親的接嘴厲聲說道：

「你不要聽這鬼婆子的話，她曉得什麼？」

跟着又向老女工警告：

「我對你說，再把些什麼胡言亂語，帶進房間來！我不准你的！」

大家一時沉默了，老女工低頭走了出去。老祖母是最愛管閒事的，就問道：

「你們區區鬻鬻地在講什麼呀？」

沒有人回答她，她就嘆了一口氣：

「唉，真的世道變了，天要收一批人了！」

孫女兒看不過意了，就向她提高聲音說道：

「婆婆，我們在講——」

做母親的就向女兒囑咐道：

「你又來了——老是不當心！」

女兒不悅地說：

「媽，糧子已開起走了！——還叫人家老鼠一樣過日子，真難受呀！」

做母親的竭力忍着氣說：

「孩子再委屈幾天，讓他們全開走去了，我殺那隻黑母雞你吃——咳，才不到十天，你就瘦

了！」

拿手摸一摸女兒的肩膀，跟着又做出好臉色向床上坐着的老祖母，提高聲音說道：

「你老人家吃不吃蛋？我叫張嫂去替你煮兩個。」

老祖母沒回答什麼，只是不高興地搖一搖頭，就放頭睡了下去。

不久，天空突然響起轟轟的聲音，老女工驚驚惶惶地掀開門進來，滿口嚷道：

「鬼子飛機來了，鬼子飛機來了！」

女主人慌得兩腿發軟起來，不曉得要怎樣才好。

同時，幾個女兵已經趕到門口來了，她們搖着手說道：

「不要怕！不要怕！」

「女先生這些……怎麼好呀！」

女主人說着說着，就坐下地去。幾個女兵都連忙走進房間來，幫着把她扶起。一面向那青着臉子的小姐說道：

「姐姐，不要怕！——我們哪一天不看見飛機呢？……牠不看見人，它不會亂投彈的！」

老祖母因為躺着，耳朵又不方便，還沒聽清楚什麼事情，只是說道：

「你娘發痧了嗎？秀秀，你快拿銅錢跟她刮呀，鼻梁上一下，喉管上三下。——呵，怎麼樣子都跑進房間來了？」

老女工向她說道：

「日本鬼子的飛機來了！」

老祖母沒有聽清楚，便偏起頭問道：

「你講什麼呀？……怎麼你也斯文起來，蚊子一樣的聲音。」

老女工才要湊着她的耳朵，大聲向她說，但立即就被小姐止住了。

「你不要告訴她老人家！……你會把她老人家駭着的！」

轟隆——這些地方發出一聲很大的震響，窗子和門都有點輕微的動搖。灰塵也從梁上落了下來。老女僕慌慌忙忙地喊道：

「快跑出去，房子要塌下來了！」

女兵些趕忙制止着她，叫她不要大驚小怪，並說如果到外面亂跑，給敵機看見了目標，就會再投彈的。

老祖母只以為是天打雷，所以她也並不怎樣害怕，到反而帶着恫嚇的意味，勸慰別人，說是只要這一生沒做過虧心事，欺過長上，全沒什麼可怕的地方。最後她搖着手，要她們快把棍子趕出屋去。

女兵些看見梳妝檯上擺有許多書本，便向小姐說道：

「這是你的吧？」

小姐略微紅一下臉，不好意思的說道：

「這是沒事時候看玩的！」

女兵的一個，頭髮特別長一點的，就殷勤地說：

「這次我們還帶有一些書來，滿有味道的，姐姐，要是喜歡看的話，我們可以送幾本給你
看。」

小姐掠一掠她的頭髮，也陪着笑臉說道：

「好的，謝謝你們！在鄉下就是沒什麼書看！你們幾位姐姐真是和氣，難得你們這樣的好人。落後，還請幾位姐姐教教！」

「呵，哪裏！我們到還要請你幫忙呢！」

老祖母見她說的話，不見效用，便生氣向媳婦說道：

「你到底是什麼家教呀？簡直讓糧子跑進屋來，同人家閨女混在一塊，成什麼話哪！」

媳婦背靠立櫃坐着，臉色灰白，拭一拭額上的汗，才冷言冷語地回答道：

「這年辰，還講那些做什麼？只要保得一條性命！」

老祖母沒有聽清楚媳婦的話，只習慣地瞧媳婦的臉色，知道說的話，無非都是抵塞她，便向

着孫女兒不高興地說道：

「秀姑娘，你怎麼那樣不識羞恥，你要明白你還沒有出嫁哪，你就那樣同男子們混在一塊！」

女兵些都嘻嘻地笑了起來。

孫女兒便大聲向她說道：

「她們不是男子，是女兵，是女學生子。」

她老人家聽清楚了。便驚訝地看她們，隨即扁一扁嘴說：

「真是世道變了，女人也有這樣打扮的麼……我一輩子都沒有見過！」

孫女兒紅着臉向那幾個女兵說道：

「怪不得她老人家，她是什麼都沒有見過的。」

幾個女兵笑了一笑。有一個望一望房門外的天空，說道：

「飛機已走了，我們出去看一看吧，到底炸了什麼地方？」

幾個女兵走出房間門，還回頭看一看這屋裏的小姐，慫恿地說：

「怎麼樣？同我們一道去看一看吧？」

小姐現出很想跟去的神情，但看一看母親，又看一看自己的裝束，便偏促地說道：

「我不去，你們去看看好了。」

同時却走到房間門口，望望她們走出去的背影，她們着的軍裝，她們穿的草鞋，以及她們剪短了披在頭上的頭髮，都使她生出無限的羨慕。

老女工看見她們走了，也大胆地尾了出去。小姐禁不住深深嘆一口氣。

母親則低垂着眉毛，合着眼睛，現出虔誠的樣子，女兒知道她是在求神保祐了，暫時不去騷擾她，只將櫃上塵封很久的書些整理一下。

老祖母躺在床上，帶着一切都不滿的口氣，嘆息着說：

「真是世道大變了！」

不一會，老女工臉色灰白地跑了回來，急不成聲地嚷道：

「呵呀，殺千刀的……日本鬼子！有靈有應的……娘娘廟，都給他們炸倒了，……可憐見的——娘娘的金身……完全碎了！」

這一突如其來的報告，也不下於剛才炸彈的震響，女兒怔着了，書從手裏跌落地上。母親則驚得一倒，幸好背後有張凳襯着。她們冥冥中的保護者，與乎精神上的唯一安慰，都從此完了，沒有了。她們彷彿全成了無依無靠的人一般！

下午，有逃難的婦女小孩，從村裏經過。她們的門前，也來了一家人乞討。女主人走出去，打發她們。她一面心裏盤算：現在火燒眉毛已到眼前，只有修點陰功做點善事一條路了。

難民中也有一個女子和老太婆，這一層最使女主人感慨。她一面給飯她們吃，一面皺起額頭皮，聽她們訴苦。她知道她們也是有田有地的，心裏便越發難過起來，最後她埋怨她們似的說：

「你們爲什麼還逃呢？在近邊山裏躲一躲不好麼？逃出來這樣地受苦！」

難民老太婆，現着悲憤的神情，眼淚含含地說：

「起先哪個逃呢，唉，我們就是吃不逃的虧哪。要是早打主意，也多少帶點東西，何致弄得叫化子一樣？——我們原只是在近邊山裏躲躲，唉，說不得，那真慘呀，鬼子包抄過來，年青一點的婦女，哪一個不遭了殃！」

隨即指着她的女兒說：

「我們這一個，幸喜她祖宗老子有眼睛，那真險呀，只差一點就跑不說了！你老人家看看，她鞋子就是那陣子逃掉的。……不然的話，這樣大的姑娘，哪好讓她光足兩片的。」

那個赤足坐着的姑娘，聽見這麼說，臉色都青了，嘴唇皮起着痙攣。

女主人也眼淚含含地說道：

「可憐見的，我們這輩子人，不曉得造了什麼孽，天老爺竟然降下了這麼大的劫數。……不曉得要打到甚麼時候。」

「誰曉得呢？總要鬼子死完才不打哪！……這些遭天殺的東西！」

女主人走進去的時候，一面悲切地想望着：

「要不打來我們這裏才好哪！」

女兒坐在房間門口，臉色很是不安，看見媽走回來，便趕忙問道：

「逃難的人多不多？」

做母親的看了她一會，才嘆氣說：

「我們還是多多做點好事吧！你那雙破鞋子呢？」

「不曉得丟在哪裏去了？」

女兒神情淡然地說。

「你去找找吧！……可憐的，一位斯斯文文的小姐，還光屁股跑路哪。」

「這樣嗎？給她一雙好的算了，待我去看一看！」

「給好的，你真發財！……破爛的留着做什麼？……你不找，我去找好了！」

「媽，我簡直忘記了！現在我才記起來，那雙破鞋子我給張嫂婆了。」

「好，我老早就猜到，你會那一手的——不論甚麼東西，你都暗裏塞給她，她簡直是你的老先人。」

女兒本想求得母親的同意，走出去看看那位落難的小姐的，但聽見這麼說話的聲調便只好算了。而同時更感到這間屋子太窄狹，太悶氣了，老是這樣藏藏躲躲，實是一件苦人的事情。她爲要表示她的懊惱，便出去站在房間門外的階上，悵然地望着天空。

母親看了她半晌，才忍着氣說她道：

「你該站够了吧！……這裏她們又沒開走，說不定還有另外的糧子開來。你要明白，你是體面人家的姑娘。」

女兒竭力壓抑着生氣的聲調說：

「你老人家不要太就心了，我只是這裏站站，並沒有出去呀。」

母親見她這麼說，又終於沒有進來，便深深嘆一口氣，自己埋怨自己說：

「唉！前回我真不該回絕了李婆子——那不是上好一場親事？」

女兒聽見講到替她做紅的媒婆了，便臉子通紅起來，低着頭氣惱地走到床上去睡覺。

入夜，女兵些向後方移動了，她們來向主人辭行，並勸小姐隨同她們一塊去做工作。第一因為她能講本地土話，工作方面可以得着許多的方便。

小姐有些願意了，但還不敢直搭直答允，只是現出焦燥的臉色，望着她的母親，一面又興奮地向那些女兵說道：

「我怕做不來工作吧！」

做母親的看出女兒的心意了，便把女兒拉到屋角裏，附着耳朵悄悄說道：

「走，一定是要把你先送走的！今天下午看見那些逃難的人，我就一直覺得，你老蹲在屋裏不是事情……可是，我老實對你說，同她們這些不男不女的混在一道，我真是不放心！她們一下子又和糧子一起，一下子又走得遠遠的，就是世道平了恐怕也找不着你。——娘今天下午說你幾句話，全是爲你好，沒半點壞意思，有時說得過份一點，你要明白，那是氣頭上。其實，事後我自己也很難過的。」

說到這裏，做母親的舉起手來揩揩她那快要瀉出淚水的眼角。

於是小姐重新轉身出來的時候，女兵些看見她那種悲哀而絕望的臉色，便明白一切了。她們立刻勸慰她，並把好些救亡的書籍雜誌留給她看。最後還和她拉一拉手，就在繁星燦爛的天底

下，整着隊伍走了。

女主人叫女僕趕快去關好大門，嘆一口氣說：

「唉，總算清靜了！」

隨即又向女兒好聲好氣地說：

「秀，我們到灶屋去做點好東西吃吧！可憐的，你也太關够了，終天吃張嫂婆炒的菜，實在味道差得很！」

老祖母剛剛睡醒起來，看見媳婦那樣高興，就登時生着反感，用着一向教訓下輩的調子說道：

「檢着銀子了麼！……在這兵荒馬亂的年辰，會那樣喜歡！」

媳婦又好氣又好笑地大聲抵塞她說：

「你老人家說嘛！糧子鬧起走了，爲什麼不喜歡哩！」

老祖母卻搖着銀白的頭，向着一邊，自言自語似的冷冷說道：

「現在就喜歡，還早哩！我到怕糧子一開走，日本鬼子就足跟足來哪。」

媳婦臉色大變，恨恨看她一眼，小聲咕嚕道：

「做甚麼嘛！這樣大的年紀，也不惜惜口德，專門來說些惹厭的話！」

回頭來又催促女兒道：

「走，到灶房去坐坐，難道這十多天內，你還沒有關厭煩麼？」

女兒並不動身，只是在燈下翻翻那些書本和刊物，一面曼聲應道：

「媽，你老人家先去好了！」

做母親的對那些花花綠綠的封面，十分敵視地看了一眼，便朝灶房走去了。

老女工關了門回來，帶着贊嘆的口氣說道：

「真是了不起呵。這些年青的姑娘！在這樣的年辰，我要不是小足，我也想尾着她們到處走走，她們待人真好，又和氣又大方。我不要，她們偏要塞我兩三張票子。我說我有的是氣力，洗衣服裳，有什麼要緊！」

小姐拾起頭來看她一會，含意問道：

「你尾她們做什麼？」

「我可以替她們洗衣，替她們煮飯咄！難道會白累她們麼？」

「你不喜歡替我們洗衣煮飯麼？」

「小姐今天下午你沒有看見那些逃難的？……唉，人到了那步田地才可怕呀！……小姐你人好，要是我能服侍你一輩子，那真是求之不得呀。……唉，就怕世道亂，沒這份福！」

小姐不言語了，有所感地低下頭去。

「不曉得世道要到甚麼時候才太平囉！」

老女工也感嘆地說着，慢慢地走到灶房裏去。

次日前線送來許多傷兵，都從村裏經過，而敵機也不斷地在天空上面偵察，村人便整天過着恐怖的生活，做事吃飯都感到了沒有興味，這樣可怕的日子一連經過了四天，余家老太婆便決意逃難，免得臨事倉惶，連一點東西也不能帶走，首先便把值錢的東西，裝他幾箱子，另外還把貴重的錫器，盡量埋在地下。但能够拾的人却成了問題，他們好多人要替軍隊搬運東西，毀壞公路，其餘的人，因兩個寡婆子，平日太慳吝了，恨得入骨，此時不肯幫忙。後來還是做小姐的大方，除了把工錢添六七倍以上，還把鷄鴨殺給他們吃，另外又各給幾斗米送他們家小。這樣三乘轎子六個挑子，一連又準備了一天。不幸轎子挑子還沒起身的時候，前線的軍隊又連更宵夜退到村中來了，余家院內又登時佈滿了兵士。同時講好生意的挑夫轎夫，却已不知逃到那裏去了。而日本鬼子兵就要到來的消息，立刻佈滿了全村，使得每個人都異樣恐慌起來。余老太婆要逃難

的心情，這時就更加焦急了，她首先再出去找尋轎夫，到處走了好久，男的全沒在家，只是一些女人，而且她們都在打包袱，準備逃走，臉色都是慌慌張張的，連同她講話的時間，都騰不出來。不久，敵機又在天空出現了，她便趕快躲了回來。到黃昏的時候，她又叫老女工找人，以為一些男子，總該這時候，從山裏跑回來了。同時駐紮在她家裏的軍隊，也在收拾行裝，準備黑夜行軍了，馬上院子裏現出一片慌忙緊張的空氣。做母親的，便坐立不安起來，一面看着天井裏面那些匆忙的軍士，一面又連聲抱怨老女僕：

「真是沒中用的老東西！找不着，你回來回聲話也好叫。」

女兒坐在床邊上沒有說話，只是把臉鐵青着。

老祖母則躺在床上，還在自言自語地埋怨：

「你走你們的，我為什麼要出去受罪呀！我就躺在這裏，我不怕日本鬼子來趕我的。」

這家裏就是她一個人不願意走。做媳婦的起先打算哄她，說是請她出去做客，一轎子把她抬走，省得臨走時多生口舌。但做孫女的，認定老祖母的脾氣古怪，不好將就，與其出了門，路上生出麻煩，不如先說穿的好。因此不願出遠門的老人家，便對媳婦不住地抱怨起來了。

做媳婦的正在氣頭上，便咕咕嚕嚕地抵塞一番：

「你不走就算了，難道我們沒有足，不曉行走我們的！你替她千辛萬苦地打算，她反而不自在，還要埋怨你，這樣的惡氣我真受够了！」

糧子行裝收拾好了，一個個排在階沿上報數。

戰線好像已經移得很近了，槍炮的聲音，也分明可以聽見。於是母親氣促地向女兒說道：

「你聽見槍聲沒有？……她老人家也沒有法子了，就讓張嫂婆陪她，轎子一來，我們動身就是。」

接着軍隊拔達拔達地響着一串足聲，向大門出去，水壺和刺刀時時鏗鏘鏘地碰擊着。

女主人癡癡着臉子驢馬起來：

「這挨刀的，這爛足桿的，在外面攤屍去了！找野老公去了！……要給槍砲打死了的，要給炸彈炸碎的！」

最後才走的軍官些，便驚詫起來，以為哪個兵士惹着了她，就要她說出那個兵士的樣子來，他們可以立時加以懲辦，後來問明白情形，曉得是怎樣一回事，連忙勸她不要着急，他們可以等她一路走。並叫勤務兵，打起馬燈去催轎子快來。

但結果女僕回來的時候，一個轎夫也沒有跟來。她還大聲地對女主人說道：

「差一點，把足都要跌斷了！你看，這一踢，血都要流出來了！」

一面把褲腳拉起來，露出跌破皮的地方，給女主人瞧。

女主人不管她這些，只是厲聲問道：

「叫的人呢？你去了這一半天！」

「阿喲，再不要講這些東西了！我先去癩頭子家拍一大陣門，也不見一人答允，後來瞎子告訴我，他們連婆娘娃娃都逃走了。再到二桶家，也是一樣，門上吊起一把牛尾巴鎖。真是囉，我那裏沒走交，如今全村子內，只剩瞎子一個人了，他就是能够睜起眼睛走路，也至多只能背起一個人走啊！」

一面說着，順手扯一點紙來，把在跌脫皮的地方，一面又忿忿地埋怨：

「就是三梅那塊死地方，一個不留心，便栽了下去！……呵，這不成，我還是去擦點缸脚妮的好。」接着便走到廚房裏去了。

女主人倒在椅上，急得只是嘆氣。

軍官站在房門口催促地說道：

「老太太，找不着轎子，就快些跟我們走吧！……你聽，炮火越打越近了。」

女主人十分心慌意亂起來，看看她屋裏擺好的行李，又看一看軍官些，簡直說不出一句話。

軍官中的一個，大聲說道：

「還待什麼？她們打不定主意，我們先走我們的吧！」

跟着他就帶起勤務兵向外走去。

別的軍官就趕忙說道：

「走呀，老太太，看光景，半夜不到日本鬼子就會到來。」

女主人又瞥視一下她的行李，搖着頭說：

「不能，我不能空着手走的！……況且她老人家，黑更半夜又不能走一步。」

軍官些一面生氣地說，一面走了出去：

「你老人家真是，這時候還顧東西！……她老人家走不動，留着還不要緊，敵人到了，就怕年青的遭殃哪！」

做母親的，看一下她那臉色灰白的女兒，嘴唇也在起顫抖，便趕忙跑出房間門口，大聲喊道：

「你們老爺些，等一下！……來！秀姑娘，你跟着老爺們去！」

因見女兒沒有動身，還現着遲疑的神情，便一把拖她出去。

軍官些看了她女兒，猶諱不決地說：

「單帶她一個人，恐怕不方便呀。」

大砲在震響着，而且像是近了些似的。

女主人立刻青着臉子急促地說：

「不管了，這年辰。她姑娘家，說好說歹，總比落在鬼子手裏好！」

接着就把女兒推出房間門外，等到一出門坎，馬上就把門關上。而自己却倒在椅子上，默了一會，看一看空空的屋子，便哭了起來。

散兵

大的部隊，業已向後退却了。

在這一帶山林中，雖然一個敵軍也看不見，但他們五個從火線上散下來的兵士，却總不敢走大路，生怕兜頭碰見一羣留有短鬚子的鬼子兵。尤其是小禿子許得生，老是顯得心驚胆戰的，只要路邊叢莽中有什麼響動，就會立刻倒退幾步。他想最好是把身上的軍衣丟了，另換上普通人的衣服，就是穿叫化子的衫子，他也願意。

但雌雄眼趙宏天，却因多天沒遇見什麼敵人，就胆大起來，一路走，一路咕咕嚕嚕地抱怨，說是這樣專揀小路走，一輩子都碰不着人家，非餓倒在路上不可。

麻子金德標見他埋怨得很的時候，便打趣他，問他不想吃黑靈子，說這東西倒是滿現成的。

長頸項李百庸什麼話也不說，跟在後面，老是哼着小調子，聲音使人感到有些憂鬱。

矮個子余卓平走在前頭，提着手槍，一面仔細地打量，一面靜靜地走着。有時候回頭來叱責

幾聲，叫他們不要那樣毫無顧忌地大聲講話。

他們四個人都有武器，只小禿子許得生的槍，早就丟了，但他看見別人有，又不免有點害羞，所以只好檢根棍子，拿在手裏，權充武器，有時還像步槍似的，抗在肩頭。麻子金德標譏笑他說，再配個碗就更像了，簡直可以挨門挨戶喊善人老爺了。小禿子不好意思回答，只是默默走路。

他們走到山路轉拐的時候，矮個子余卓平突然停下足步，急促地說：

「面前有人來哪！」

雌雄眼趙宏天立即取下插着的步槍，很緊地握在手裏，急不能耐地問道：

「在那裏？人多嗎？你看他們是做什麼的？」

小禿子許得生馬上躲進路旁雜木林中，上氣不接下氣地說：

「該不是……日本鬼子吧？」

矮個子余卓平更加注意瞧，推測說：

「我看，就只一個吧？等他走過那幾根樹子，便看得清楚些。」

麻子金德標聽見這麼說，就笑道：

「是一個就不勞咱們的神了。請他老人家自己客氣一點點。」

跟着又對躲進林子的小禿子許得生嘲弄說：

「小禿子，快跑哪！前面鬼子開來一師團。……娘的，你那狗命真值錢！」

雌雄眼趙宏天睜大他那特別大的右眼，看分明之後，便失望地吐一口唾沫。

「呸，又是他娘一個掉隊的！」

麻子金德標惡意地笑着說：

「管他娘的，現在而今，當前目下，乾竹竿子，也要叫牠出點油！」

長頸項李百庸不哼曲子了，只趁勢坐在地上，背靠着癩皮的麻柳樹身，隨着衆人的眼光，朝前望去。

一個足桿微跛的青年兵士，慢慢走過來了，臉子和他們差不多，又瘦又黑的。手上沒有武器，只拿一根帶葉的樹杈，當成手杖，扶着在走。他看見他們四個人，不免有些吃驚，但因見都有着軍衣，便也不大懼怕，神情上到反而有些高興似的。

麻子金德標做出一本正經的樣子，走過去呼喝：

「你打那裏去？你爲什麼開小差？」

跛足的青年兵士，見得情形有些不妙，就趕緊併攏足步，勉強做出立正的姿勢說：

「報告，我不是開小差，我是走不動，掉了隊了！」

麻子金德標拿手槍對準他的臉子，更加威風凜凜地說：

「那你的槍枝呢？……你明白嗎？軍人丟掉槍枝，該得何罪？」

雌雄眼趙宏天圓睜他的右眼，大聲嚷道：

「不要問他，拿他去槍斃好了！讓我先來檢查一下。」

那個青年兵士慌張地指着他的大腿說：

「我是帶點花哪！槍枝黃班長拿去的。」

但是雌雄眼趙宏天不理睬他，還是朝他兩邊衣袋裏去搜東西。

長頸項李百庸忍不住了，惱怒地喊道：

「你們在幹些什麼鬼呀！……都是自家的弟兄！」

麻子金德標收回手槍，也去摸他的褲袋，一面笑着說：

「現在而今，當前目下，那管那麼多！……丁丁貓兒也咬尾巴咄。」（註：丁丁貓兒，指蜻

蜓，丁丁貓兒咬尾巴，這句成語，是說自己吃自己的意思。

矮個子余卓平就大聲招呼說：

「住手吧！有東西，讓他自己拿出來。……喂，弟兄，你帶有吃的東西沒有？」

小禿子這時已從雜木林子鑽出來了，也隨聲附和道：

「你帶有吃的東西沒有？」

雌雄眼趙宏天伸出兩隻空手來，悻悻地走開，一壁說：

「他有一對卵子給你們吃！」

麻子金德標從褲袋縮回手來，對跛足青年兵士譏笑地說：

「你真是，炸排骨，都要添四兩肉！」

隨即打趣雌雄眼趙宏天：

「媽的，不要走，這該你吃吶！你不是一路吵肚子餓！」

跛足的青年兵士，放心地嘆一口氣，接着吞一下唾沫說：

「離還有吃的東西帶起走？火線上那一個不餓肚皮？」

矮個子余卓平問他：

「你現在打算去那裏？」

跛足的青年兵士，坐下來，憂鬱地說：

「連我也不知道，只是胡亂走！」

長頸項李百庸看他一眼，搖一搖頭。

矮個子余卓平皺皺眉頭說：

「這樣胡亂走怎麼成？要是碰見鬼子兵呢？」

跛足的青年兵士低下了頭說：

「那就碰運氣了！」

矮個子余卓平說：

「我看你最好找個山裏人家，養幾天傷，再走的好！」

跛足的青年兵士抬起頭來，感慨地說：

「再不要提這些山裏人家了！剛才那邊有一家人，我才想進去討點東西吃，那知他們立刻關

了門，叫半天，也不應，咳，好不可惡！」

雌雄眼趙宏天立刻喊道：

「哈，有人家麼？你怎不早講一聲！離這裏遠不遠？」

不等他的回答，就向大家招呼道：

「走！弟兄們——我們去一足踢爛他的鬼門！」

小禿子許得生也接嘴喊好，並拿棍子很威風地打一下路旁矮叢，大聲地叫：

「對的，我們去給他踢爛！」

雌雄眼趙宏天走在前面，小禿子許得生跟在後頭。

麻子金德標笑嘻嘻地招呼大家道：

「走，我們大隊人馬去攻打甌子場去！」（註：甌子是煮飯的傢具，攻打甌子場這句成語，乃是戲言吃飯的意思。）

長頸項李百庸，矮個子余卓平，以及跛足的青年兵士都爲饑餓所驅，不得不跟着他們走去。山林中十分靜寂，遠處似乎還有隱隱約約的砲聲。現在衆人別的都不要在下了，只望那所人家快點現了出來。雌雄眼趙宏天一個人走得非常快，小禿子許得生跟在後面，走得氣喘吁吁的。

矮個子余卓平趕着大聲地囑咐：

「喂，你們文明點子哪！不要駭壞人家！」

雌雄眼趙宏天頭也不回地說：

「那就要看他客氣不客氣了！」

麻子金德標笑着說：

「沒法子想的！我們這一羣餓鬼，連閻王老爺看到，都要腦殼疼！」

不久，幾間草屋，現在路邊林中。外面圍着土牆。

板門則緊緊地關着。

起先雌雄眼趙宏天還耐着性子喊開門，後來竟拿足踢了起來，一邊嘴裏還不乾不淨地亂罵。

小禿子許得生也拿足踢，也跟着罵。

矮個子余卓平走到了，便阻止着他們，接着就繞着土牆，各處查看，一面平心靜氣地說：

「不妨事的！老板，我們都是規矩的軍人，你老替我們煮一頓飯，我們給你錢！」

但是，任隨你怎樣說好話，裏面始終沒有人答允。

麻子金德標譏諷地罵道：

「他娘的，這都是烏龜子，不打是不伸出頭來的！」

於是，休息在門前大石上的雌雄眼趙宏天，便越發按捺不住了，便抱塊石頭，氣勢汹汹地去

捶板門。

等長頸項李百庸和跛足青年兵士走來的時候，他們業已打爛門鑽進去了。

長頸項李百庸搖着頭說：

「咳，簡直變成土匪了！」

隨即和跛足青年兵士坐在門前休息一會。

矮個子余卓平從房子後面林子鑽了出來，一邊不高興地說：

「這家人死光了麼？」

忽然看見大門已經打破，便驚訝地叫了一下，不再說什麼，也就鑽了進去。

長頸項李百庸稍坐一會，便向跛足青年兵士說：

「我們還是進去找一點東西罷，這些傢伙是不會來叫的。」

他倆一鑽進門，就聽見屋裏瓦器打爛的聲音，同時還聽見雌雄眼趙宏天在高聲咒罵，接着，

又聽見麻子金德標在哄笑，大聲說：

「穿着，就不許給我脫下來！」

矮個子余卓平從灶房門走出，現着一臉失望的神色，對長頸項李百庸說：

「難怪沒有人答允。媽的，全逃光了，一點東西也不剩。」

堂屋裏一條精瘦的黑貓，箭似的跑了出來。雌雄眼趙宏天提着槍，從後追着，一面向矮個子

余卓平他們喊：

「攔着！攔着！」

麻子金德標拿一件軍衣走出，一面譏笑雌雄眼說：

「真是地獄裏放出的餓殍鬼！」

小禿子許得生趕着麻子金德標，搶他手上的軍衣，害羞地說：

「還來，還來！你老是鬧人家的玩笑！」

原來他身上正換上一件襤褸的衣衫，因見別人笑他，又不好意思穿了。

麻子金德標把拿軍衣的手，高高舉了起來，笑着罵小禿子許得生道：

「滾開！你這叫化子胆敢來搶我兵大爺的衣衫嗎？」

雌雄眼趙宏天看見黑貓一下爬上牆，跳進牆外林中去了，更加冒火起來，禁不住破口大罵：

「娘的，這些傢伙太可惡了，什麼東西都藏得乾乾淨淨的。他默倒他狡猾，看嘛，老子非燒

他房子不可！」

長頸項李百庸在各間屋子望了之後，看見小禿子許得生把換下的爛衣服丟在地上，就嘆口氣

說：

「這樣的人家，還有什麼剩嘛！」

麻子金德標對着跛足的青年兵士，譏刺地道：

「你那眼睛不曉得是怎樣生起的！這樣的鬼地方，還說是住有人！」

跛足青年兵士却急紅着臉分辯，說是的確親眼看見住有人，一定是剛才躲開的。

小禿子許得生便打出主意說：

「要是剛才躲開的，準還在近邊林子裏，我們去找找！」

麻子金德標便囑弄他道：

「外面盡是樹林子，你那裏去找？除非你有孫悟空的本事，拔下腿上的毫毛變他三五百個

小禿子。」

小禿子許得生紅起臉啐了他一口。

矮個子余卓平，嘆了一口氣，一壁坐下去說：

「這些山裏人真不成話了，簡直對我們自己人堅壁清野起來！」

長頸項李百庸躺在屋前空地上，埋怨什麼人似的說道：

「這都怪我們當軍人的自己不爭氣！要不是先前開過這裏的隊伍糟糕，他們那會看見我們就跑！」

雌雄眼趙宏天聽見這些話，好像火上加油似的，大聲罵道：

「放他娘的一把火，看他狗入的跑嘛！」

麻子金德標忽然想起什麼似的，拍一下他的腿子，笑着說：

「對的！我們放一把火！要是他們躲在近邊林子裏，他們定會回來救的，那時就乘勢抓他一個人，拷打一下，自然會喊，老總，米藏在這裏呀！」

小禿子許得生高興得跳了起來，喊道：

「好，就來動手！那個身上有火柴！」

矮個子余卓平立刻罵小禿子許得生：

「你真是說起風，就是雨的！你燒了房子，他不出來，又有什麼用呢？我們到底是中國兵哪，幹起來，可不要連日本鬼子也不如！」

雌雄眼趙宏天好像沒地方出氣似的，就對矮個子余卓平罵起來：

「我不要聽你那些卵子話！你再說得好聽，要餓死還不是要餓死！……現在我們不是要講起

來好聽，我們是要活哪！」

矮個子余卓平冷笑着說：

「你口聲聲要活，我肯信，你燒人家房子，你就活起來麼？——不要沒頭沒腦地發牛脾氣！」

雌雄眼趙宏天就惱怒地大聲吼道：

「滾開，你不要在我面前刮達刮達的……這些房子我非燒不可，看那個敢阻撓我！」連山對面谷裏也起了回聲。

他先前還是信口罵的氣話，現在簡直要實行了。

麻子金德標明知他找不着火柴，便打趣他道：

「你燒吧，誰也不阻撓你！要是你不燒，你就是衆人幹出來的！」

雌雄眼趙宏天便向麻子金德標喝道：

「閉着你的臭嘴，……拿火柴來，你看這些人是不是三歲小孩，空口說白話？」

麻子金德標嘻皮笑臉地說：

「你何必要火柴呢？你再吼大聲一點，嘴巴裏自不然會吐出火來的！」

雌雄眼趙宏天不再回答，端起步槍，就對房頂打了一下，立刻靜寂的山林中，轟然地起了一下駭人的巨響，附近樹上立刻有鳥兒驚飛起來。但結果房頂並沒有因此起火，只是冒一股烟子而已。

矮個子余卓平便馬上去拖他的槍，喝住他道：

「你在發瘋瘋了，這樣白拋撒子彈。……大家約過的話，你又忘記了！」

雌雄眼趙宏天却不讓他拖槍，閃在一旁，橫起眼睛，傲然地說：

「你管不住我！我們今天就散夥！同你們混在一起，只有死路一條！麻子，小禿子，你們跟我來！」

小禿子許得生現出沒主張的神情，只是看一下矮個子余卓平，又瞧一下麻子金德標。

麻子金德標却嘲笑小禿子許德生道：

「小禿子，你快跟他去呀，……那邊有人擺起席桌等你們，遲了就冷哪！」

這時一個老婆子從破門上鑽了進來，現出一臉悽惶的神色，對着屋前空地上坐着的兵士，就跪下去叩頭，一壁嘴裏喊道：

「老爺呀！老總呀！請可憐我，不要燒我這個窩哪！」

大家都掉轉頭來，吃驚地瞧着她。麻子金德標隨即笑了起來，向趙宏天說道：

「雌雄眼，還是你吼得好！」

跟着走過去，拉着老婆子說：

「老太太，不要拜年了，這不是大年初一。我問你囉，你們爲什麼躲起來？我告訴你，我們是來保護你們的，你們不要怕！你快去把你那些兒子媳婦女兒孩子叫回來，這半天，躲在山裏怪難受的。」

他雖是竭力莊重地說，但聲音裏還是帶着一些譏笑的意味。

老婆子遲疑不定地回答說：

「我只是孤寡的老婆子，老總呀，我沒有多餘的人！」

跛足的青年兵士就插嘴說：

「我剛才看見的，還有年青女人哩！」

雌雄眼趙宏天立刻說道：

「這些山裏人好厲害囉！」

隨即厲聲向老婆子喝道：

「你不要哄我！我們要在你這裏駐紮一百年，要是你家裏多出一個人，我就要牽來宰頭！」

老婆子駭得來只是叩頭：

「老總哪，我怎敢欺哄你老人家呀！」

麻子金德標向雌雄眼揮一下手，打趣地說：

「你簡直說話不巴譜！要是她老人家，還生個細人子，你也宰她的頭嗎？」

老婆子紅起臉叫道：

「呵呀，阿彌陀佛！」

隨即小聲喃喃地說：

「老總，這要墮拔舌地獄哪！」

麻子嚇嚇地笑着說：

「閒話少說，閒話少說，你老人家，我問你囉，你有米賣沒有？替我們煮點飯，聽清楚沒有，我們有現錢給你！」

老婆子胆怯地看一看他們，臉上感到有些爲難地說：

「我們山裏人，那來的米，你老總就是出錢也買不出來。」

雌雄眼趙宏天又大聲吼道：

「揍她娘一頓！她就有米賣了！」

小禿子許得生也乘機附和說：

「真的，揍一頓，就有米了！」

老婆子駭得來不敢說話，只是悽悽惶惶地望着衆人。

長頸項李百庸便埋怨地說：

「真是亂來了！她們山裏人哪來的米？她們一向是吃雜糧的！」

矮個子余卓平就和氣地說：

「老太，你們有紅薯沒有？賣點給我們。」

老婆子嘆口氣說：

「收成不好，連我們也不够吃，哪還有賣的呢？」

雌雄眼趙宏天威駭她：

「老婆子，我告訴你，我們一兩天沒吃飯了，你不賣，我們也要估住你賣，除非你飛上天

去！」

矮個子余卓平立刻說他道：

「你又來了！」

隨即向老婆子說：

「你老人家，還是聽我勸的好，快找點來賣，我這位弟兄，脾氣不好惹的，要不是我們拉住的話，嚇，你還有你的房子！」

雌雄眼趙宏天怒氣呼呼地說：

「你到底賣不賣？……我就燒哪！」

麻子金德標假裝拉雌雄眼一把。

「你那樣性急做什麼？你看嘛，人家老太太，就要答允了！……我告訴你，你稍爲規矩一點，她老人家心腸滿好的，連殺雞招待都願意！」

老婆子無可奈何了，深深嘆一口氣，紅着眼腔對麻子和矮個子哭聲哭氣地說：

「好，我分點給你們！」

她不相信他們會給她錢的。

老婆子將灶房灰堆底下埋的紅薯指給他們之後，突然看見她的水缸打爛在地上，便忍不住啜

泣起來。

矮個子余卓平一面在灰裏挖紅薯，一面埋怨雌雄眼道：

「這樣動不動就糟蹋人家的東西，真是要不得！」

雌雄眼趙宏天先抓一個紅薯，稍微拍去灰，就連生的吃起來，一邊粗聲粗氣地回答：

「這是她自討得！哪怪得我？我們當兵的，又不吃人，她爲什麼要躲起？」

麻子金德標邊吃邊打趣說：

「你還不吃人？……看你那樣子，嘴上只差安兩根擦牙了！」

長頸項李百庸同跛足的青年兵士最後走進灶房來，看見大家在吃生的，便說：

「生的吃多了，會瀉肚子哪，最好找個鍋子來煮！」

小禿子許得生便拉老婆子一把。

「喂，不要哭哪！你的鍋藏在那裏的，拿出來借我們用用！」

老婆子哭着生氣地說：

「我沒有！我什麼也沒有呀！……灶王菩薩哪，我造了什麼罪哪！」

長頸項李百庸一面抓個生紅薯吃，一面皺緊眉頭說：

「誰又惹着她了？」

沒有人回答。麻子金德標丟去吃剩的紅薯根子，又去拿第二塊紅薯來吃，一面向老婆子說：「不要哭！老太太！我們打退了日本鬼子，自必然會賠你幾十隻水缸，那時候，東洋貨，西洋貨，隨你挑選！」

老婆子哽咽一會子，才哭聲哭氣地埋怨：

「門打爛了，到不打緊，山裏有的是樹子。缸子可不容易哪，你曉得要多遠地方搬來？」

麻子金德標竭力陪着笑臉說：

「你老人家，既然好心腸，肯賣紅薯給我們，就越發做做好事，把鍋也借我們使使！」

老婆子遲疑了一會，終於指着灶眼說道：

「就在這裏拿火燒來吃吧！我們也多半這樣吃哩！」

麻子金德標立刻問道：

「那末火呢？你老人家給點火柴哪！」

老婆子站起來，拿衣袖揩一揩眼睛，走到灶背後，對着火烟燻黑的牆壁，輕輕取下一個磚，伸手進去，摸出一匣火柴，遞給麻子。

麻子金德標笑起來了。

「你這位老人家，真會玩把戲！」

小禿子許得生吐去帶泥的皮子，也笑着說：

「哈，她一定還藏有好東西哩！」

麻子金德標一面在灶裏燃火，一面向老婆子笑着說：

「我猜你老人家一定還有雞蛋，哪有山裏人家不養雞的？」

老婆子坐在門檻上去，做出沒有聽見的樣子。

小禿子許得生彷彿要討好麻子一樣，便笑着說：

「我來代她搜好了！」

跟着，便朝牆縫上，東張西望地瞧。

老婆子這才說道：

「你搜好哪！還有什麼蛋呢？一個小雞仔，早就給野貓子抓去了。」

雌雄眼趙宏天一面把生紅薯搬在灶側邊，一面對老婆子道：

「你留着做什麼呀？我告訴你，日本鬼子打來，那就沒有這麼客氣了！」

老婆子看見灰堆裏藏的紅薯，給他搬了許多出來，便氣急敗壞地說：

「呵呀，通給我吃了麼？——這不行的哪！」

矮個子余卓平便立刻給她送了些轉去。

麻子金德標把紅薯一個一個地塞進紅的灰燼去燒，一壁笑着說道：

「你一個老人家，留那們多做什麼？」

老婆子急不擇口地說：

「老總，我還有兒女孫子要吃哪！」

雌雄眼趙宏天馬上鼓起眼睛看她一下，嗔責地說：

「好狡猾的東西，她剛才還口口聲聲說是孤寡老婆子哩！」

一面就搖着矮個子，不許他搬送轉去，一面嘴裏罵道：

「通給她娘的燒了，吃不完就包起走，對待這些傢伙是用不着客氣的！」

矮個子余卓平便拿手掀開雌雄眼，依舊送回些紅薯去，一邊嚴厲地說道：

「算了吧，人家山裏人，你同她一般見識做什麼？」

跛足的青年兵士吃着生的紅薯，小聲咕嚕道：

「呸，山裏人！幸喜人多！一個人是會受她們鬼氣的！」

雖雄眼趙宏天雖是讓步了，但臉上還是露出悻悻的神色，堵起嘴巴說：

「你才那樣老實！你默倒她只那一堆麼？她一定別處還藏有的！」

老婆子看見他們亂燒火，有些心疼，便說：

「燒小些哪！老總！」

同時又接嘴分辯說：

「老總，我敢賭咒！要是我還藏得有，叫天落下把火來，連房子都燒去！」

麻子金德標一面燒火，一面打趣她說：

「算了吧，你老人家賭什麼咒呢？如今天老爺終入燒雅片烟，不管事了！」

老婆子做出害怕的神情說：

「呵呀，這樣的話，都說得麼？」

麻子金德標繼續笑着說道：

「我告訴你，要是天老爺管事的話，如今日本鬼子可不敢這麼兇哪！」

老婆子搖着頭說：

「這哪裏是不管事？老總，我告訴你，是劫數哪，天要收一批人！……凡是做惡事的人，都是劫難逃的！」

她講着的時候，還故意瞟雌雄眼一下。

雌雄眼趙宏天就罵麻子道：

「你同她講什麼鬼話哪！」

一會，又忽然想起什麼似的說：

「喂！你問她一聲！她這幾間房子該不該在劫？……她要是說聲在劫，就算了。……說是不該在劫，我就用火來燒！看她的天老爺有什麼本事來管？」

老婆子又失聲叫了出來，喊道：

「行行好吧！怎麼說出這樣墮地獄的話來！」

火爐裏的紅薯，有些燒熟了，大家便不管三七二十一，連半生熟的，也爭着挖出來吃。大家吃得有些飽的時候，一個漢子滿頭大汗跑了進來，現着一臉倉惶的神色的急口說：

「媽，快逃呀！日本鬼子——打來了！」

同時，一眼看見蹲在灶邊忙吃紅薯的兵士，又露出非常害怕的神情。顯然他是硬着頭皮跑來

的。

大家都不免驚慌起來。矮個子余卓平首先喊道：

「你講什麼來呀？站着，不用怕！」

漢子舉止失措地回答道：

「老爺，唔，老總，我是講日本鬼子打來了！」

小禿子許得生禁不住手顫起來，竟把吃剩的半節紅薯也跌落地上。

麻子金得標却忽然吼道：

「不要聽他胡說！！ 你說謊，你胆敢駭我們麼？」

接着，抓起足邊的手槍，直對站在灶房門外的漢子指着。

老婆子給突來的消息驚怔着的，這時就站起來立刻向麻子搖手，尖聲喊道：

「老總，我老大老實人，他不會說謊的！」

隨即又趕快轉頭去，問他兒子：

「你是不是親眼看見的？ 這是亂講不得的哪！」

漢子足桿抖縮縮地說：

「老總，我……我哪敢驚駭你們！要是……有半句……假，你就槍斃我！」

接着，又對他母親惱怒地說：

「這才怪了！我怎麼不是親眼看見的？就在坡底下，打搶一家過路人，遲一下，他們會打上來的，媽，快跟我走呀！」

老婆子聽說就要打上來了，又驚魂失色地坐了下去，口裏喃喃道：

「天呀，這怎麼得了！」

漢子連忙去扶她的母親。小禿子許得生趕緊從他身邊擠出，去檢地上剛才丟掉的爛衣衫。跛足的青年兵士把吃了一半的紅薯丟了，看着自己的腿子，着急地說：

「真糟糕！」

矮個子很快地吞完口裏的紅薯，抓好他的槍，一面向眾人喊道：

「上好子彈！」

接着，走到漢子的身邊，推着他的肩膀問：

「喂，你看見鬼子有多少人？」

漢子竭力安慰他的娘：

「媽，不要怕，你跑不動，我攆你！」

隨即，又迅速地伸起腰來，趕忙回答老總的問話：

「不多，不多，就只十來個！」

麻子金德標早已收好他的手槍，聽見這麼說，就禁不住笑了起來；還吐一口唾沫。

「呸，才十多個就那樣怕，真是沒用的飯桶！」

老婆子用手按一下她的胸口，這時才對她兒子喘吁吁地說：

「不要拖我！咳，你讓我喘一口氣哪！」

漢子放開手，覺得麻子那麼說便稍微安心些了，同時却又望着麻子忸怩地說：

「他們叫得駭人哪，槍上的刀子，又亮晃晃的，射人的眼睛。」

長頸項李百庸一面聽一面臉上起着痙攣，因為他要完全燒熟才吃，所以別人快要飽了，他的肚子還沒有裝進好多，這時使趕緊吞嚥着，間或還硬得來鼓起了眼睛。

雌雄眼趙宏天比任何人都吃得多，他吃的時候彷彿很專心，就連日本鬼子快要打來的消息，也使他不大在意似的。

因此，矮個子余卓平掉回頭來，看見大家還沒有準備，就連忙喊道：

「喂，你們怎麼的？」

麻子金德標含意地笑道：

「怎麼？你打算去幹一下麼？」

矮個子余卓平明知麻子的用意了，就不滿意地說道：

「怎麼？你打算車了麼？」

麻子金德標譏笑地說：

「何苦去雞蛋撞石頭呢？說不定，他們還有大部隊在後頭！」

矮個子余卓平沒有說話了。露出躊躇的樣子。

老婆子心裏比較平靜些了，看見這情形，又抬頭望望她的房子，不禁悲從中來似的，立刻對他們眼圈紅紅地說：

「老總呀，你們不走好不好？」

因見大家都沒有答允，就又哭聲哭氣地懇求：

「老總呀，請你們打救我們哪！剛才你們來，不是還說，來保護我們的麼？」
看見雌雄眼他們還在吃紅薯，就又添加道：

「紅薯不算錢，就作算送你們各位老總的！」

兒子見她母親竟來一這手，自己一時不知如何是好，只呆呆地站在一旁，看一下他的母親，又瞧一下衆人。

麻子金德標聽見老婆子最後說的話，便惡意地笑道：

「真是囉，你想這幾根紅薯，就要買我們的命麼？」

老婆子不管這些，却固執地懇求，並雙足跪了下去，還一面叫她的兒子：

「你跪下呀，你跟各位老總求情哪！」

漢子馬上遵命跪下了，向衆人叩了一個頭。

長頸項李百庸一直癡癲着臉子的，這時忍不住了，便丟去手裏的半節紅薯，大聲責罵衆人似的說道：

「娘噪的！我們不是軍人麼？我們是軍人，我們就不能讓那些禽獸來行兇哪！」

矮個子余卓平也立即揮着手喊道：

「弟兄們，我們吃糧當兵，原是保國衛民的，這時不保護老百姓還待甚麼時候？我們去看，要真是只有一二十個鬼子，我們可以用計策，乘其不備。」

離雄眼趙宏天這時吃飽了，拿手掌胡亂拭一下嘴巴，朝灶房門外看一眼，咕咕咕罵道：

「媽的，這時候，就要我們兵大爺了！不要的時候，他就有本事躲得天遠地遠，把你餓死！娘賣的！這些瘟臭的東西！：你們去保護了，我走我的！」

一面就提起他的步槍，走出灶房。看見小禿子穿着破衣，在那邊屋角上一躲一閃的，便叫道：

「來，小禿子跟我走！」

長頸項李百庸鼓起眼睛瞞着他，看見小禿子也真的要尾他走，便氣得火星暴濺起來地罵：

「他媽的，這是什麼軍人呀！這簡直是土匪？」

離雄眼趙宏天剛要走出圍牆的門了，聽見這樣罵，也，光天化日可與天罵道：

「放你的屁，我們怎樣是土匪？」

「混賬東西，你們不是土匪是甚麼？剛才白吃東西，不給錢，還不是土匪是甚麼？」

長頸項李百庸紅漲着臉，伸長頸項地罵。

離雄眼趙宏天馬上從衣袋裏抓出一張角票，生氣地朝地上一丟，向老婆子喊道：

「拿去！老東西，這是我出的一份！」

這時圍牆外面響起了救命的聲音，一個中年商人，氣喘汗流地跑進破門來，當先一把就拖着雌雄眼，紅不說白不說，便喊：

「老總，救我一家的命呀！」

接着就把頭直朝地上叩去，那種慌亂着急的樣子彷彿不是叩頭，而是拿腦袋去碰地面似的。

雌雄眼趙宏天這一下到弄得有些忙亂了，便高聲叫道：

「你在幹嗎哪！你快對我說！：真是要命！」

中年商人好像怕他走開似的，一直緊緊抓着他，滿眼含淚地說：

「老總，我的老母親，我的小女兒，我的老婆，受不起那些日本禽獸呀！」

雌雄眼趙宏天惱怒地說：

「鬼東西，你說清楚一點！是不是鬼子在殺她們？」

中年商人半帶倉惶半帶憤慨地回答：

「殺到好了！在一個個地輪姦哪！真造孽呵！我的老婆還是大肚皮，等不幾天就要生孩子

哪！」

雌雄眼趙宏天咬下牙齒，火辣辣地罵道。

「入娘的，這些該死的禽獸！滾開，讓老子去剝他媽的皮！」

一下掀開拉着他的中年商人，便提起槍衝出破門去。

矮子連忙從後趕着，一叫喊道：

「喂，你不要那樣毛燥，打草驚蛇的！讓我們先想個計策。」

跛足的青年兵見衆人都去，就也興奮地說：

「我也去個！」

長頸項李百庸回頭來說道：

「你癡笨，你去沒用哪！」

跛子兵士紅起臉說道：

「我可以湊人多，幫着叫喊幾聲咯！」

漢子也感動了，便向中年商人說道：

「好，我們都去喊號子！」

早就爬起來站在一邊的老太婆，這時也快愉得流起眼淚，忍不住大聲叫道：

「老總們！打勝仗回來，我宰雞你們吃哪！」

麻子金德標走在最後，聽見這麼叫，便罵道：

「媽的，這時候你又有雞了！」

隨即掉轉頭來，打趣地喊道：

「好，你快殺雞哪，等會子，我殺鬼子給你吃！」

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六日於桂林

父 親

挨近棗樹那邊的小板門，突然敲得剝剝地發響，這在白天聽來，到沒什麼，但當此深更夜靜，就未免有些驚人。

這時江大爺正在堂屋裏剃去長鬍鬚，立即身子一顫，連手裏的剃頭刀，也落在地下，他並不馬上就檢起來，只是忙向旁邊替他打點行李的老婆子，神情恐怖地吩咐：

「你快去，不論甚麼人，都說我不在家！」

跟着他就把散在一地的手提箱，小包袱，以及準備走長路的草鞋，都趕快弄進睡房。最後還把剃頭刀檢起來，連同洗鬍子的水碗帕子之類，胡亂塞進神龕裏去。總之，凡是可以動人疑惑的地方，他都一一加以安排，務必使人不致看出有誰出遠門的形跡。然而，最無法掩飾的，還是他本人，因為他那留有十年，遠近馳名的長鬍子，都已剃去，再不能長上了。這種尷尬的樣子，怎麼好見人呢？聽見小板門拉開的聲音，他急不能待了，便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朝床底下鑽去。首先是聞着稻草泥土的穢臭氣味，很濃烈地刺人鼻子。接着就籠了一頭的蜘蛛絲，彷彿魚兒進了網

一樣，簡直一下子睜不開眼睛。但這一切他都不介意了，他只是痛恨而又惱怒地想。

「該槍斃的！這又是那個鬼走漏風聲了！」

信手在光下巴上摸了一下，他一向思考的時候，總禁不住要理他的鬚子的。

「沒有！斷斷不會有的！……自己私下逃走的事情，除了老婆子，誰也不曉得。就連自己的媳婦，用人，也不會知道，前幾天他們早已送的送走，遺的遺開了。……真是古怪得很！……唔，莫非昨天日本鬼子估着派款，看出我的神情不對麼？」

這時，老婆子講着話的聲音，業已響到堂屋來了，江大爺就馬上尖起耳朵，凝神靜氣地聽。

「爸爸喃，他老人家睡了麼？」

雖然這聲音是從傷風的喉管裏吐出來的，但他也還聽出了，這是他半年前徵去當兵的老二。可是爲了慎重起見，他還不即時鑽出來，他怕兒子的後頭，還跟有另外的人。

「老二回來了，你在哪裏呀？」

聽見老婆子這樣叫他，覺得畢竟沒有別人了，這才慢條斯理地爬了出來，一面却迅速地拭去他臉上頭上的蜘蛛絲。

在洋油燈下，父親吃驚地打量他的兒子，兒子也吃驚地打量他的父親。因爲兩個人的外觀，

都完全改變了。兒子應徵出去，是穿着軍衣，現在却換上了鄉下女人的衣衫。父親一向是長袍馬褂的，現在却穿着不合身的舊短衣，而且更令人奇怪的，是那十年來就已看慣了的長鬍子，竟會全然沒有了。

「怎麼攪起的哪？」

兩父子都同時發生了這樣的疑問，但終於問出來的，還是一向老練的父親。

兒子連忙回答：

「這一回真糟！我們隊伍退到苗家嶺的時候，連長給鬼子飛機炸了，大家沒法子，只好散開。……一路又碰不着一個男人。媽的，就只好找到這樣一件衣裳！」

說着，一面看一下自己，禁不住害羞起來，轉臉向他的媽說道：

「找件衣裳換哪！這真够受了！」

一面又朝睡房口望望，看有人出來沒有。但他媽還沒動身，他又吞一口唾涎說：

「這慢一點。先要點東西來吃哪！真要命，兩三天沒吃東西了！」

隨即坐在堂屋門坎上，神情現得很是困頓。

父親明白是怎樣一回事了，便立刻板起面孔，生氣地說：

「你真是糊塗蛋——現在還跑回來做什麼？鬼子打到這裏來，你不知道嗎？你路上沒聽見人講嗎？——你真又糊塗又胆大，簡直不怕鬼子盤查？」

兒子略帶倉惶的神情說：

「怎麼不聽見，就是聽見才趕回來的。——鬼子哪裏截得着我，這些山上的小路，閉着眼睛我都曉得走。」

說到收尾的時候，且現出了得意的神色。跟着又打量他那沒鬚子的父親，禁不住感到滑稽，隨即說道：

「我還聽見路上許多人說你老人家……」

父親立即睜大眼睛問：

「他們說我什麼？」

兒子猶豫起來：

「他們說你老人家做……」

父親登時臉色鐵青，變得可怕起來。

兒子立即改口說：

「他們說你老人家……做了鬼子的官了！」

父親馬上火辣辣地罵道：

「做官……我寧願變牛馬烏龜！鬼官！」

母親想拿洋油燈到灶房去，但怕老頭子正在冒火的時候，拿她出氣。便帶試探的口氣說：

「我拿燈去照照，給他熱點飯。」

兒子望着她說：

「你自己去熱麼？算了，不熱了，就拿冷的來……真要命，餓了兩三天了？」

他認爲飯應該是自己的女人熱的，因而便問道：

「嫂嫂她們呢？」

依一向養成的習慣，他還不好直搭直問到他的女人。

父親譏諷似地說：

「就只有你糊塗，這時候還回來鬧鬼！她們都比你聰明，早走了，……哼，都是些只顧自己的東西。」

媳婦些走，原是他的主意，那天從慰勞鬼子的會上回來，他便要她們當天晚上離開村子，投

奔親戚家去。然而現在他又罵起她們來了。

母親以女人的敏感，體會到兒子的心意，便插嘴說道：

「張女子那天晚上也走了，我叫李媽直送遼豬兒山的，……你哪裏知道，多怕人哪！他們要你爸爸，找五十個女人……我忘記了，他們喊做什麼花的，……」

父親向母親叱責道：「快去！不要呆了！就拿點冷飯給他吃！你聽，鷄叫了那！」
隨即又自言自語，忿忿地說：

「簡直不當人看！簡直把我當成老烏龜，戴綠頭巾，開密子的！」

母親拿開洋油燈走了。堂屋裏，突然黑暗起來。

兒子又問：

「哥哥哩？」

父親罵道：

「雜種！沒良心的東西，他先就溜哪。」

隔了一會，他又嘆氣地說：

「他們鬼子真是把人不當人！連獨子也要抽，不溜又有什麼辦法呢？」

母親端出冷飯來，飯上還放一點泡菜。同時堂屋裏車又光明起來。

母親看着兒子吃飯，一面向父親問道：

「老二回來了，今晚還走嗎？」

父親立即嗔怪她道：

「爲什麼不走？真是糊塗蛋！你看我這樣子，還能留下一刻嗎？」

同時拿手指一下他的光下巴。

兒子一面吃飯一面問道：

「爸，你老人家要到哪裏去？」

父親忍着怒氣帶着譏諷的神氣說：

「呸，你還不明白嗎？——快點吃吧！等會兒路上告訴你。」

兒子聽見父親還要他走，便更加疑惑起來，臉上禁不住現出不安的神情。

母親却從旁解釋道：

「你哪裏曉得囉，那些人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哪！聞首要米兩百石，後來又要豬一百條。這

還靠你爸爸的面子，張羅得到。後來簡直更要得怪，連女人也要了，這件事還沒弄個停當，跟着

又要人修路了，又要人當兵了，又要人拾東西了。昨天還要派幾千塊，限三天就要交齊，你爸爸才回嘴，他們就……」

母親說到這裏，禁不住悲愴起來，息了一下，才又哭聲哭氣地說：

「他就是脾氣壞不聽人勸！早聽我勸不做官多好！」

父親對着母親鼓起眼睛說：

「閉着你的臭嘴，現在又該你來放屁了！」

隨即車轉身子，臉向着一邊，忿忿地說：

「我不是想維持地方上的安寧，鬼才肯出來幹這些事情！」

等了一會之後，又向兒子催促道：

「快些吃！你聽她那些屁話做什麼？」

接着就走進屋去，整理他的行李。

母親對着他的背影，不滿意地扁一扁嘴。隨即又拉兒子的手腕一下，躬下腰，低聲說：

「活報應哪！就是想做官咄……還死強着，不認賬！」

父親拿出手提箱小包袱出來，看見兒子吃了飯，絲毫沒有走的意思，就不高興地說：

「怎麼？你不打算走嗎？」

兒子看一下父親，又看一下他的娘說：

「媽一個人留着麼？……我又才回來哪。」

母親看見父親又要發怒了，就趕忙轉彎道：

「你走呀，你留在家裏，鬼子會抓你去當兵的，我一個人沒什麼要緊。」

說着說着，眼眶就紅了，趕緊低下頭去。

兒子拍一下他的大腿說：

「他鬼子抓得着！我草鞋一登，就朝山裏躲哪！」

父親指着兒子罵道：

「哼，你只曉得躲麼？……你這沒出息的東西！」

兒子沒有回答，只是惶恐地望着他的父親。

父親越罵越生氣起來。

「虧你活這麼大，還當過兵囉！日本鬼子佔了你的家鄉，你就只曉得躲麼？日本鬼子欺侮

了，……咳，告訴你也沒用的，你這沒出息的東西！……我對你們是毫無希望的了！」

母親胆怯地抱怨道：

「你們爸爸也是！你說你喃，他又發龜的氣！你要他做什麼，你好好地講吶！他又不是三兩歲的孩子！」

父親一手提小箱子，一手提包袱，怒不可遏地說：

「我要他做什麼？我甚麼都不要他做！……媽的，懂事點，還要我來告訴麼？……要是人家的兒子，曉得老子挨過耳光，你看……」

兒子驀地站了起來，抓着父親的手腕，大聲喊道：

「爸，有這樣的事麼？……兒子給你報仇……我真蒙在鼓裏，我還默倒我的爸爸在做官哩！」

父親立即緊繃着臉子，止住兒子說：

「你這樣叫什麼？……你默倒鬼子還住得遠麼？」

兒子壓抑着聲音，氣狠狠地問：

「告訴我，他們鬼子住在哪裏？我趁黑去放他媽一把火！」

父親放下行李，拉着兒子，恫嚇地說道：

「糊塗蛋！你赤手空拳的，你去白送死麼？」

兒子盯着父親的臉子，大聲忿忿地說：

「那末你叫我做什麼呢？……難道就這樣逃走了麼？」

父親又立即止住他。

「小聲點！你這樣驚呼吶喊地做什麼？」

隨即指一下門外面繁星燦爛的天空，低聲有力地說：

「到那邊去！加入我們中國的游擊隊！」

於是兒子馬上提着父親放下的箱子和包袱，朝外就走，到了門口才突然回頭來，對着後面邊

行的母親說道：

「媽，不要難過！我們不久就要打回來的！」

鋤頭

修好鐵路，天都亮了。從地上升起的朝霧，把山崗和原野，完完全全蒙蓋着。鐵脚下的小路，只幾丈內，才看得清楚，阿棟和別的小伙伴分手後，拿着壞了的鋤頭，疲倦地走回家來。

他的家，是和原野內的村落分開的，幾間孤另另的茅草房子，坐落在山坡下面。沿山樹木蒼鬱，從茅屋到坡頂，就在冬天，也是一片海綠。他平日在坡邊種地度日，因為一向買不起牛，他和他的老婆便各拿一把鋤頭，整天做挖翻泥土的工作。他們艱難的歲月，就是在辛勤的手腕上度過的。

自從日本賊兵佔領這條鐵路後，他們的鋤頭，鋒口都給泥土磨薄的了，就更加遭到一種磨折。這就是說：鐵路一給游擊隊炸斷挖壞，車站上的日本守兵。便連更宵夜，強派各村順民，自帶鋤頭去修理。阿棟的鋤頭這幾個月來，壞來單乘一把，不幸這次夜裏，碰在石頭上，又一下挖斷了。他難過得了不得，沒有鋤頭，往後怎麼活下去呢？太平墟的鐵匠，早已關門逃走，火車上也沒有洋鐵鋤頭，運來發賣，終天只是運着兵來兵往的。

嶺上樹林中，南方的候鳥春波羅，正開始把波波的快樂聲音，第一次送下原野來。阿棟明白，跟着春波羅之後，不久就會來了催耕雀，在田隴間，「快耕」「快耕」地嚷叫。那麼時候一過，還耕種得上什麼呢？

阿棟拿着壞了的鋤頭，慢慢走着，憂鬱而且懊喪。走到草屋籬前的時候，太陽已經出來了，乳白色的朝霧，漸漸變成稀薄。原野中的村莊，溪邊的小樹，也隱隱約約可以望見。他的女人站在屋門口，很快地走了出來，左右望了一下，機警地小聲說：

「你後邊備有人來沒有？阿定來了，他腿上帶有傷。」

阿棟驚慌地連忙問：

「帶了傷！哪個阿定？他在哪裏？」

「左不是陳家橋的阿定，他在灶房裏烤火。」

越過仙人掌霸王鞭長成的天然籬落，一進去便是供有天地君親師以及牛馬二王的神堂。阿棟慌慌忙忙把鋤頭朝神位前一丟，就趕快走進灶房去。

阿定坐在火堆旁邊，一隻足放在矮凳上，禪脚拉得高高的。他正把腿上纏的布條解開，打算查看一下傷口。聽見足聲響，立刻抬起頭來，黃面失血的臉上，略微現出高興的神采，興奮地

說：

「阿棟哥，好久沒見了，我一早就來打擾你！」

阿棟拖根矮凳過來，挨着火堆坐着，無意識地伸起手烤，一面望到阿定的傷口，氣促地問：「怎麼受傷了？」

阿定向灶房門口，望了一下，小聲地說：

「昨晚同他媽鬼子打吡！！我倒楣，落在後頭了！幸好好，這是我土生土長的地方！」

阿棟看到阿定的臉，驚嚇地說：

「哪！羊子嶺那節鐵路，就是你們幹的麼？」

阿定檢驗着傷口，摸一摸週圍貼的豬屁股葉子，又故意動一動他的腿子。

「借好！沒有傷到骨頭。……那算得什麼？這半年來，我們幹了他多少！」

阿棟嫂拿到挖斷的鋤頭，氣冲冲才進灶房來，向阿棟大聲地埋怨：

「你怎麼這樣倒楣哪？生強活拉又把鋤頭跟你挖斷！」

阿棟立即攔她一句：

「這怪不得我嗎？我又不是故意挖斷的！」

同時偕向火堆裏，氣狠狠地吐一口痰。

阿棟嫂尖着嗓子罵他：

「這是你笨啞！」

阿棟剛拿起火鉗來挾柴，就又生氣地丟開，惡聲惡氣地大罵：

「媽的×！你只曉得念起×嘴說：你去試試看，黑更半夜的，又是挖那些石頭塊子！」

阿定正要拿清血的布條子，仍舊纏好傷口，又馬上停着手，趕忙勸解他們：

「不啞吵！不要吵！偕可以想法子的。」

阿棟嫂把斷鋤頭，生氣地丟在地上，退在一旁坐下，現出痛苦煩亂的樣子說：

「那偕有什麼法子可想呢？我們一家子，只有等候餓飯哪！」

阿定笑着安慰她說：

「不用難過！鋤頭小事情，我給你們找把來就是！」

阿棟嫂帶着不相信的神氣，厭煩似的說他：

「不要放屁安狗心了！你如今哪裏偕有什麼鋤頭嘛！」

阿定把布條纏了一圈，息下手反駁地說：

「嗨，我們都沒有？你不信你去看，我們隊伍上，就有人專門拿鋤頭挖路哪！只要同隊長商商量，根把鋤頭，總沒話說！……不過嘞，我得先告訴你們，可沒什麼好的，都挖捲子了。！你曉得我們挖了多少路囉！那邊幾條公路，我們更幹得兇！」

阿棟一直悶聲不響地，取出烟葉子來裹，這下子才抬起頭來，朝火裏用力吐一口痰，然後對阿定哼聲憤氣地說：

「照你們這樣幹來幹去，吵得人日夜不安，你就送我十把好的，也是空事！……白天都要站着打瞌睡，屁的力氣做莊稼！……我要請問你一聲，你們為什麼不明塔明跟日本兵打一仗？」

阿定也朝灰裏吐一下痰，笑着說：

「你真是丈二和尚！我們莊稼漢子打仗，原就是這樣偷偷摸摸地打哪！」

阿棟看見阿定的笑容，彷彿更加生氣了，幾乎要吐他一臉口水地罵：

「你們這樣真打得好！……害得我們今天修路，明天修路，黑更半夜也起來修路……」

阿棟嫂在火上架起三腳架，提一個鐵鼎鍋放上去煮，一面現出祈求的神情說：

「我請你們再不要炸什麼路吧！要打就跟日本兵，到山裏也好，壩裏也好，痛痛快快打一場，好分個輸贏上下，免得這樣拖下去……帶累……」

阿定截斷她的話，冷笑着說：

「你們真是，只曉得說：我老實告訴你們，我們槍枝沒人家好，哪能明搭明打呢？」

阿棟叭倒烟，把嘴角往下一拉，鄙夷地說：

「明知打不贏，就不要打呀！……雞蛋怎麼能碰石頭呢？」

阿定一面纏傷口，一面搖着頭說：

「你這人真外行！……打仗全靠用計吶！楚霸王不厲害麼？韓信一用計，他就敗哪！」

阿棟譏笑着說：

「你們這裏挖挖路，那裏挖挖路，就賽過韓信麼？……哼！」

阿定忍不住大聲地說：

「嗨，你真糊塗！我請問你，日本鬼子爲什麼兇？不就是他有坦克車鐵甲車麼？……我告訴

你，如其是沒有公路鐵路，他這些傢伙，就不能來哪，一來不到，我們那邊的中國兵，就可以打

勝仗吶！」

阿棟嫂正拿火鉗子把鼎鍋底下的柴火，掏空一點，連忙警告他。

「小聲點！小聲點！不要有人來聽見了！」

一面立起身來，走到堂屋裏，去看看外面。

阿棟擺一擺下巴，冷冷地說：

「說到說得好聽，爲什麼日本兵，現在借沒有趕出去呢？」

阿定笑起來了。

「呵呀，你以爲打日本鬼子只像趕一條狗麼？我老實說，這仗火說不定，借要打他三年五載哩！」

阿棟嫂剛剛走進屋來，聽見這麼說，便失聲叫道：

「那就該死了！」

阿棟拿着火鉗，無意識地剗着火堆側邊的灰。一邊把唧倒的烟桿，移到嘴角上，咬着牙巴，

一個字一個字地說：

「管他打好久，我們莊稼人不管這些的！我們只曉得這句現成話，哪一個嬉審耕種，哪一個便是我們的對頭。俗話說得好，眼睛認得人，肚皮認不得人的！」

阿定覺得布條纏的不合適，又完全褪開。一面皺着眉頭，憤激地對阿棟說：

是那些雜種日本鬼子麼？你不是親眼看見嗎？我車站邊上哪幾個田，是誰跟我霸去做操場的？……我老實說，誰不想安安穩穩地種田呢？誰個又願意拿腿子來挨鎗彈呢？」

阿棟低頭叭烟，沒有回答。

阿定沉默一會，又繼續說下去：

「壞把鋤頭，算得什麼呢？總有一天，會買得到手的。我嗎？可不比你更爲難？倘使這傷口好不了，……我陳阿定到並不後悔！爲什麼呢？你看日本鬼子已給我打死好些個，借掉不過麼？」

屋前突然狗叫起來，阿棟驚惶地抬起頭來，立刻走出去看。

阿定和阿棟嫂都凝着氣，偏着頭聽。

「好冷！好冷！讓我到灶房烤烤火吧！」

阿棟嫂聽見外面在這麼說，就慌張地向阿定小聲說：

「快躲一躲，村長來了，那個害人精！」

阿定自打游擊以來，已經練得很機警，見灶房內，無處可走，便立向柴裏一躲，順手把茅草拉來蓋在身上。阿棟嫂偕跑去，再替他遮掩些。

阿棟在堂屋門外，也慌慌忙忙地阻止來人說：

「灶房裏不乾不淨的，我叫她拿火出來好了。」

阿棟嫂趕忙應聲說：

「馬四爸，你老人家坐坐，我就拿火出來。」

「不要淘神，我烤一下就走了。」

馬四爸在外面這麼說，一壁就自行走了進來，向阿棟嫂瞟了一下，便在阿定剛才坐過的凳上，坐了下去，向灰裏醒了鼻子，吐口痰，然後張開雙手烤火。

阿棟跟在後面走進來，驚驚惶惶向屋裏掃了一眼。隨即忙拿柴放上火堆裏，嘴裏殷勤地說：

「讓我燒大點！」

一個不提防，竟把鼎鍋側邊燒水的小瓦罐子，也碰倒了。

阿棟嫂趕緊把瓦罐子扶起來，單另裝上水。

馬四爸望着他們兩口子，帶着生澀的聲音說：

「你們這裏來過什麼人沒有？」

「沒有！」

阿棟嫂趕忙這麼回答，一邊拿掃帚掃掃水濕的地方。

阿棟這時又驚驚惶惶瞧屋裏一眼。

馬四爸把烤熱的手，搓了一搓，看着冒汽的鼎鍋說：

「你們曉不曉得，昨夜挖路的土匪，有本地人，今天一早各個山口，皇軍都放了哨，這裏側近也有。等吃了飯後，你們把鍋子洗乾淨點，不妨多費點神，拿灰擦擦，跟皇軍燒點開水。你們不要送去，自不然會派人來拿。這是一件事情。」

他咳嗽了一下，把痰吐在灰上。跟着就朝懷裏摸出一本手冊子，向着阿棟說：

「你瞧，土匪還了得！連羊子嶺這麼近的地方，都光顧到了！我們現在決定捐錢，把防衛團擴大——懂嗎？就是說把人數添多。我知道你們窮，不用派多，只出一塊錢就是。」

說了之後，就偏側起頭，對阿棟看了一下，又瞧瞧阿棟嫂。

阿棟頭勾倒，好像有什麼重東西壓在肩上似的。眼睛則望倒鼎鍋底下的火箆，呆呆地出神。

阿棟嫂揭開煮紅薯的鼎鍋，看了一眼，就把瓦罐裏的熱水，倒了半罐進去。聽見馬四爸說是派錢，便叫苦起來：

「哎呀，真是連乾竹秤都要逼出油哪！如今我們屋裏，連刮痧的毛錢都沒有！」

馬四爸向着阿棟嫂冷笑地說：

「又來這一套了！……老實一點，不要推三推四的。」

跟着又小聲懇切的說：

「我陰倒告訴你們！我們都不是外人。這回不比往一次，借可以拖他三五天，如今是事情吃緊，土匪都打身邊來了，誰敢哼聲不字，包你就有槍桿子封上門的！」

阿棟嫂舀一罐水來放在鼎鍋邊上，現出難過的臉色，對馬四爸低聲求情：

「既是催得這樣緊，那就借是照上次一樣，求你老人家打救打救！」

馬四爸向火裏吐口痰，忿忿地說：

「我借有屁的錢來墊哪，——這個墊，那個墊，會連棺材錢都給你們墊光了！」

阿棟嫂不管他發脾氣，却略帶譏諷的口氣說他：

「呵呀，我肯信，你老人家多墊一塊錢，就墊窮了麼？你老人家這樣裝窮賣乏的，哪一個會相信呢？」

馬四爸看了兩人一會，才埋怨似的說：

「好好好，再叫我倒楣一次！……不過嘞，我要先說在明處，往後收莊稼的時候，不還三元

錢，我是不幹的！」

一手按着小冊子，一手摸出筆來，向阿棟問：

「你答允不答允？」

跟着就拿筆頭碰碰阿棟的肩膀。

阿棟抬起頭，臉上現出瘋人似的微笑，嘴唇痙攣地說：

「隨便你要多少，你要一百兩百，我都答允。」

馬四爸在膝頭上了拍了一巴掌，生氣地罵道：

「你在發癡了！……你對什麼人說話？……仔細你的腦袋！」

阿棟嫂因見柴草有些響動，便連忙坐過去，拿背遮着，一邊又趕緊向馬四爸解勸。

「你老人家，請不要動氣！你老人家只曉得今早上無名打鼓派一塊，借不曉得昨晚挖斷了

鋤頭……如今鋤頭買不着，又借不倒；若是牛不給皇軍牽去也好些，……眼見得今年收成沒指望

了，不說賬還不起，就連我們一家子也要餓肚皮哩！你老人家請想想看，誰不急來發昏呢？」

「鋤頭挖斷了！……真糟糕！這東西今年就俏了！」

馬四爸也着急起來，身子顫動一下，竟把小冊子和筆落下地去。

了帶血的布條，這是剛才阿定匆忙間，掉在地上的。他抓起來，對着火看了一下，驚訝地說：

「呸，竟然是裏傷的帶子哪！誰掉的？」

阿棟驚得來抖了一下，說不出話來。

阿棟嫂趕緊接嘴說：

「阿呀，真該死，這是我掉的！我這幾天身上不乾淨！」

一壁就起身來拿。

馬四爸立刻丟在地上，紅起臉道：

「倒楣！倒楣！」

一面厭惡地向火裏吐着口水。跟着又斜起眼睛，向阿棟嫂裝出恫嚇的神情，笑着說：

「你不跟我搵個紅，我是不答允你的！」

阿棟鏗深灘透一口氣。

馬四爸便做出憐憫的樣子向阿棟說：

「不要嘆氣！辦法是有的。好在我們都不是外人，我給你打個主意。只要阿棟嫂肯出去幫

人。……」

阿棟嫂笑着說：

「誰肯要囉，我們種田慣了，笨手笨腳的。」

馬四爸也笑着說：

「你出名哩能幹人，沒有人要！哪怕出大價錢都請不到。老實說，我家裏就正缺一位做事人。」
阿棟嫂沒說話了，只是揭開鍋蓋子看了一下，就儘快把火撤去了一些。

馬四爸搓着手，沉吟一會向阿棟說：

「再不然，這樣也可以。我保你進防衛團，幫他們鐵路兩旁巡查巡查。要是你有機緣，捉他個把土匪，這就是有些人說的游擊隊，包你會發五十大洋的財。那時候，不說你要買把鋤頭，就是買他條把黃牛，也輕容易的。算算看，有了條把牛來犁地，你兩口子要省多少日工。早上這襟冷，就可以飽飽的睡他一個暖和覺——恰恰哈！」

馬四爸笑了之後，就立起身來，拍一拍身上的灰，一面向阿棟說：

「你想想吧！下午就來回我的話，我好跟你打個條子上去。現在我偕要到別處去收收錢。」

阿棟嫂便去送他。他見阿棟呆呆坐着不動，就一路低聲笑着說：

「往後，不跟我掛紅，我定規不答允你的。」

走堂屋門外，馬四爸又突然站着，偕想笑着說點什麼，但見阿棟嫂說聲「好走」，便敏捷地把門關上，他就只好轉身走了。

阿棟嫂等他走遠一點，才走進灶房去，恨恨地罵：

「走了，這死爬灰老！……我們快點吃飯吧，等會怕偕有人來這裏。」

阿定悉率地打柴裏鑽了出來，應聲罵道：

「他娘的！要不是怕連累你們，老子恨不得跳出來揍他一頓，這死瘟的漢奸！」

隨即又壓制倒忿怒的聲音，呻吟地說：

「疼死了，一根柴戳在傷口上！……咬着牙巴，叫都不敢叫一聲。」

阿棟嫂失聲地說：

「阿呀！血偕有點流哪！」

一壁就趕快把地上丟的血布條，丟給他，一壁又想起好笑起來：

「你真是大意得很，差一點惹出事來，——我們偕是趕快吃吧，你儘默着做什麼？」

她對阿棟這麼說了一聲，便拿碗把紅薯裝些起來。

阿定走到馬四爸坐過的凳上依舊坐了下去，一邊包紮傷口，一邊現着感激的神色，對阿棟嫂

說：

「剛才幸虧是你！換了別人，他這位老實拐子，（看阿棟一下）定規會惹出事來的。」

阿棟嫂遞一碗紅薯給阿定，又遞一碗給阿棟，順手拿碗碰碰他的肩頭，埋怨似的說：

「怎麼搞起的？你不餓麼！」

阿棟並不伸手接着，只是搖着頭說：

「我心裏——咳，簡直貓爪子在抓哩一樣！」

阿定吃倒紅薯，向阿棟說：

「我看你惜是跟我去打游擊吧，他們把你逼到了這步地也！」

阿棟並不回答，只是擺一擺他的下巴。

阿定深深嘆一口氣。

阿棟嫂拿着幾根紅薯，時而走到門口去吃，時而又走了回來。

阿定趕緊吃完之後，站起身來走走，試一試他的腿子，然後又向灶房裏東看西看的。

阿棟嫂問他尋找什麼，他說：

「找根棍子，好扶着走。」

阿棟嫂就把壞了鋤頭的鋤把子給他。阿定打量了一下說：

「不行！你們往後借要上鋤頭吔！」

阿棟嫂笑着說：

「不要緊！你不是說要給我們一把好鋤頭嗎？來的時候，一同還跟我們好了！」

阿棟慢慢吃着紅薯，這時才艱難似說的：

「你帶上紅薯路上吃吧！本想多留你幾天……咳，沒法子！」

阿定高興他說：

「帶點也好！看這光景，總要走他個三四天……」

阿定走時，阿棟怕他在林中迷跌，找不着捷近路，便又送他一程。

林中的霧，尙未完全散去。甬或還有小滴，從樹葉上落了下來。松脂和一些野草，發着濃烈的氣味。長滿苔蘚和羊齒植物的地上，濕漉漉的，不好行走。小鳥些躲在看不見的地方，歡歡喜喜地鳴叫。遠處嶺頭還傳來春波羅的愉快聲音，像對山林泛濫着洪濤一樣，一直波波地響着。有些地方，爲初起的陽光照倒，潤濕的地上，便顫耀着點點的金輝。

阿棟提着一包紅薯，在前領路，阿定扶着鋤頭棍子，跟在後面，一拐一拐的。走了好一陣，

「唉！息一下吧！」

阿棟回頭來看他一下，便選一塊石頭坐下，一面取出烟桿來吃烟，一面憂慮地說：

「你走得這樣吃力！我真替你担心！」

阿定慢慢坐下之後，皺着眉頭說：

「不要緊，只要有東西吃，就成了！……你自己怎麼辦呢？今天下午是不是要去回那爬灰老的話？」

阿棟沒有回答，只是埋着頭臥烟。

原野中，遠處地方，傳來了火車放汽的尖聲。跟着，車輪碾着鐵軌的低聲響，也隱隱微微可以聽見。

阿定嘆口氣說：

「媽的，他們就通車了。」

隨即慫恿阿棟說：

「我看，你偕是跟我到那邊去吧！……你不打游擊也可以，別的事也有你作的。」

阿棟抬起頭來，從樹葉疎處，望望坡邊自己的茅屋，以及茅屋前的田地，半晌才黯然地說：

「咳，這是件困難的事情。俗話說得好，就是叫化子也捨不得自己的窩吶！」

阿定望着山下的原野，罩在晴光下面，薄霧濛濛的，顯得十分可愛。聽見他這樣說，便接嘴道：

「其實呢，誰又捨得？只要你肯下個決心。我先前不是說走就走嗎？就是嫂子過那邊去，也不會餓肚皮的。她又能幹，又會打算，不比別個！」

阿棟擺一擺下巴說：

「你不能拿你來打比吶！……我目前儘沒到你那步田地！」

阿定就伸出一根指頭，點着阿棟說：

「海，你不要做夢！你以為你幾塊山地，就保得住麼？……看倒看倒，就不能養活你哪！」

阿棟低着頭叭烟，沉默一會才說：

「到那時候……再說吧！」

阿定搖着頭說：

「真把你這人沒辦法！……我曉得，你這一向儘有紅薯混肚子！」

接着深深嘆一口氣。

「好，我可以走了，你回去吧！」

阿棟緩緩站起身來，一邊把烟斗朝樹幹上，敲了一下，抖出烟鍋巴，一邊說：

「不成！你會找不着捷路的！翻過嶺去，我再打轉。」

跟着把烟桿插在褲腰上，又提起紅薯朝前走了。

阿定扶起鋤頭棍子，跟在後面，嘆息地說：

「你別的都好！就是這些事情，不聽我勸！」

阿棟打前頭走他的，一聲也不言語。

翻過山坡，走到一條岔路的時候，阿棟指着左邊一條沒人走過似的小路說：

「打這裏走，就可以通到外面。我不能再送你，我要回去看看。那些東西來吃茶吃水，單是

一個女人家招呼，是不好的！」

臉色現得十分憂愁不安。一壁把紅薯遞給阿定。

阿定接倒，瞧着阿棟的臉，感動地說：

「怎麼？拿這麼多！這回我很難過，我一點也不能幫助你們！」

阿棟看着阿定傷口說：

「誰要你幫助，但願意你傷口快些好！」

打算回頭走了，又遲疑一下說：

「要是你……方便，還是請你給我們帶兩把鋤頭來！」

阿定微微惶惑地說：

「咳，這有點兒難！你要知道，給你一把鋤頭容易，帶來就是了。可是，如其我們的隊長，曉得我給你的鋤頭，你是拿去修路，他會罵我一頓的。……老實說，我自己也不願意……」

辛辛苦苦搞一場，他跟着又修好了……」

阿棟面色黯然了，立刻拿手拭一拭臉，聲音低徐地說：

「好，我們分手吧！」

隨即，掉轉身子，向來路的山頂，爬了上去，心裏不知怎的感到非常的不快。翻過嶺時，累得滿頭大汗。走到剛才吃烟的地方，看得見自己的茅屋了，就在剛才坐過的石頭上坐了。一面敞開衣裳透氣，一面取出烟袋烟盒來。剛裏好烟裝上，才要點火吃時，突然烟袋跟火柴，一齊落在

兵，張手趕着。他立即站起來看，拉開樹枝遮倒的地方，他的女人一跑出霸王鞭作的天然籬落，就很快地拐向右邊。日本兵跑出籬門時她却一下從籬柵有洞的地方，鑽了進去，向屋裏飛也似的跑進去。日本兵在籬柵那裏鑽了一會，大約不容易鑽，又馬上折回籬門口。呵棟連烟袋烟盒都不要了，檢着一塊大石頭，就氣洶洶地衝下坡去。

一九四〇年三月